武侠与歷史
256

封面說明

頤和園獬豸

頤和園在北京之西北，又名萬壽山，總面積有五千多畝，周圍十三華里，遠在八百年前之金代，即爲皇家行宮，明淸兩代，俱有修建，西太后移海軍經費而重加修建，以代被焚之圓明園，而改稱頤和園。園有水旱十三門，以其爲皇家之離宮，故其結構不同於一般園林，湖山之外，有宮庭、寺觀、塔、亭、榭、遊廊、橋梁，以及建築上之雕刻彩繪等，其建築布局，隨地各異其趣，殊少雷同之處。園內又有各種珍貴之歷史文化古物及各類出式之藝術製品，「獬豸」爲古代之獸名，其像即爲園內珍貴藝術品之一。

武侠与歷史

第二五六期目錄

一九六五年十月一日出版

雩鬟仙踪	散髮生	4
韋皐與玉簫	疑史樓主	14
丹心一劍	琴心	20
俠盜白金龍	羅天	28
玉女銀鳳	冰鴻	36
仙劍神龜	文采風	54
流亡江湖的建文君	蘭陵	60
天龍八部	金庸	66
脂粉梟雄	方達明	72
狂波俠影	岳川	86

逢星期五出版 · 每册港幣壹圓

定閱：

全年52期(連郵)港澳H.K.＄47.00 外埠H.K.＄57.00

半年26期(連郵)港澳H.K.＄25.00 外埠H.K.＄30.00

香港郵箱14363 電報掛號：三三四一

Hiatorical Novels Publisbing Co

P.O.BOX 14363

HONG KONG

武俠長篇小說

髣髴仙踪

散髮生著

第五十二回：說甚麼福喜禍淫　無復仙踪餘髣髴
終須是及人推己　永留法相見莊嚴

話說俏羅刹眼見方逸淸搖搖晃晃的走出穴外，她也不急於追趕，她已滿懷自信，此時的這兩隻人妖，正是欲之生則生，欲之死則死，當方逸淸離開之後，正可向百丈追問于虎奮的下落。百丈這時已取得長袍披身，向俏羅刹哀告道：「高寨主，請將我徒兒釋了，她與人無害，祇是忠心衞護師父而已。而且，牠早已靈性；你與她有恩，她必終身不忘，必當圖報。」

俏羅刹笑道：「這狐狸，險些將百拜童子纍死了，我必須交給他，由他處置。」百丈急道：「高寨主不要誤會，牠對百拜童子有功無過。」

俏羅刹道：「我也不理會有功或是有過，交他自己處理就是。你能將一隻畜牲調教得有這大本領，值得欽佩。今天，我總算未負所托，將方逸淸交給了你，知恩報德，你就應該將于虎奮的下落告訴我了！」說時，雙劍一合，這一對雌雄劍，分則爲二，合則爲一，讓出一隻手來提着俏羅網。

百丈道：「君子一言，當然謹遵前約，現在已血自已步行了，就此變開此洞，當即詳細奉告。」

俏羅刹這時已想到百丈必另有巢穴，因爲這穴洞顯係方逸淸所經營的，她就更想知道百丈的巢穴，易於使師父前來將他收拾。因爲俏羅刹是一諾千金，不願自食諾言的。即道：「也好，你且稍待，待我看看方逸淸已是如何。」

對方逸淸，俏羅刹早動殺心，原要就此將她除去。立即提着羅刹網，閃出穴外，在洞中搜尋一遍，竟不見了方逸淸的踪跡，想不到一時過於託大，竟讓這賊妖婦逃走了。

俏羅刹要想追出洞外，可是，轉來轉去，竟找不到洞口。洞裏小穴雖多，各自佈置的各大小房間，也不見方逸淸的蹤影。俏羅刹愈尋愈急，反而且變成了在洞中團團打轉，不能找到外出之路。

俏羅刹心思敏捷，即刻想到了這既是方逸淸連門徒也不許前來之地，必有特殊佈置，可能是甚麼奇門遁甲之類的邪道在作祟。果眞如此，可眞要與百丈一同行走了。

馬上又回到百丈所居的大穴中，百丈正在石榻上盤坐作調息之狀，想是要運起內功，才能抵制蝕骨指的痛苦。聽得俏羅刹回來，立即張目道：「高寨主明鑒，老衲此時縱能保得性命，也是武功全廢，豈能對高寨主生歹心？高寨主如能解去我的蝕骨指，我們也好一同離洞。稍緩之後，祇怕賊淫婦又生詭計了哩！」

俏羅刹即道：「方逸淸果已離洞外出！」說話間，外面已響起一陣輕微的腳步聲，一羣人已閃了進來，爲首一個是陵霄一士賈永，跟着

百丈與老妖尼同中蝕骨指，老妖尼帶上出洞而去。

是醍醐眞人石不波、酸學究趙小山、陰陽掌竺天白。一言未出，就將俏羅刹團團圍住招。快如雨，從四面八方攻來，顯然要使俏羅刹一個措手不及，即便被制。

俏羅刹眼見得這班人，知道全是假貨，也即全是方逸淸的弟子。不過，這班人的武功修爲已屬奇高，雖係假冒，也不能大意。幸而俏羅刹此時的武功，已非往昔可比，以前以一對一，綽有裕餘，以一對四，實難取勝。但現在有于虎鼇的眞氣，又有神秘莫測的忘形功，在四人的急攻下，俏羅刹仍能閃躲自如，一手用雌雄劍，一手將羅刹網也用着兵器，向四人亂砸。

這羅刹網是刀槍不入，水火不侵的寶物，裏面又有一隻大狐狸增加重量，每一砸下，力道可眞不小。橫掃直落，使得四人也不敢硬接。百丈也大駡道：「胆大的畜牲，在祖師爺之前，竟敢如此放肆！」

百丈每駡一句，這四人的動作必是稍停一停，似對百丈仍有所畏懼。俏羅刹乘機笑道：「老和尙的門規甚是不錯！」氣得百丈即怒喝道：「你們還不住手，我就一個不饒了！」

這幾名弟子明是方逸淸召來的，也許時間匆促，並未交代得十分淸楚，祇是要他們殺掉俏羅刹而已，並未要他們對付祖師爺。而不聽祖師爺的法旨，當然是方逸淸也有指示。在這幾名弟子眼中，雖有師父的命令，却又眼見祖師爺發怒，究竟祖師爺是否完全失去了制服弟子們的武功？這也是一時難決的。

那假賈永較爲機智，即答道：「稟祖師爺，徒孫等是奉師命來獻丹元的。師父說，這女人是最好的丹元！」

這一答，假賈永以爲答得聰明，可將俏羅刹激怒了，一閃身用上了忘形功中不可捉摸的招式，貼近了假賈永，一劍急遞，假賈永雖是躲得快，肩上早已中了一劍。待其

餘三人合手搶攻，俏羅刹指東打西，指南打北，風雲劍兼上忘形功，未傷的三人，立卽亂了脚步。

俏羅刹故意將羅刹網脫手飛開，向三人頭頂橫掃，三人各自出手硬接，俏羅刹已在這千鈞一時的機會裏用出了蝕骨指！分點三人，假醍醐眞人與假笠天白分別中指，僅有假酸學究一人閃開了。假賈永雖已負傷再上，這局勢，無論如何都是要全軍覆沒了。

如果他們要逃，俏羅刹可能會追，因爲俏羅刹自己找不到出洞的路徑偏是這四人奮勇而上，俏羅刹想到老妖尼對付醋婆子與玉蝴蝶的手段，可能四人也服了她的毒藥，或者也受了她的嚴命，不死不停手。然而，除了假酸學究一人之外，其餘三人，步履已感困難，何況出手傷人，當然已全不在俏羅刹意中了。

百丈恰也自石塌上移身落地，突然一個筋斗甩去，那個全未受傷的假酸學究與身受劍傷的假賈永應聲而倒。俏羅刹向倒地的兩人一望，都是傷在頭部，腦漿迸裂，連叫也未叫一聲，卽已斃命。剩下正爲蝕骨指痛澈心脾的假醍醐眞人與假笠天白，連忙勉強跪倒地下，口叫祖師爺饒命！

俏羅刹這時才看淸楚百丈的全身，原來僅得一隻手，雙足齊斷，站起來却須用膝蓋骨。而就在這一個筋斗中擊破兩人的腦袋，俏羅刹不由得心中一凜。此人本領，眞是了得。原氣大傷，且受了蝕骨指，尙有如此功力，如果他原氣再增，可眞難制服了。本想立時將他除去，又得於自己立有誓言，加以尙須自他口中探詢于虎蹤下落，可須留下他這活口。

正在舉棋未定之時，百丈已喝道：「快來攙扶祖師爺，饒了你兩人的狗命。假醍醐眞人與假笠天白卽自地上，戰戰兢兢，站起身來，一左一右，將百丈扶起。百丈道：「高寨主，我們就此走吧！」

俏羅刹口頭應了一個「好」字，心下却在盤算要詢問方逸淸的行踪，卽道：「你們這些不知死活的東西，可知中了本寨主的點穴手法，必將痛苦而死？」假醍醐眞人與假笠天白正是痛苦難當之時，連聲道：「請高寨主開恩，這並不關我等之事，祇是奉命而行。」

俏羅刹卽道：「方逸淸現在何處？」兩人齊道：「在丹房練功！」

俏羅刹怒道：「誰知你們的丹房在何處？」兩人道：「在芙蓉山！」百丈聽得大怒道：「豈有此理，她也敢入芙蓉山！速走速走！去芙蓉山。」

百丈在前，俏羅刹在後，出得大穴，轉了一條穴道，這是俏羅刹已經尋過幾次的地方，前面並無通路。俏羅刹心有所疑，但對這三人毫無所懼，諒他們也施不出甚麼詭計。來至絕處；兩人道：「稟祖師爺，此處須用掌力擊開百合泥丸，方能通去芙蓉山。」

百丈道：「難道就無正路？」兩人道：「正路早由師父封閉了，僅此一條路，是留給我們走的。」

百丈就地一望，卽道：「你們就出掌吧！」俏羅刹見百丈也全無疑惑，想到大不了是一個甚麼機關，他兩人必是有禍自行先受，暗下則作了準備。

假醍醐眞人與假笠天白放下百丈之後，卽移步向穴道絕處裝成運行了全身功力，一樣向絕端稍左的兩三尺處；正待用力一擊，可不料百丈就在此時一飛而起，已將兩人擊倒地上，大罵道：「不知死活的畜牲，現在還敢陷害祖師爺！」

兩人僅被擊倒而已，並未受傷，忙跪下道：「稟師爺，確是僅有此處可關閉出洞的孔道。」

百丈冷笑道：「你們還有胆文過飾非。試問，這石壁有多厚？你們兩人現時的功力，擊倒一幅木板，已不容易，豈能揮動這石壁？」

俏羅刹一想，此言確有至理，定是詭計無疑。百丈心思的精密，一至如此，也難怪他要在武林中興波作浪了。

跪在地上的兩人，無言可答，百丈續道：「快起來，攙扶我到後洞去。」

兩人叩頭謝恩，祇道：「這原是師父的吩咐，徒孫等不得不遵照而行。」說畢，又起來挾起百丈穿出穴道，再進到洞裏最後的一個小穴裏。

百丈四週察看一番，左量右測，終於在一個地方用手指圈了一個兩尺上下的小圈對俏，羅刹道：「此處能借用高寨主的劍力，將這圈圈劃入石內五寸上下，再請高寨主運用神功，將這石塊拉下，自然有出洞的道路。」

俏羅刹此時已有些心寒了，這石洞是方逸清苦心經營的，要開要封，必有古怪。而方逸清的秘密，即使她的弟子也無法知曉，這已從蘇婉儀口中聽得多了，現在挾住假醍醐眞人等兩人，必也問不出究竟；出洞之法，就祇有賴百丈了。

百丈究竟是野狐禪門的開派宗師，對方逸清的所作所爲，定能找到些線索。百丈既欲出洞，必不會對自己先施歹計。而且，即有歹計，三人現時也休想逃出俏羅刹的手掌。

俏羅刹手上的雌雄劍，並非寶劍，但由俏羅刹透上內力，也比寶劍更厲害了，依言劃了一個圓圈，將羅刹網合併在持劍的左手提住，暗運神功，右手五指伸出，有如五支鋼鑽，頃刻已入石寸許，也未用得多大氣力，即見那劃有圓圈的石塊已凸了出來，再向後一帶，一塊五寸厚的圓石已被拉離石壁，露出了裏面浮鬆的泥土，漸漸有水滲入。百丈即道：「高寨主可識水性？」

俏羅刹在黃山的無數瀑布中練功，水上功夫，原是當家本領，即道：「畧知一二！」

百丈道：「這就好了。此處泥土不厚，即被水衝開，我們逆水衝出，即能離開此洞。」果然，泥土被外面的水壓得紛紛落地，水也越流越大，轉眼間即成了一個大水洞，一股清泉，傾瀉而入。

百丈先即一飛而出，連攙扶的兩人也不用了。俏羅刹待百丈離去稍久，洞內已水深沒膝，然後一手將劍伸前，一手提着羅刹網，對着水口，縱身一竄。這一竄，雖是逆水而行，也去了丈許，居然是一個廣大的水域。俏羅刹即踴身上浮，這水潭可也不淺，憑俏羅刹的經驗，直到浮出水面，總有七八丈。

俏羅刹半身露出水面，四週一望，却不見了百丈。離岸的最近處，也有十丈八丈。俏羅刹因了手上提着白狐狸，不知牠是否識得水性，不敢沉在水內，而白狐狸又肥又大，重量不輕，對俏羅刹在水中行動，極爲累贅，忙即向岸邊竄去。

俏羅刹對福州附近一帶的地形已十分熟悉，登岸一望，原來正是閩江江水，從無數高原中流到鼓山山麓，打了一個旋廻，再如急流，直奔海門。現在的落脚處，就正是鼓山山麓。由此可知，方逸清的道一個秘密洞穴，仍然是屬於鼓山境內。

俏羅刹此時尙無心考慮這山洞的位置，既經鑿穿之後，洞必被水湮沒。值得怪異的却是百丈妖僧怎的走得如此之快？竟然不見了？

循着岸邊，繞過了很大一個圈子，也不見有水跡上岸。如果百丈上岸，必會帶上些水跡的。再又想到，百丈僅是一件長袍，可能這件長袍在水中失落了，赤身上岸，則又難有水跡了。

心下正多猜疑，但既得了破攝心法的秘訣，又生擒了白狐狸，更知道百丈武功全失，方逸清也喪失了大部份原神，連方逸清的幾名弟子，至少在洞裏也有五名喪生，野狐禪門，到此已成了覆滅之局，僅是兩大元凶未曾授首而已。自己說過不殺百丈，就必須假手於人，即此回到安樂窩，將大寨人物率領前來，何愁兩人不可擒獲。於是，辨定方向，即向安樂窩奔去。

誰知到得安樂窩，已空無一人。再回到羅刹門總寨，幸而一班男弟子都在，祇是散處福州市中，避人耳目，日中僅留得一人遠遠看守。他見是寨主回來，不勝喜悅，即將各人都已遷入閩王陵之事相告。

俏羅刹在洞中不知日夜，待再又奔來西寶山閩王陵時，竟如入五里霧中，不得其門而入，這正是四高人早在洞外佈了四象陣，不知陣法，就只能在三五里之外亂兜圈子。

俏羅刹兜了許久，知道必是另有原因，這才用內力高聲呼喚師父，得有大悲師太回聲相應，俏羅刹才能找到師父與賈永等，其實，這已是在四象陣陣外了。

俏羅刹想不到毒神與伍逸飛也在場，明知毒神是並不能在百丈與方逸清之前討到好處，而又是急須找尋于虎盤之人，俏羅刹此時對兩人的下落，已無明確的線索，用言語激起毒神去打前陣，將百丈或方

逸的地址找出來，也可省下自己一番精力。

所以，毒神要向鬼谷子與賈永對討于虎鼇，俏羅剎就要他快去，找方逸清討取便宜。

毒神眼見着白狐狸幫手纏住方逸清，方逸清不死也得原神喪盡，于虎鼇是男人，不能爲百丈作丹元，百丈留之無用，趁此機會與百丈商談條件，百丈是不難交出于虎鼇的，所以毒神就率同伍逸飛逃去了。

毒神退後，俏羅剎尚來不及細說經過，恰值百拜童子出關，見到白狐狸，險些便與俏羅剎鬧起來。幸而四高人的遺言尚待當堂宣佈，百拜童子又被遺言指定爲掌門人。百拜童子平素不通人情，一且身任掌門，就唯有力加尅制自己的言行，一切由大師兄鬼谷子作主，這才免去了與俏羅剎的一場衝突。

待百拜童子既被大家共認爲四象門首任掌門，大家一同共商大事之際，俏羅剎才能將她這兩天的經過說了出來。

這一說，使大家頓放寬心，野狐禪門已不足爲害了，但，除此急凶，並找尋于虎鼇的下落，以防他爲方逸清所用，即已成了當務之急。

於是，俏羅剎先將懷中的明珠取出，每人可够分配兩顆。再將羅剎網解開，放出白狐狸。

這白狐狸身中蝕骨指，蝕骨指不同點穴，遇者必傷，無分人畜，加以困住甚久，放出來也在地上經過些時，始能張目，蠕蠕而動。大家都圍着觀看，尤其是寶寶，跳前竄後，摸頭撫脚，似是對牠愛不忍釋。僅有百拜童子一人，坐在當中，完全不加理睬，大家也知道他是餘憤未平，不過身爲掌門，不便說話。

賈永對白狐狸看得最眞切，他對百拜童子所追的那一隻是認得最清楚，細看之下，果是百拜童子所追的那一隻。這隻白狐狸也很凶惡，當賈永望着牠時，牠的眼裏即露着凶光，像要與賈永一拼。獨是寶寶笑容滿面，全無畏懼，在狐狸身上摸來摸去，當寶寶摸到牠頭部時，牠的目光即刻柔和了，而且伸出一條長舌，在寶寶的手上舐來舐去，竟像是一對舊相識一樣。

寶寶一面笑，一面向萬線娘作了一些比劃，竟是甚麼意思，就祗有萬線娘知道了。

賈永正要告訴百拜童子，這眞是那隻白狐狸時，百拜童子忽又大哭起來，而且哀痛之極。鬼谷子忙上前道：「掌門人，此時千萬要保養身體，繼承先師遺志爲重！」

百拜童子應聲住口，稍頃却道：「我不要這騷狐狸了，由得你去吧！」賈永從容道：「此物已能通靈，留之必有用處！」百拜童子哭喪着臉道：「師父去了，假山裏也用不着狐狸精了，要來何用？」

原來百拜童子想到此處是奉命前來福州，擒捉狐狸，養在師父新建的後花園的假山裏的。他早已認出這是追了許久的那隻臭狐狸，因而又想到師父，不禁又傷心大哭起來。

百拜童子止住了哭聲，大悲師太即道：「要誅元凶，事不宜緩，我們須得往鼓山一行才是。」

俏羅剎忽在大悲師太耳邊輕聲道：「弟子因騙取抵拒攝心法，曾立誓不殺百丈，故百丈始得逃生。師父見了，可不能容情！」

大悲師太點頭，對自已的弟子，立下了如此大功，此時正喜不自勝，忙大聲道：「你是駕輕就熟，還須你領路才好！」

俏羅剎即應道：「這個當然！」忽然萬線娘含笑向扁鵲先生耳語一番，扁鵲先生即笑道：「我這不懂事的女兒，要討了高寨主的那張狐皮，也扮一扮白狐狸；還要我爲這白狐狸醫好傷患。不知高寨主的意見如何？」

俏羅剎笑道：「那狐皮不過是留作好玩而已，寶寶喜歡，當然奉送。」即喚牡丹將狐皮取來，交與寶寶。再向扁鵲先生道：「這畜牲總是厲害，解了牠的蝕骨指，恐怕我們離開之後，就難於管束了！」

萬線娘却笑道：「有寶寶在一起，想牠也不會逃跑的。」

賈永等一衆人，都見過這白狐狸的眞功夫，雖知寶寶的身手不凡，也多表示不大放心。

寶寶正搖一搖萬線娘，又拉一拉扁鵲先生，又摸一摸地上的白狐

狸，萬線娘望着她微笑，就在此時，寶寶已自已鑽入狐皮之內，一縱一躍，在正殿上忽高忽低，其動作與眞狐絲毫無異。看得大家都出了神，尤其是正在一人氣惱之中的百拜童子，忽地跳起身來，向寶寶追去。

寶寶在前，百拜童子在後，幾次都被百拜童子攔住了出路。祇看得賈永目瞪口呆。

原來寶寶的身法，與當日的白狐狸毫無異樣，一樣用過翻雲覆雨手，一樣用出過凌虛步，速度也與白狐狸無異，甚至更在其上。但百拜童子此時的能爲，已與未閉關之前，精進得不可以道理計了，所以才能常將寶寶攔住。如是當日的百拜童子，恐怕更是無法跟上哩！

寶寶跳了一輪，又轉到萬線身邊，指着她那未會縫合的狐皮腹部，原來她是用了一隻手拉緊縫口，否則，跳縱之間，狐皮可能跌落。由此看來，她僅是祇用一手雙脚在奔跑的，速度上當然打了折扣。萬線娘一笑將她抱住，俏羅刹見此情形，知道寶寶的能爲決不在白狐狸之下，也就放心將一顆丹丸納入了白狐狸口中。

俏羅刹的蝕骨指並非點穴，中者受傷，須服她天都門特裝的傷藥才能救治。並向鬼谷子道：「鬼谷老前輩，這白狐與野狐禪門的關係至深，晚輩等最初疑是方逸清所豢，現在才知是百丈妖僧之物，此中頗多値得參詳之處。當日于虎龕也會說過牠是他的最大尅星，晚輩還以爲是方逸清用來監視弟子們的行動的，看來也當另有原故了。」

鬼谷子應道：「此事，張老爺子頗有所知，請龍孫孫加以說明如何？」

龍孫孫站立起身來，道：「掌門人當日追趕牠，先祖師爺已有所知，他老人家並會着我留意暗中監視。白狐狸不止一隻，應有兩隻，可能一隻是屬於方逸清的，而方逸清的那一隻，也似是以追蹤這一隻爲主，可是能力相差甚遠。掌門人有時也會誤認，好幾次都能將方逸清那一隻擒獲，而都是由方逸清化裝解救了。至於這一隻，我們始終沒有查到牠的落脚處，却又經常能與牠相見，像是故意引誘我們到一些地方去。

「比如畫眉逸士的溫柔鄉，醋婆子的安樂窩，馬二嫂的佛堂，王天官的西廂房，福州府衙，將軍府處，都是牠必定前往的，所以從來也不愁她失踪。祖師爺就是由她的行動上判斷必有更高能爲之人，在爲那野狐禪門作後盾，可未料到却是百丈妖僧未死。」說到此處，虎行者拄着拐杖自病房裏走了出來。

虎行者神志已清，但元神大傷，尚須大加休養，所以一切都不要他參加，與醋婆子、楊佑先三人都深居病室，由蘇婉儀細心照料，由扁鵲先生按時給藥。這時自行走出來，蘇婉儀尙在後勸他同步。他不理一切，拐到了大殿席地坐下。大家連忙問好，他道：「死不了的了！剛才見到兩條狐影，不得不出來，告訴各位一件事。」

醍醐眞人忙道：「何事？」

虎行者筇竹上人，喘息稍定，卽道：「當我被野狐禪門弟子伴入山穴中時，我僅見到于虎龕一人。這是一個天性極好的孩子，他告訴我，外面紛爭正多，要我暫時不理外事，置身事外，所以特別相邀而來，他也表現出他是野狐禪門的大弟子，將來必承衣缽。但也未說明師父何人。爲了對我感恩圖報，所以請我在山中小住，逃出這人天大劫。每日對我的招呼，算是無微不至。我幾次要自行外出，都是在山穴之內被毒藥迷倒，始終是逃不出的了。幸而于虎龕閒常夜間前來與我叙舊，我已知他對我決無惡意。偶然間，他也說出了野狐狸的事，他並不知白狐來源，但知必是他師父用來監視弟子的，有些動作，他自對狐狸極爲憤怒，也因此對他師父也有些許不滿，認爲不應對自已的弟子使用這樣不光明的手段。到後來，有一晚，忽然很不自然的告訴我，那白狐狸是師父用來故意捏造大仙的仙蹟的，但，却又眞有另一隻白狐狸出現，會受極高的調敎。幸而是百拜前輩緊追不捨，尙不能爲患，但對這白狐狸不知來歷，値得躭心。

「最難堪的是兩隻白狐狸都經常出入府衙，似是對他的行動總有監視作用。他師父已經前來，一面要征服武林諸高手，也一面要激奮那隻修爲甚高的白狐狸。就在這一夕話之夜，第二天，我就完全失了知覺，不知一切。直到最近承扁鵲先生的悉心調治，才慢慢知道我還是

我，也稍能記起過去的事。」

聽完鎬竹上人這一段話，均有所悟。必是百丈早已注意到方逸清，而方逸清則不知有百丈。方逸清在明處，百丈在暗處。可能對方逸清有所不滿，或是百丈要强奪方逸清的眞元，是以先取走于虎鼇，使方逸清武功不能再進，然後再施壓力。

恰是毒神擒去了百拜童子，四高人又應時相會，前去搶救。在此時候，仇人見面，份外眼紅，即不顧一切，與四高人動手了。

當然百丈以爲自已有致勝的把握，不想，歹計得售，而自已的眞元已喪，反而不得不由方逸清的弟子抬回方逸清的秘洞。可能是方逸清當時倘不知百丈受傷已至垂死險境，非得修爲極高的丹元相救，即不能苟延殘喘，因此也犧牲一名女弟子，以爲就可使百丈能自行修煉了，再不然給他找兩個外面的武林女名家，供他作丹元之用，也就是自已盡了極大的責任。

想不到百丈此時已知道祇有同門合修的方逸清才最有實用，這就使方逸清心有不甘了。恰恰又找到了俏羅剎，誤認她仍是受制於自已的攝心法，這就錯上加錯，弄得方逸清與百丈兩敗俱傷，反使俏羅剎獲得了最好的機會。

大家旣是悟到此點。更是急須前往鼓山，以免百丈與方逸清就此逃走。

鬼谷子即向百拜童子道：「稟掌門人，我們即須前往鼓山，找尋元凶！」百拜童子一躍而起，連道：「走！走！走！」

鬼谷子祇得攔住道：「此間也得有所防護。就請扁鵲先生伉儷與寶寶留在此間鎭守，病人有人看護，這白狐狸也有人監管。」

衆人聽俏羅剎叙述制伏百丈與老妖已經過，寶寶却穿上狐皮與白狐狸玩。

這當然是最好的安排，扁鵲先生也應承了。那白狐狸服過俏羅剎的藥丸後，已能行動，寶寶正與牠相依相偎，到處行走，果然那白狐狸全無畏懼或凶狠之狀，大家也更是放心了。

仍由鬼谷子引路，走出閻王墓，扁鵲先生夫婦相送，一面遍洒藥粉，解去毒神所佈的毒陣，直到三里之外，扁鵲先生才依着鬼谷子的指示，自回閻王墓。此後，即由俏羅剎隨侍大悲師太領先，凌霄一士賈永、酸學究趙小山、醍醐眞人石不波以及雁蕩三奇，相繼在後，展開輕身術，直向鼓山山麓的閩江匯水處進發。

一行之中，雁蕩三奇的水上功夫較弱，被分配得看管水濱，其餘諸人，或登山，或涉水，預備大肆搜尋。

不多久，已來到俏羅剎登岸之處，眼看着流水有如萬馬奔騰，直至海門，連東海的波濤也歷歷在目，平時，這當是一個絕妙的風景區，可供欣賞，這時則大家所注意的是岸邊的水中的痕跡。

俏羅剎首先入水，賈永與酸學究隨下，在週圍踋踏良久，毫無跡象，連那密洞的穴口也找到了，裏面早已注滿山水，斷非可以留人之地了。不得已，又都回轉岸來。

俏羅剎想起他們都說過芙蓉山，想是芙蓉山另有巢穴，大家詳加考慮，仍是上趕上芙蓉山爲宜。從鼓山去芙蓉山，恰是須自東而北，要越過蓮花山，經西寶山再前，過壽山，九峯山，才能達到。幸而各人都是不以這一些山路爲意的，對準方向，不由正路，穿山越嶺而過。

離閻王陵時，已是將黑了，此時已在午夜。百拜童子爲了追趕白狐狸，對這附近數百里的山巒，差些都走遍了，他就極高興的成了領路人，就在那些人跡罕到之處，飛步而過，歷過不知多少斷澗懸崖，終于在黎明之後，進了芙蓉山境界。當即大家約定暗號，分途找尋那些險峻之處，尤其是有石洞山穴之所。大大的一座芙蓉山，被這幾名武林的一流高手，找得無孔不入。

忽聽得賈永用龍吟功淸嘯連聲，其餘諸人，也就自各方循聲尋來。原來賈永在一個懸岩之下，發現了一個石穴。

石穴之外，本來荊棘叢生，偏是那荊棘之中，飄起了一片碎布。既有碎布，必是有人經過，但一人冒險而入，未免大意，雖知此時〔王百丈與方逸淸都已不足可畏，也不想一人居此大功。

待大家相聚之後，百拜童子即道：「這崖上我到過，可未曾到過崖下。」

這一說，更加强了各人的信心，一輪掌風，掃開穴前的荊棘，洞口雖小，百拜童子首先竄了進去，賈永請雁蕩三奇留在洞外把風，其餘諸人都躬身急射而入。洞口之內，愈走愈窄，須得爬行，而百拜童子身裁最小，且走在前面，早已進到裏面去了。待衆跟入時，原來裏面倘屬廣濶，僅有一間石室，設備至爲華麗。

百拜童子已在高聲大罵，罵中又帶哭聲，祗見那一張繡榻之上，躺着一具不成人形的死屍，俏羅剎一望已認得正是百丈；地下躺着一人，滿身血汚，寸縷全無，竟是一名女人，面目已非，鼻子掉了，雙耳也掉了，一目被挖，看也看不出究是何人了。唯有俏羅剎從她的髮飾上分辨得出，這也正是與波作浪的老妖尼方逸淸。即向大悲師太道：「榻上的是百丈妖僧，地上的是老妖婦方逸淸。」、

百拜童子聞言，即道：「我早認得啦！」又用手指遙指着百丈屍體，頓足大罵道：「你這老賊！你這老混蛋！你這老鬼！怎的要死得這樣快？」

百拜童子愛罵人而不慣罵人的詞彙，罵來罵去，不過是那三幾句而已，聽得別人反爲可笑。然而，出奇的是，百拜童子對屍體上每一指，屍體即露了一個有如手指大小的洞穴，一連三指出現了三個洞。

百拜童子趕快收手，他這時候才知道自己的修爲，已到了遙指也是有一股無窮之力的了。

賈永道：「既是秘穴，而兩人同時畢命於此，想必是百丈找了進來，雙方經過了一番糾纏，終於兩敗俱傷，傷重而死。且搜一搜這石室中有無其他的線索。」

一搜之下發現了很多的珍飾，也發現了一本小紙簿，上面寫的是「七洞三千兩」「九洞五千兩」等一筆筆的數字，仔細想來，這可能是方逸淸自天宮府騙得的捐獻錢財的收藏地點了。

此外就是一些膏丹丸散的藥物，想來定是施捨解救之物。有的是衣飾布匹，鬼谷子即將這些丸散小心翼翼的包藏起來，又將那小紙簿交與賈永保管，且待回到西贊山作決定。最後，百拜童子堅持要將這兩具屍體搬去獻祭於四高人遺體之前，即由龍孫孫與悟空禪師各用布包裹一具。

正待出洞，酸學究忽然在榻上發現滿是血跡的熱褥罩上有幾個難於分辨的字跡，是用血水書成的，旁人都已認不出是甚麽字，偏是酸學究對書法研究有素，一陣推敲，竟看出是：「于虎營巳……」

除了上面的四個字已經考訂出來之外，下面尚有幾字，像是已經塗去，祇是一片血跡模糊，總看不出是甚麽字。

大家想到這可能是百丈垂危中寫下的，後來又生悔意，將下面幾字塗去，或是力不從心，寫到下面幾字已不能成字了。總之，這是有關于虎營的唯一消息，這張褥罩也須帶回去給大家詳加研究。

經過一番忙碌，龍孫孫捐着方逸清屍體，悟空捐着百丈屍體賈永藏着小紙簿酸學究捲起褥單，鬼谷子負了一大包膏丹丸散，始行退出這石洞。

衆人一路趕回西贊山，雖已明知元凶已誅，鬼谷子等想到師尊們竟因此棄世，更是哀痛萬分。百拜童子更是時而大罵「小鬼無用！」時而又自已掌自已的嘴，使得鬼谷子不得不伴着他寸步不離。

來時匆遽，回時脚步就較慢了。由朝到晚，將近二鼓，才能抵達西贊山。扁鵲先生等早已出來迎候，更怪的是兩隻白狐狸，一左一右，也伏在兩旁，跟着扁鵲先生夫婦行動。一隻是眞狐，一隻是寶寶。

大悲師太簡單的向扁鵲先生說了經過，百拜童子、鬼谷子、悟空禪師與龍孫孫已放聲哀號，直入內殿。諸人知是要舉行一次重大的祭典，也都精神肅穆，不敢再談其他事故了。

不一會，裏面香烟飄渺，器聲哀越，而百拜童子的哭聲，更是撼動山搖。大家魚貫而入，在四門人之後，俯伏行禮。兩具屍體，有如三牲，擺在四高人法體之前。

四門人這一次的哀號，更是慘不忍聞，使得全場每一人都不由大哭起來。最後，仍由鬼谷子含悲忍淚，勸住百拜童子，使這塲祭禮，在無窮的哀痛中結束。

祭禮結束後，鬼谷子仍是要在山嶺中掘出一個洞穴，將兩具屍體

市面未售你已預早收看

訂閱本刊可以先睹爲快

請爲海外親友訂閱

歡迎來信郵購

埋葬，這原是四萬人相傳的忠恕之道。

賈永忽然想起，這兩具屍體，正可了結一段公案，忙道：「胡千衆與伍逸飛相結合，正爲福州官府找尋于虎盦，也就是找尋野狐禪門的主持人，這兩具主持人的屍體，不如給他們討些便宜，作爲他們出力當場拚鬥而死的，元凶已除，則于虎盦的下落，可作另案解理，伍逸飛也就可能下得了合，正是一件惠而不費的事。大家深以爲然，賈永願意親自前往通知伍逸飛，要他當作在安樂窩與兩人相遇而當場格斃，這兩具屍體就由此間派人送去安樂窩好了。商量定後，就擺下齋宴，讓諸人都鬆一口氣，也趁此談談大家今後的動向。

忽然間，有一人自廚間跪地而出，先向百拜童子三叩首，再向座中諸人依次叩頭，而且眼淚如雨，哀聲不絕。大家都看清了，此人非別，正是那負責廚房的原日福州府捕頭莽金剛朱彪，衆人攔阻也來不及，他叩完一輪之後，依然跪在當場哀聲道：「各位前輩在上，朱彪有一事相求，萬望各位前輩救我大哥于虎盦一命，將他拯救出來。」

找尋于虎盦，各人心中都有此意，尤其是俏羅刹，更有一份莫可明言的心願。酸學究首先道：「這是一定要做的，待四位老爺子遺櫬歸山之後，我們當儘力而爲。」

酸學究的話尚未完，另有一人也忽然與朱彪跪在一道，向衆叩頭。這就是蘇婉儀。她也是哀求衆人拯救于虎盦的，而且願拜在俏羅刹門下，懇求俏羅刹收留。以年齡而論，俏羅刹尚小過蘇婉儀，俏羅刹對蘇婉儀也另有一種說不出的特殊感覺，偏是大悲師太對蘇婉儀近日的表現，頗爲欣賞，竟收她爲關門弟子，作爲俏羅刹的師妹，直喜得蘇婉儀忙向大悲師太叩頭不斷。

百拜童子忽道：「那小子，那于虎盦，好！好！我一定要找到。醜了頭捉到臭狐狸，小爺一定要找到于小子。」

朱彪聽不慣百拜童子仍有些與俏羅刹賭氣的成分，連忙轉頭就向百拜童子叩謝！賈永忙打圓場道：「這隻白狐狸，我們有許多須待研究之事，找尋于虎盦，也是在場諸人都要用力的，能得四象門掌門人領導，何愁大功不成。」舉起酒杯，即向各人高呼「乾杯！」

筆者的這一篇「号聲仙踪」，也就要在這「乾杯」聲中結束了。至於如何找尋于虎盦？白狐狸究有何秘密？惟有將來在另一篇拙作中再作交代了。

（全文完）

皇帝吃些什麽？

民間傳說都道皇帝吃飯，菜餚有一百多樣。這乃是傳說中擴大之詞，其實不過十樣八樣而已。玆錄清乾隆帝一天的食譜如下：

「卯正三刻進早膳，肥鷄鍋燒鴨雲片豆腐一品，燕窩鴨絲一品，淸湯西爾占一點，攢絲鍋燒鷄一品，肥鷄火燻燉白菜一品，三鮮丸子一品，鹿筋燉肉一品，淸蒸鴨子糊猪肉咯爾沁鹹肉一品，上傳炒鷄一品，竹節捲小饅頭一品，孫泥額芬白糕一品，琊瑛花盒小菜一品，老醃菜一品，醬黃瓜一品，蘇油茄子一品，隨送粳米膳進一品，野鷄湯進一品。」

以上所錄叢菜共八件，這是早膳，至於中午則只吃點心。

皇帝進晚膳的時間總在未正二三刻，晚膳的菜式與早膳大同小異。到了「晚响」時，有時用酒膳，有時用果餅，有時用爐食，所謂爐食，即下列各種食品：

「猪油到口酥、猪油酥燒餅，猪油澄沙餡酥餃子，奶酥油光頭、香油提漿薄脆、香油缸爐，香油鷄蛋麻花，香油發麵麻花。」

每遇祖宗的忌辰、誕辰、皇帝必須素食一天。例如八月二十三日是世宗忌辰，這天遵例進素食如下：「山藥豆腐變熱鍋一品，竹節饞小饅頭一品，蘋果軟腩筋一品，白臍蘿卜白菜一品，羅漢麵一品，油糕一品，奶子糕一品，後送菜花頭炒豆腐一品。福隆安進雜腩熱鍋一品，鹽水豆腐一品，素包子一品……」

這裏所謂福隆安進菜，就是當時隨扈大臣或巡幸的地方官得以時令鮮菜治膳進奉，這也是倖臣邀寵的妙法，和坤、西寧這班人都是善於此道的。

歷代才子佳人傳

韋臯與玉簫

疑史樓主・文　金池・圖

【前文提要】窮秀才韋臯，極有學問而家境清貧，中了秀才便到外面游學，以維生計。他游學到黃州，被黃州望族姜使君留下坐館，教授其子荆寶讀書。荆寶年齡與韋臯只相差五歲，兩人感情融洽，相處如兄弟般。荆寶有婢玉簫，美艷絕倫，韋臯對她私戀不已。這一年姜使君要到長安做官。韋臯只得搬到蕭寺寄居。一日荆寶來訪，韋臯問及玉簫。荆寶知玉簫對韋臯頗爲傾慕，荆寶便玉成其事。當夕荆寶便借玉簫來，在蕭寺成親。第二天姜夫人向荆寶查問；爲何夜來不見玉簫？荆寶據實禀告。姜夫人待玉簫如親女，要給玉簫一副粧奩，着荆寶到蕭寺找她回去，荆寶與玉簫去後，突然有江夏時廉使衙門的吏員到蕭寺來，說是奉陳時廉使命來請韋臯。

韋臯見來人如此殷勤，只得答應和他去走一遭，他穿上了秀才的衣巾，鎖好了門，隨同來人登了車。在車中韋臯再問來使，來使還是說不曉得時廉使爲什麼召見他。

在時廉使衙門中，韋臯見着那位從未謀面的陳時廉使了，他面白無鬚，態度溫和，說話陰聲細氣。

「我和令叔父一向交好，在京時，時常聽得令叔提及秀才。」陳時廉使說。

「原來是世叔。」韋臯連忙拜下去。「恕小姪無知，沒有先來問安。」

「哈哈！」陳時廉使上前扶着他，「賢姪休要多禮，來來，我們坐下來好講話。」

韋臯就客座上坐下了。寒喧已畢，陳時廉使教人取出一封信來，交給韋臯道：「這是令叔的信，是從長安托人帶給我的，前幾天才收到，因訪你的地址，耽擱了幾天，直到昨天才知道你的住處，所以今天才請你到來。」

韋臯接過信來一看，這信是叔父給陳時廉使的，信中的大意說姪兒韋臯，聽說在江夏，請代尋訪，找着了便打發他進京。信中的語氣，十分廹切。

韋臯看過了信，便對陳廉使道：「謝謝你，我準備啓程上京便了。」

「秀才可以馬上成行。」陳時廉使說，「我這裏今天有人上京，已經僱好了船，你和我的人同行，路上既有伴，而且不必僱船，這兒要僱船實在不容易。快些回去收拾吧。」

「馬上就要走麼？」韋臯吃驚說。

「是的，秀才在此間只是閒住，沒有什麼事情牽掛，應該可以隨時動身吧。」陳廉使說。

「那末——」韋臯畧一遲疑，「讓我回去收拾一下吧。」

韋臯別過陳廉使，回到蕭寺中，感到有點昏眩。事情的變化太速了，使他的腦筋紛亂得很。他不知道應該怎麼樣。

他躺在床上使自己稍爲鎭靜一下，然後到桌子上，抽箋握管寫了幾行字，敎寺中一個小沙彌，替他送到姜府裏。

姜府裏的荆寶，正陪着夫人和玉簫，在二堂裏共話，玉簫含着羞意，把韋皐的一切情形，向夫人細細敍述，荆寶聽得正有趣。就在這時候，司閽進來向他說道：「相公，有一個小和尙來找你。」

「小和尙？」荆寶吃驚地道。

「是的，他以前替韋秀才送過信來的。」司閽回答着。

「這次又是韋相公帶信來麽？」荆寶說着，往外邊走。玉簫聽見了，也不禁疑惑。別了夫人，跟着荆寶出來。

小和尙見了荆寶，把信呈上。荆寶接過來一看，對玉簫說道：「這是怎麽說的，爲什麽他突然要馬上離開這裏呢？」

「馬上就走嗎？」玉簫緊張地走過來，向荆寶的手上，接過韋皐的書信細讀。

可不是麽？韋皐的信上說，馬上就要起程，敎玉簫急速回到簫寺裏話別。

「他眞的不肯帶我去了！」玉簫急得流淚，「而且他也不肯爲我多留幾天。這是爲什麽啊？難道他不愛我麽？」

「你別哭。」荆寶安慰他說，「見了韋兄的面，待我勸勸他，好歹也敎他和你同去。他不敢帶你走，相信只是旅費的問題，這點倒容易解決，我可以送他一些錢。」

玉簫見了韋皐送來的急信，說馬上要上京去，急得她掩面痛哭。

「不是爲這個。」玉簫說，「我已經對他說過，我有些金飾，是夫人平日賞賜給我的，在路上可以變賣充使用。旅費是不成問題的。」

「你不知道他的性格。」荊寶說，「他是個耿介的大丈夫，怎肯使女人的錢，即使是妻子的首飾，他也決不會用的。」

「那末，就請你多送他一點路費吧。」玉簫說。「我一定要隨着他去！這時候我已經是他的人了，教我怎能夠和他分離，何況，他一去可能永遠不會再來。」

荊寶答應着，向夫人討了五十兩銀子，懷在身上，和玉簫一塊到寺裏來。

韋皐見了玉簫，心裏有說不出的難過，新婚的滋味才嘗，別離的情況又試，這不獨韋皐，任是誰人也要難堪的。

「玉簫，我們不得不分手了。」韋皐哽咽着，把叔父托陳廐使召喚自己回京的事情，對玉簫說了。

「韋郎，我也去。」玉簫堅決的說。

「這怎可以？」韋皐說，「如果我和你一塊兒回京，我的叔父一定要責備我，說我不告而娶，目無尊長。我的叔父治家很嚴，不許子弟胡來。」

「可是，你我的結合，並不是胡來的。有媒人，有聘禮。」玉簫說着把韋皐的玉珮拿了出來。

「當然我知道。」韋皐說，「可是，這在叔父眼中，便會說我亂幹。因爲我從來沒有把你我的婚事通知他，而且他不會主持這親事。」

「韋郎，我想你是有意遺棄我了。」玉簫流着淚說，「我知道我只是個侍婢，沒有資格作你的夫人，可是，韋郎，就讓我作你的姬妾吧，你只管再娶，我決不會吃醋的，只要你別遺棄我，韋郎，我求求你。」說着跪在地下，抱着韋皐的腿痛哭起來。

「玉簫，」韋皐扶起她說，「我決不會遺棄你的，天日在上，明鑒我誠。爲什麼我要遺棄你呢？」

「那末，你肯帶我走了！」玉簫仰着臉以懇切的眼色向韋皐望着。

「不，不能啊！」韋皐感慨地說着，「我實在也很想帶你一塊兒走，但這對於你我都沒有好處，我的叔父一定會因我不告而娶惱我的。我此行要仰仗他的地方尙多，怎可以得罪他。我們寧可忍受一時別離的苦，換取日後永遠的安逸，玉簫，請你相信我，快則一兩年，遲則三五載，我一定可以做官，到時我再派人來迎你到任所便了。」

韋皐的話，說來是那樣的懇切，使到玉簫不得不接納。她是個溫婉柔順的女人，永遠不肯過份拂逆丈夫的意思。

「玉簫，你便在我家暫住吧。」荊寶說，「我會好好的照顧你，把你當作嫂嫂一般，直到韋兄做了官來接你。」

「只好如此了呀！」玉簫含淚點頭。

荊寶走到院子裏來閒蹓着，讓他們兩口子在屋子裏訴衷情。玉簫空有滿肚的離情別意，却說不出什麼話來，惟有默默流淚，一面替韋皐收拾行李。

韋皐和玉簫在難捨難分的情況下，終於不得不分別了。臨別的時候，韋皐把自己指上的玉環脫下來，套在玉簫的手指上，淒然說道：「見這指環就和見我一樣。」玉簫含淚道謝，灑淚而別。

從此之後，玉簫仍在姜家住着，靜待韋皐的消息，過盡單棲的日子，嘗盡相思的況味，不覺又是一年。

荊寶在韋皐去後的第二年，也考中了進士，並且選了青城縣令，也到四川做官去了。玉簫陪伴着姜老夫人，在家中度着孤寂淒凉的歲月。她們像母女一般，相依爲命。

韋皐一去，竟然沒有書信回來，老夫人對玉簫說道：「韋郎恐怕遺棄了你了，不然他應該有信寄回來的。」

「不，韋郎不是負心人。」玉簫說：「也許他的信被人失誤了。也許他的事情太忙，無暇顧及兒女私情。」

老夫人默然無語，但她心裏却着實替玉簫耽心。她知道男人的事，男人永遠是善於忘記女人的。

玉簫私下裏也不免着急，雖則口頭上替韋皐辯護，心裏却被老夫人的說話打動了。她聽說鸚鵡洲的黃鶴樓頭，所記的仙人，最有靈驗，便帶着玉指環，到黃鶴樓來，脫下指環，奉在神座前默祝。

「仙人呀！」玉簫禱說，「你騎鶴一去，便不復返，但望你不要使我的韋郎學你那樣。教他

早日回來吧，要不然便請讓我也一去不返。」

神像木然的端坐，毫無表情，玉指環也靜靜的放在神座前，顯然它不懂得玉簫的心事。

玉簫拜罷起來，套上玉指環，站在樓頭凝望。晴川歷歷，芳草萋萋，長江的水滾滾東流，她的心也被江水送到遙遠無盡的天邊去了。

韋皋這時作官却正得意。他這時已做到殿中侍御史，知隴州行營留事。這時朝中又值朱泚謀叛，局勢十分緊張，他實在沒有心情再事顧戀兒女之愛。

這一來，就使玉簫晨占喜鵲，夕卜燈花，望穿秋水地盼望韋皋回來。而結果依然是靑鸞杳，黃犬音乖了。

時間一年又一年的過去，三年，五年，相思把玉簫折磨着，她的朱唇褪了色，綠鬢也開始凋零，攬鏡自照，無復當日的顏色，看來却似個中年的婦人。

「即使韋郎現在回來，他也許認不得我了！」她時常這樣對鏡感嘆着。

六年的時間過去，韋皋已做到奉義軍節度使。玉簫到這時候才知道韋皋已經另娶了張延賞的女兒作妻子。韋皋的再婚，玉簫一點不怨，因爲她曾對韋皋說過，如果他另娶妻子時，她也甘心作妾的。只是，韋皋沒有派人來接她到任所。這就使她禁不住愁眉深鎖了。

到了第七年，韋皋仍然沒有信來，荆寶却自四川靑城縣寄來了一封信給玉簫，信裏說：聽得韋皋已受命代他的丈人張延賞作劍南節度使，不日便要入川了，假如他見了韋皋的面後，一定要敎韋皋迎她到四川來，敎她準備着。

玉簫得了荆寶的信，喜孜孜的對夫人說去。

夫人看了荆寶的信，不禁沉吟道：「如今韋皋却是荆寶的頂頭上司了。上司的私事，他怎好干預呢？」

玉簫聽了夫人的話，顏色馬上變得慘沮，夫人繼續對她說道：「你不難想得到，如果韋郎對你還有一點餘情的話，他不會派人來接你麼？也許他的夫人是個醋砵子，不許韋郎有你。荆寶若貿然向他提你，一定會惹出事來。」

「是的，夫人。」玉簫含着眼淚說，「你寫信給荆寶，敎他別在韋郎面前提及我吧，我不願荆寶爲我而得罪。」

於是夫人把這意思，寫成一封家書，託人寄到省城給荆寶去了。玉簫親眼見她緘發時，不禁肝腸寸斷。

「完了，連這一點希望也完了。」玉簫退到房間裏自己對自己說，「韋郎已經遺忘了我，我還活着幹什麼啊！」

她把指上的玉指環取了出來，向它再拜的說道：「你是韋郎給我的，但願你仍舊有一天重復套在他的指上。那也好敎他時常想念我。」說着取了一張信箋，題了一首詩道：

「黃雀銜來已數春，別時留解贈佳人，長江不見魚書至，爲遣相思入夢頻。」

寫好了這首詩，便用詩箋包裹着玉環，放在一個錦囊中。打開了奩盒，把錦囊藏好，然後對鏡梳粧。

玉簫已許久沒有梳粧了，亂頭粗服，度過了七年遙長的歲月，她的青春，也從此消逝。現在，即使刻意來裝扮自己，也再不及從前那樣美麗。

「罷麼！」她對着鏡子嘆息着，「即使我還可以算是美人，也不能使韋郎再到我的身邊了！」

她毅然把奩鏡掩上。從此她就再不吃東西，她採取絕食的手段來了結自己的生命。

姜夫人以爲她病人，殷勤問候。玉簫沒有向她說出自己絕食的企圖。每當婢子把食物端進來時，她只暗地裏傾掉，或者餵了狗。

她每天只喝一點水，這樣到第五天，她已經軟弱到不能起床，終日躺在床上，忍受着饑火的煎熬。

玉簫終於死了。她死得悽慘，兩頰深陷，大腿的肌肉也消失了，可憐她是活活餓死自己的。

姜夫人哀悼玉簫的死，決意把她從前所贈給玉簫的飾物，給玉簫陪葬。打開她的奩盒，看見玉簫遺下的錦囊，打開來一看，原來是一隻玉指環和一首詩。姜夫人細玩詩意，看不出其中有把指環還給韋皋的意思。便把玉指環套在玉簫的中指上，和她一同下葬。並且把玉簫的死訊和那韋遺時，寫信告訴荆寶。

荆寶接到玉簫的死耗，中心震悼，可是，他現在無暇爲玉簫誌哀，因爲他正面臨重大的災難。

荆寶的家人，把靑城縣令的關防大印，倉庫牌令都誤燒了，縣令失掉牌印，還是非常重大的過失，他可能丟官，更可能因此而被處刑。他只

姜夫人命僕送信給荆寶，玉簫在側流淚。

得把家人扣留，一面向上司申報。

上司的覆文來了，教荆寶到成都候審，荆寶惟有封了倉庫，帶了出事的家人，到成都去。他一到成都，不會審訊，便被羈押到監獄裏去。原來州中的州牧，正爲着歡迎新節使韋臯而忙着。

韋臯到任了，照例第一件是淸囚，所謂淸囚便是把所有留下的案件淸理完案，應釋放的釋放，應處刑的處刑。韋臯每到一處，必定這樣做，而且被人歌誦爲德政。

韋臯不知道荆寶出了事，荆寶雖知道韋臯涖蜀的事，却不知道他會親審自已。當兩人在公堂見面時，不禁錯愕。韋臯細問荆寶爲什麼犯罪，荆寶據實告知。韋臯說道：「這是你家人的過失，你沒有事。」馬上把他釋放。並且把他提升爲眉州牧，奏請實授。旨下，准于所請。韋臯對於荆寶，一來有師弟的情誼，二來知道荆寶很有才幹，是以荐他做眉州牧，同時請他留在幕下，襄助軍務，眉州的事，另找人暫代。

這時正值變亂之餘，地方上的事務至繁。韋臯夜以繼日地處理政事，一直忙了三個多月，才比較空閒。一天，偶然向荆寶問道：「許久想問你一件事，我的玉簫現在到那裏去了？」

「她已經入了泉壤了！」荆寶感嘆地說。「韋兄臨別時，說過三年五載，必定來接她，她等候了七年，知道你已做了大官，却不見你來接，便絕食而死。」

「呀！」韋臯說，「她竟死了麼？我沒想到這樣快便已七年。」

「整整七年了，做事的人，也許不覺光陰過得迅速，但兒女閨中，長日懷人，七年的時間，却特別覺得長的。」荆寶說罷，便把玉簫那首絕命時念了出來。韋臯聽了，十分悽惻感嘆，但死者已不可復生，惟有召和尙來作法事，藉以超度。每於淸夜，想起玉簫，便覺得難過。

四川素來多奇人，這時有一個自稱爲「祖山人」的，特地到轅門來謁見韋臯。

「節使是否有一個姬人死了？」祖山人說。

「你怎麼知道？」韋臯驚訝地問。

「這是不難望氣望出的。」祖山人說。

「實不相瞞，我死了一個妻子，她是我微時的聘妻，別後七年我不會接她到任，而且我別娶

了。她飲恨而死，我正爲此事疚心。」皐韋說。

「那麼，節使想不想見她？」祖山人說。

「當然願意一見。」韋皐回答說。

「那麼請相公從今天起齋戒七日，到第七天的晚上，我用法術使你一見玉簫便了。」

「你眞有這本事麼？」韋皐疑信參半地問。

「假如法術不靈的話，相公也沒有損失，時常吃點齋，對於腸胃更有益。」祖山人笑着說。

韋皐也笑了。他想見玉簫的心是那樣的切，便決定接受祖山人的提議，先行齋戒七日，再請他施術。到了第七天，韋皐和祖山人對坐着，祖山人教他淸心凈慮，一心只管念着玉簫，然後在他的耳邊念咒。夜深沉沉，咒聲細細，韋皐不覺合上眼皮，他事實上已被祖山人所催眠了。

祖山人繼續念着咒語，直到韋皐陷入深睡的狀態。然後他對韋皐說道：「玉簫來了，那不是玉簫麼？」韋皐突然張眼，在他面前盈盈站着的，不是玉簫是誰？玉簫的容貌是那麼的憔悴，她顰着眉向韋皐薄責道：「丈夫薄情，不守信約，如今你我生死已隔，相見有什麼益處呢！」

「玉簫，玉簫，這不是我負心，實在我的事情太忙，沒有一天安定的日子，是以不會來接你。至於我另娶，也是逼於形勢，而且你也答應過我，准許我另娶的。」韋皐這樣向玉簫解釋着。

「算了。」玉簫嘆息說，「我知道你仍是愛我的，否則不會要見我。而且你念經超度我，也使我感激。由此一念，便使我你的情緣再續。今後十三年再見吧。」玉簫說罷，在盈盈微笑中消逝了，像一縷輕烟似的。韋皐不久也醒來了，他像做了一場夢，祖山人在他的旁邊微笑着，說道：「怎樣，你見到玉簫了吧？」

「見着了，我是做夢麼？」韋皐困惑地向祖山人問。「也許是夢，也許不是。」祖山人在弄狡獪，「使君見着她便算了，何必再問。」

「她對我說十三年之後，便可以再續前緣，你說是眞的麼？」韋皐仍然向祖山人追問着。

「她說過嗎？」祖山人皺上眉頭，「她是對你說的，可沒有對我說，我怎知道是眞是假？」

「太稀奇了！」韋皐喃喃自語，「她分明向我這樣說的，我想她不會說謊，可是，可是—」

「可是什麼呢？」祖山人反問韋皐詢問。

「十三年後，這是一個不可解的謎，爲什麼要十三年才續前緣呢？」韋皐把自己的困惑說出來。「也許她現在已轉世爲人，十三年後再和你結合。」祖山人說。

「那末她豈不是十三歲，十三歲的孩子，怎能夠和我再續前緣呢？」韋皐就心地說。

「使君休要再想了。」祖山人說，「一切都是你自己的幻念，不會是事實的。」

「不，」韋皐堅定地說：「她是這樣親口告訴我的，一定不會是假，我要等待她，堅決地等待。」說着又長嘆道：「可是，十三年的期限，實在太長了，太長了！」

祖山人對着這位執迷的節度使，竟然沒有辦法使他醒悟，只好由他去。

韋皐把荆寶叫了進來，把這件事情對荆寶說了。荆寶十分詫異，但他却不相信玉簫會再世和韋皐結合。韋皐在四川的政績很好，德宗皇帝一直讓他留在四川任上。這時他的官階已升到中書令，位極人臣。最後他的年紀才四十歲。

這年他度四十歲生辰時，各方節鎭送來的賀禮，奇珍異寶，多不勝數。皇帝也派了中使，齎着賞賜到來。韋府門前，賀客的車馬絡繹不絕。

所有賀禮之中，最奇特的東川盧節度使送來的賀禮，他所送的不是物而是人——一個年輕的歌姬。盧節度使的來信說：「天下奇珍，公已有之，聲色之奉，或足怡情。歌女玉簫，聲冠於東川，色美於天下，敢遣侍左右。」

韋皐看見盧節度使的信中，有「玉簫」二字，不禁大驚道：「怎麼這裏也有個玉簫？」

屈指一數正是夢會玉簫後的十三年，更加駭異，忙敎人把歌女傳進來面見。

玉簫的年紀，才十三歲，却很窈窕，拜倒座前。韋皐敎她抬起頭來，凝眸一看，不禁驚喜道：「你果然是玉簫！」

原來這一個玉簫的容貌，便和姜家的玉簫一般模樣，只是更年輕些。

「難道眞有再世姻緣麼？」韋皐沉吟着。

玉簫跪在地上，錯愕地看着韋皐，她根本不知道韋皐所說的再世姻緣是什麼？

「起來，」韋皐敎玉簫站立在身邊，溫存地問道：「你叫玉簫，這名字是誰給你改的？」

「因爲我的歌喉，別人都說我像玉簫的聲音。是以便叫我作玉簫。」

韋皐握着她的手一看，只見她的中指肉環隱現，竟和留別時所贈的玉環相似，這一來更使他相信是玉簫再世了。

（完）

寒梅谷神劍逞威

雙峯插天，一線中通，這便是寒梅谷的谷口。天上只有微微的一些曙色，曉風侵人，寒透肌骨。

黃龍姑瑟縮地挨着獨孤雲道：「獨孤大哥！你冷不冷？」獨孤雲搖搖頭，大聲笑道：「不冷，我現在只覺得熱血沸騰，一身都充滿了精力，眞想好好地找人打上一架，黃前輩！您的藥眞好！」

黃金豹輕輕一嘆道：「老漢窮畢生之力，才鍊成這兩付藥，再要不好也只有天知道！」獨孤雲聽他猶有惋惜之意，到是無法再說什麼，只得搭訕道：「這明易生也是的，約好了十個時辰見面的，怎麼還不出來！」

黃龍姑低低地道：「也許他正在練氣吧，每個月的前十天，他都要在淸晨練半個時辰的氣，昨天我也是利用這個時候前來偷花的……」

獨孤雲心中一動道：「練氣！他是怎麼練法的？」

黃龍姑想了一下道：「我也不清楚，他只是坐在一塊大石頭上，面對着東方，身前插着五枝劍，每吸一口氣，就對劍上吹去，把那五柄劍吹得直幌……」

獨孤雲臉上微微一動，目中閃出神奇的光彩，大踏步向谷中走去！

黃金豹連忙拉住他道：「老弟！你最好等一下，你沒見谷口寫着字嗎？」

那窄窄的山谷兩邊都是峻峭的山峯，巖石上釘着一塊木牌，牌上以勁厲的筆跡寫着：「擅入者死，寒梅谷主人示！」獨孤雲淡淡一笑，拔出腰間長劍，刷刷兩聲，將那塊木牌砍得粉碎，朗聲道：「這條禁令從現在起解除了！」黃金豹、黃龍姑與黑加的臉色嚇白了！

獨孤雲看出他們的恐懼，笑着安慰他們道：「你們不要怕，凡事由我一肩承當好了，他只是在牌上寫着擅入者死，我把牌子毀掉了，這條禁令自然就解除了，而他並沒有說毀牌者該當何罪！」龍姑睜大了眼睛道：「獨孤大哥！你這個方法眞好，我以前怎麼沒想到

呢！」

黃金豹一嘆道：「傻丫頭，什麼時候妳才能變得聰明一點！」龍姑被罵得莫名其妙，但是他見獨孤雲已經進谷去了，連忙跟了上去，黑加也傻兮兮地追了上去，黃金豹搖搖頭，只得也向谷中走去。

走進約半里許，撲鼻送來一陣清香，那是兩邊的山峯上，密密重重的梅林，曙色熹微中，但見一片碎錦深紅，鵝黃，淺白，深紫……路上樹着第二塊木牌：「毀及本谷一草一木者，應受殘肢剜目之罪！」獨孤雲冷笑一聲，劍光再吐，那塊木牌又被絞得粉碎！

獨孤雲意猶未盡，向前一跳，揮舞手中長劍，掃向一片梅林，沙沙聲中，落梅，碎枝與枝上的露水抖得一地。他才哈哈大笑道：「明易生！你再不現身出來，我就要你這滿山梅林，不留一顆整樹！」語聲中身形再起，這次劍光掠向一株老梅，嚓喳一聲，梅身爲劍鋒砍斷，平空倒了下來，剛好擋住去路。在疏落的梅枝中，可以看見峯上竄出兩條黑影，正是明易生所飼養的巨獒，原是想竄過來突襲的，不意爲斷樹阻住來勢，一頭撲進亂枝中，汪汪狂吼！

獨孤雲微微一笑道：「要不是我發動得快，這兩頭畜生可不好對付！」

黃金豹發容滿臉道：「老弟！你這個禍可闖大了……」獨孤雲淡淡一笑道：「沒什麼！砍掉腦袋碗大的疤，要鬧就鬧個厲害的！」

正說之間，那兩頭巨獒已經有一頭，撑開樹枝的糾纏，形將撲出來。龍姑連忙叫道：「當心！牠們可兇呢！爪牙上都有毒！」

獨孤雲一挺胸膛道：「人尚不懼，何在乎犬！」那頭巨獒已經掙了出來，呲牙露齒，低吼一聲，像一支箭似的撲了上來，筆直射向獨孤雲。

獨孤雲仰面平身，手中長劍上探，讓牠從身上掠過，後面的黑加剛好首當其衝！黑加傻怔怔地挺出一拳，擊在巨蟒的頭上，將牠打在一邊。可是那頭巨蟒落地之後，一個翻滾，動都不動，染得滿地通紅，連黑加也沾了一手的血！

原來牠掠過獨孤雲的頭頂時，獨孤雲已經將劍尖刺進了牠的前胸，利用牠的衝勁，齊胸至尻，劃了一條深痕。再加上黑加的一拳，早已嗚呼哀哉了！

另外一頭巨獒見到同伴慘死，哀吠一聲，夾着尾巴，回頭逃走了。獨孤雲哈哈大笑道：「大哥！你不過打一隻死老虎，用不着化那麼大力氣的！」

黑加紅着臉，在身上擦擦血跡道：「我不知道你先給了牠一劍，這畜生上次我就是受夠了牠的氣，今天可出氣了！」

獨孤雲一正臉色道：「大哥！請你把斷樹移開，經過我們這一鬧，那明易生可能再也無法安心練氣了，我估計他大概就快來了。」

黑加興冲冲地跨上前來，雙手一提樹幹，將它豎了起來，靠在山壁上。一行人由樹下通過，繼續前進。黃金豹的臉色十分沉重，咬緊嘴唇一言不發。獨孤雲再度寬慰道：「前輩放心好了，今日之事，我……」黃金豹一嘆道：「事情已到了這種程度，一切空話都沒有用了，老漢只有認命，走一步算一步，老弟不必再安慰我了！」

獨孤雲却正色道：「再晚蒙前輩數度援手，絕不會恩將仇報，陷前輩於不幸！」

黃金豹畧感詫然道：「難道你確實有把握能擊敗明易生嗎？」獨孤雲搖搖頭道：「那倒沒把握，不過我却有把握叫他聽我的話！」

黃金豹睜大了眼睛，表示不信，獨孤雲也不再多說，加快腳步向前走去，而且遠遠人影幌動，迎面而來，黃金豹也只得打點精神，追上獨孤雲！

雙方漸漸接近時，獨孤雲忽地輕輕一嘆道：「這傢伙眞沉得住氣，他還能忍住不現身，這來的兩個是什麼怪物！」

黃金豹朝對方一看，不禁叫道：「是神猴！」經他這一叫，大家都是一震。

對面來的兩條身影望去雖然像人，也穿着人的衣服，可是滿頭滿臉都披着金黃色的長毛，尖嘴塌鼻，走路的姿態也十分怪異，果然是兩頭大猴子！

獨孤雲微微一笑道：「我只道沐猴而冠只是古人造來罵人的話，想不到還眞有這會事！」

黃金豹却莊容道：「老弟不要說笑，這類通靈神猴據說原產自西蜀峨嵋山巔！動作靈捷，善能御風而行，不過早已絕種了，不知明易生給那兒弄來的？」

獨孤雲道：「管他從那兒弄來的，現在只須判斷明易生派兩隻猴子出來是什麼用意？」

黃金豹一望天色，但見朝霞滿天，紅日將升，乃點點頭道：「現在正是他練氣的最緊要關頭

，這兩頭神猴不問可知是阻止我們深入，以免打擾他的用功！」獨孤雲大聲道：「我就是要他練不成功夫！」說着急身前闖，黃金豹忙道：「老弟！這畜牲可不好惹！」

獨孤雲豪笑道：「人爲萬物之靈，要是被兩頭畜牲攔住了，那還成話！」

黑加也高興地道：「小兄弟，我幫你的忙！」他話說在後面，動作却搶在前頭，大步一跨，舉起拳頭就朝當先的一頭巨猿擊去，那頭巨猿吱吱發出一聲怪叫，伸出毛茸茸的長爪，也不知怎麼一接一拉，居然避開黑加的拳勢，抓住他腰間的皮帶，將他舉了起來！

黑加被舉在空中，哇哇大叫道：「小兄弟！快幫幫忙，叫牠把我放下來！」獨孤雲目射精芒，一劍平射，直取那巨猿的前胸，厲聲大喝道：「畜牲！還不放手！」另一頭空手的巨猿這時也探爪前伸，居然是對着獨孤雲的劍上抓到。

黃金豹失聲叫道：「當心，牠們皮堅肉厚，不懼刀劍……」

獨孤雲冷笑一聲，身隨劍進，搶到兩頭巨猿之前，劍勢突變，由巨猿的毛爪中脫了出來，回過劍托，飛速地擊在那頭巨猿的頰上。那頭巨猿吱地一聲痛嘯，被打得退後五六步。

獨孤雲手下毫不停歇，劍光閃閃，分刺抓住黑加的那頭巨猿雙目，動作快逾絕倫，那頭巨猿連忙移步退後，獨孤雲却輕叱一聲，身形再跟進去，長劍原式不動，飛速地點在那頭巨猿的左眼上，大聲喝道：「把人放下來！」

那頭巨猿睜着右目，好似不服氣，高舉着黑加仍無動作。

獨孤雲冷笑一聲道：「你仗着皮肉粗厚，以爲我傷不了你是不是？」巨猿被劍比着的那隻眼緊閉，另一隻眼中却閃着狡猾的光芒，好像同意獨孤雲的話似的！

獨孤雲微微一笑，手腕輕輕一振，劍身起了一陣細微的顫動，那頭巨猿大叫一聲，脫手將黑加擲出，身子飛快地退後數步！黑加在空中幾個翻滾，還是黃金豹搶過去將他接住了，才沒有撞跌在地上，摸摸脖子叫道：「小兄弟！這畜牲眞厲害！你替我打牠們一頓！」

那兩頭巨猿會合在一起，四隻藍眼睛盯住獨孤雲，微有恐懼之意！獨孤雲逼前一步，長劍挺在牠們前面道：「畜牲！你們知道厲害了，還不快讓開！」兩猿對他的劍光十分畏懼，可是也沒有讓路之意！

獨孤雲不禁怒道：「你們自己要找死可怨不得我！」兩猿先被劍光逼退了一步，接着怪叫一聲，居然雙雙地撲了過來，一左一右，好似存心在拚死阻擋他們前進！

獨孤雲怒叱一聲，揮開長劍，劍上帶着龍吟之聲，刷刷刷，一連劈出十幾劍，每一劍都是巧妙奇捷，威勢更是驚人。

劍刃所及之處，兩頭巨猿身上的衣服立刻化爲片片飛散，露出一身黃毛，那黃毛也擋不住獨孤雲森森的劍氣，頃刻之間，但見毛片飛舞，夾以兩猿痛嘯之聲，顯得熱鬧之至，黃金豹的臉上流露出無法相信的驚容。

片刻之後，谷中傳出一聲淸越的長嘯，兩猿立刻停止進撲，幾下縱跳，如星丸般地從來路上退去，獨孤雲一看天上，紅日初昇，金光雖然耀目，却並不强得刺目，乃輕呼了一口氣道：「還好！我終於阻碍了他一個月的進境！」

在明亮的朝霞中，在萬點梅花的碎影裏，一條人影匆促地分花拂枝而來，走到他們面前兩丈處站定，目中滿是憤怒之色！黃金豹不禁打了一個寒噤，拱拱手道：「明谷主，老朽帶了小女前來負荆請罪……」

明易生怒笑一聲道：「請罪有這種請法的：：」黃金豹張口欲待再辯，獨孤雲已經搶着開口道：「黃前輩，對着這種狂妄的暴徒，你說盡了好話也是沒有用的！」

明易生怒瞪他一眼道：「小子，你最好先準備一下，我將要以最厲害的刑罰來收拾你……」

獨孤雲傲然地道：「你少神氣，我是應約來比劍的，可不是送上門來領受責罰的，等你在劍下勝了我之後，再說這些也不遲。」明易生大怒道：「混帳小子，你以爲你那幾手破劍當眞有什麼了不起的地方？」

獨孤雲微笑道：「劍法是另外一會事，我只覺得你不配跟我比劍。」

明易生的眼睛鼓了起來，伸手按着腰下劍柄，馬上就想發作，獨孤雲却滿不在乎地笑笑道：「你假如現在就想動手的話，我倒是求之不得！」這樣一句輕描淡寫的話，居然使得明易生神情爲之一怔，把摸上劍把的手放了下來，眼珠骨碌碌地翻動着，似乎對這個年青人又換了一種看法。

獨孤雲笑笑道：「這才是聰明的，看在你不在我受傷時乘人之危，我也對你寬大一點，讓你歇一口氣再開始比吧！」明易生一言不發，深吸一口氣，慢慢地吐出來，如是接連四五次，他吐出最後一口長氣，緩緩地道：「小子，你懂得還眞不少，是誰告訴你這些事的？」獨孤雲但笑不語，慢慢地抽出長劍，比了個進手的姿勢。

明易生又怒聲道：「小子，我問你的話你聽見了沒有？」獨孤雲冷冷地道：「我又不是聾子，怎麽會聽不見……」

「那你爲什麽不回答？」

獨孤雲傲然道：「我只是應約前來比劍，並沒有必要回答你的問題！」明易生又被他激怒了，大聲叫道：「好小子，你竟然敢如此放肆，當眞是活得不耐煩了？」

獨孤雲傲然笑道：「當然了，我一開始就沒打算活着離開，所以在進谷之前，先毀了你標示禁令的木牌，入谷之後，又削落了許多梅花，砍斷一棵梅樹，殺死一頭惡犬，同時還傷了你兩頭大猴子……每一項都犯了你死罪的禁令，可是一個人只能死一次，我不在乎多得罪幾次……」獨孤雲一面說，明易生的臉色也跟着在變，越變越難看，獨孤雲說完了，他的臉上已佈滿了重重的殺機，獨孤雲却滿不在乎地又補了一句道：「現在你打算如何處置我呢？」

明易生厲聲道：「碎屍千段，搗骨如泥！」

獨孤雲輕輕一笑道：「那未免太重了一點吧！」對着他這種平靜從容的態度，明易生更是火冒三丈，大聲叫道：「我還以爲太輕了，只是想不出更重的處罰方法？」

獨孤雲微笑道：「你對於人家禁令重重，怎麽不對自已約束一下呢！」明易生不禁爲之一怔道：「我爲什麽要對自已約束呢？」獨孤雲忽然爆出一聲大笑道：「假如你再說一句同樣的話，我立刻回頭就走，卽使你用劍架在我的脖子上，我寧可被你殺死，也不屑用劍與你對抗！」

明易生詫容滿面地道：「你……你說什麽？」獨孤雲止住笑聲道：「我是說我絕不會與一個輕信背諾的小人爲敵！」

明易生臉色又是一變，但居然忍住氣道：「我什麽地方輕信背諾了？」獨孤雲輕輕一笑道：「太多了，先從小的地方說起吧，你約我十個時辰以後前來比劍，我準時而來了，你却沒有依約等在谷口……」

明易生一怔道：「我沒有想到你會復原得這麽快，照我的估計，你最少也要十二個時辰才可以復原與人動手……」獨孤雲笑笑道：「我是沒有復原，可是我堅它十個時辰之約！趕在日出以前來赴約，目的就是要看看你……」明易生大聲叫道：「不必說了，算你有道理……」獨孤雲立刻道：「那我毀樹殺犬傷猴之舉，都不能算是犯禁了！」明易生狠狠地點頭道：「一律免究，而且寒梅谷中三十六條禁令也全部作廢！」

獨孤青笑笑道：「你眞大方，那麽龍姑折花之事也不能算了！」

明易生又點點頭道：「不算了，現在我看你還有什麽話說？」

黃金豹父女都大感意外，不知獨孤雲用什麽方法，居然能將這個狂傲不可一世的怪物制得如此服貼……

獨孤雲回頭對黃金豹一笑道：「黃前輩，你們的問題解決了，你也沒有必要再留在此地，還是請先回去吧！」

黃金豹的確頗想離開這是非之地，可是龍姑却搖搖頭道：「不！獨孤大哥，你是爲着我而來的，除非我看着你也一起安然離去，否則我絕不離開你……」

黃金豹見明易生臉上殺機更濃，想到獨孤雲的確是爲了自已父女才冒這個險，倒也不好意思說要離……

獨孤雲輕輕一嘆道：「龍姑，妳別傻！底下的事跟你沒關係了，妳何必還留在這兒呢？」龍姑倔強地搖頭道：「跟大哥有關係的事，就跟我有關係！」

「獨孤雲尙待勸說，明易生已冷笑着道：「他們留下也好，我從未受人如此凌辱過，因此我絕對不放過你，我要他們留下做個見證！」龍姑忙問道：「證明什麽？」明易生恨聲道：「證明他是正大光明死於公平的決鬥之下！」

獨孤雲哈哈一笑道：「明易生，假如我今天死在你的劍下，絕不會是公平的！」明易生將臉一沉，厲聲道：「你這話是什麽意思？」

獨孤雲開口正想說話，但忽然又忍住了，笑了一下，然後搖搖頭道：「不說了，到必要的時候，我才會告訴你！」明易生怒聲道：「小子，你少要滑頭，有話還是趁早說，直到我出手的時候，恐怕你想說也來不及了……」

獨孤雲詭異地一笑道：「不說就是不說，我這人有個毛病，當我不想開口的時候，你殺了我也別想我說出一個字！」

明易生的忍耐已到了極度，嗆然出劍道：「說不說由你，反正我殺你之心却絕不會改變！」語畢單手擎劍，劍尖向天，劍柄及胸，等候進招！

獨孤雲沉思片刻，才振腕發出一招，劍尖化爲一蓬寒芒，連攻他身上四處大穴，也就是說那一劍中含有四式變化。黃金豹忍不住喝出一聲：「好劍法！」

他最擅空手入白刃之技，對於普通刀劍的招式根本看不上，因爲這一劍的確精妙無比，才引得他出聲讚美！

明易生却嘿嘿一笑，劍身平落，叮噹輕响中，將獨孤雲的攻式完全化開道：「平常得很！」反腕一劍挑進去，直削獨孤雲的臉頰，獨孤雲收劍磕開，還了他一句道：「庸俗之至，你也不見得高明！」語畢手腕突緊，刷刷風响中，連攻了七八劍，一劍比一劍緊湊，一劍比一劍淩厲！黃金豹睜大了眼睛，看到好處，竟然叫不出聲來了。

明易生身子站在原位，一步都不移動，從容揮劍，雖然把那些攻式都擋開了，神情上却透出一絲驚異道：「我知道你是什麼人了？」

獨孤雲微微一笑，手下繼續進攻，口中却道：「你完全猜錯了，青城山主另有其人，我不過僅得其傳授的一點皮毛而已！」

明易生搖頭道：「我不信！」

獨孤雲劍法忽變，又攻出一劍，却是裴家風雷劍法中的「雷動四方」劍下隱挾着霹靂萬鈞之勢！

明易生也使用了一個巧妙的守式化開了，詫然道：「小子，你究竟是算那一家的？」

獨孤雲微笑道：「你別管，至少你該知道我不是你想像中的人！」

明易生臉色一沉道：「好小子，我非將你的來歷弄清楚不可！」說完，手中的劍一緊，改守爲攻，所用的招式尤爲奧秘，劍劍不離要害，而且速度奇疾，獨孤雲別說還手了，連格擋都十分困難，不過他總算還能支持下去。

他所用的身勢似乎是一套完整的劍法，不過這套劍法絕對擋不住對方風狂雨驟的攻勢，幸當每一個空門出現，被對方抓住缺點加以利用時，他總能及時施出一招怪劍，恰到好處地解了危機！

黃龍姑看得出神，見黃金豹也是一付詫然之態，忍不住一拉他的衣服道：「爸爸，您看見麼？」黃金豹嘆道：「了不起，嘆爲觀止矣！不管那一方面，都非我所能及，明谷主猶可說，那獨孤相公年紀輕輕，劍術能有此造詣，實在使人難以相信！」

黃龍姑急道：「我不是問這些，我是說他們兩人中，那一個會勝？」黃金豹轉嘆道：「那還用問，明谷主劍術已臻爐火純青之境……」龍姑焦灼地道：「那麼獨孤大哥非敗不可了？」

黃金谷點點頭道：「是的，十合之內或可支持，再下去就難說了！」龍姑急得掉下眼淚道：「那您還不上去幫幫忙，人家是爲了我們才來拚命的……」

黃金豹苦笑道：「我一點忙都幫不上，別說我是赤手空拳，就是手中有武器，也挨不到他們身邊，他們的劍法比我所知的高明得多了……」

龍姑不管三七二十一，脫下頭上的束髮金箍，揚手向明易生的背後擲去，口中還叫道：「姓明的，你別太欺負人！」

明易生回身一劍，將那枚金箍劈成兩半，然後飛身由劍圈中脫了出來，閃電似的飄向龍姑，劍光蓋頂罩下，厲聲喝道：「臭丫頭，妳在找死！」龍姑閃躲不及，眼看着即將喪生劍下，黃金豹萬不得已，突出兩指點向明易生的笑腰穴上道：「谷主請手下留情！」明易生見指勢甚疾，逼得一扭身，放過了龍姑，一劍改向黃金豹刺去，喝道：「你也在找死！」

黃金豹目睹劍勢，心知無法躲過，正待束手就斃，獨孤雲又跟了過來，劍身平遞進前，替他擋下一招。同時明易生的背後也响起一個如雷霆般的呼喝：「好混蛋，你敢傷我的主人！」那是黑加的吼聲，明易生正待回劍去削他，誰知獨孤雲突地用手一勾，劍鋒鎖着劍鋒，使他慢了一步。

「咚！」黑加一拳結結實實地擂在他的背上，將他打得身子亂幌，而黑加却捧着拳頭，哇哇痛叫不已，顯見得明易生的護身氣功也練到相當程度，黑加是打人的，自己所吃的虧却更大。

明易生用劍將獨孤雲推出幾步，然後咬牙切

齒地道：「你們四個人今天誰也別想活着離開！」

獨孤雲環顧三人輕嘆道：「你們也眞是的，何苦跟着淌這混水呢！」說着又回頭對明易生道：「是你留他們下來做證人的，怎麼……」明易生厲聲冷笑道：「見證人不守立場，居然加入到決鬭中來了，不加以處分更待何時……」獨孤雲無言可答，龍姑却叫道：「那也只有我一個人的事，與我爹跟黑加沒有關係……」

明易生怒聲道：「他不出手自然沒有關係，動了手就脫不掉關係！」龍姑仍然抗聲辯道：「爹出手是爲了救我，黑加出手是爲了救爹，他們的出手都與決鬭無關，你不應該把他們也算進來！」

明易生怒哼道：「我不跟妳講道理，凡是侵犯我的人，一律都殺無赦！」獨孤雲輕輕一嘆道：「龍姑，別再說了，大家還是合起手來拚一下吧，也許還能抵得過他……」明易生哈哈大笑道：「別說是你們四個人，就是再多幾個，我又何足懼哉！」

獨孤雲淡淡一笑道：「話別說得太漂亮，剛才我一個人就够你受的了，交手近三十招，你還是沒弄清楚我的劍法路數……」

明易生又是一怔，顯然是獨孤雲的話說中了他的心事，這年青人的劍法出自靑城山應無可置疑，可是他不時冒出一兩手奇招，這些奇招居然走的是相反的路子，不能不教人對他另生一種看法！

默然片刻後，明易生嘿嘿一笑道：「小子，你別嘴硬，剛才我是

讓你，從現在開始，三招之內，我一定可以摸清你的劍法淵源！」獨孤雲好像就是在等他這句話，連忙道：「眞的？假如三招之內你仍是沒有結果呢？」明易生冷笑一聲道：「小子，你又在動歪腦筋想用話套住我了，這次我不再上你的當了，三招之內，假如我仍沒有結果，便永不會有結果了！」獨孤雲也是一怔道：「這話怎麼說？」明易生冷笑道：「看你變聰明的，怎麼一下子又變笨了，我正式的試探只有兩招，兩招之後我不出答案，我便認爲你是一個危險人物，第三招必取你的性命無疑……」獨孤雲一呆道：「我想不到你是這樣的一個人！」明易生笑了一下道：「我也想不到世上會出現一個像你這樣的人！」

獨孤雲默然片刻，長劍一擺道：「好吧，對你這樣一個人，我也不想多說了，你出招吧！」臉上充滿一片不屑之色，明易生看在眼中，多少有點不舒服，想了一下才道：「小子，你別太絕望，我再給你一個機會，假如你在三招之後，仍能維持不倒下來，我便放過你們……」

獨孤雲在鼻中哼出一聲冷笑道：「你這不是故作大方嗎？你明知我或許能脫過前兩招的試探，却絕對無法逃過你第三手殺劍！」明易生怒聲道：「小子，你太不知好歹了，我已經給了你一個機會，難道還能由得你來討價還價不成嗎？」獨孤雲冷冷掃了他一眼道：「人爲刀俎，我爲魚肉，局勢如此，夫復何言，你愛怎麼樣都行！」

明易生氣極不再說話，長劍抖出嗡嗡的聲音，碗口大的劍花在他面前移來移去，却不立刻攻上去。獨孤雲也神色凝重地持劍平胸，劍尖隨着他的劍勢而移動，準備接受他石破天驚的凌厲攻勢！明易生劍花遊移片刻，看準他所採的守式後，輕輕地笑了一聲，劍勢突勁，由他的隙縫中攻了進去。獨孤雲手勢一改，長劍一沉一貼，又朝外一送，金鐵交响中，將明易生的長劍硬封了出去，兩個人的身子都沒有動，却已換了一招！

明易生咄聲叱道：「小子！你從那兒學來的這一招！」獨孤雲冷笑道：「這是神州五劍中，洞庭『凌波客』錢不予『飄萍劍法』中的劍招——『掃萍窺魚』稱不上什麼了不起的劍法！」

明易生在嘴裏喃喃低語了兩句，聽不出他是說些什麼，手腕起處，劍前洒出萬道寒芒，又是一招攻上來！獨孤雲也吐氣開聲，長劍舞成一團銀光迎了上去，叮噹之聲不絕，眨眼之間，將他一招中所含的十三手變化全部擋住了，可是人已被逼退了四五步，喘氣連連，好像非常吃力的樣子。明易生哼了一聲，獨孤雲却不等他開口，邊喘邊道：「我剛才那一式中，包括了錢、楚、葉、殷等五家的路數，神州五劍的劍法差不多全用上了！」明易生似信似疑地道：「你在習得青城山的劍法之後，怎麼還有機會去學得那麼多人的劍招……」獨孤雲冷冷地道：「事實放在眼前，你都看見了，還問什麼呢！」明易生驀地神色一變，厲聲大喝道：「這是絕不容許的事，現在我非殺你不可了！」獨孤雲冷笑一聲道：「你說了不止一遍了，怎麼老是只聽雷响，不見雨點的！……」明易生大喝一聲，仗劍欲待再發，獨孤雲却鎮靜地道：「你多考慮考慮，因爲你祇有這一招機會了，假如還是殺不死我，可再也找不到藉口留難我了！」這一句話果然提醒了明易生的注意，凝神沉思片刻，才點點頭道：「你說得不錯，這一劍我不能再脫空！」獨孤雲微笑道：「看過我前兩招擋你的手法，要想在一招之下取我的生命，似乎並不太容易！」

明易生臉色一沉，殺意更濃，陰森森地道：「也不見得太難！」語畢平平地刺出一劍，招式並不見出奇，可是他的劍尖却吐出尺許長的精芒，光亮耀目。獨孤雲神情更見凝重，先是慢慢地伸出長劍，想去撥開他劍勢。可是那長劍與明易生劍前的精芒一觸，獨孤雲立刻驚叫一聲，無緣無故地將自己的長劍放鬆，讓它落在地上！

明易生冷笑一聲，劍光再向前探，那尺許長的劍芒在獨孤雲的胸前不住地幌動，得意地道：「小子！這下子你可認命了！」龍姑見狀大急，又想撲過來，獨孤雲見狀連忙喝止道：「龍姑，妳可別再莽撞了，太陽神劍之威，絕非人力所能抗拒，妳衝上來也是白送性命而已……」龍姑那裏肯聽，却被黃金豹抓住了不放她動身。

明易生却在冷笑中夾以一絲驚異道：「小子，你知道的事情可眞不少！」

獨孤雲鎮靜地道：「自然了，我對你的一切都很清楚！」明易生大叫道：「你還知道些什麼？」獨孤雲微微一笑道：「我知你這太陽神功只練到八成火候，假如今天不被我打斷的話，最多還有一個月你就可以大成了……」

明易生冷冷一笑道：「那也只不過阻碍我一個月的進境而已！」獨孤雲也冷冷一笑道：「我以爲這一個月足足可以抵得上半年！」

明易生不禁一怔，獨孤雲也笑道：「你或許沒有想到現在已是九月將盡，到了十一月，陽光中的炎威已弱不足以供應你練功所需，你的太陽神功要想大成，最少也得等明年了……」

明易生臉色大變，厲聲叫道：「小子，你害得我好苦，實在留你不得！」說着他將長劍慢慢地朝前推進，精芒觸上獨孤雲的衣服，立刻冒起一縷清烟。獨孤雲被那股熾熱灼得眉心交皺，大聲叫道：「慢着，你眞的敢殺我！」

明易生被他叫得一怔道：「你的生死在我掌握之中，還有什麼敢不敢的！」獨孤雲冷笑道：「殺死我很簡單，你自已如何收塲呢？」明易生又是一怔道：「殺就殺了，還有什麼不能收塲的？」口中說着話，劍上精芒卻已漸漸縮短，獨孤雲好似解除了熾熱灼體的痛苦，輕撫了一下胸前道：「這句話你不必問我，我相信你自已比誰都清楚！」明易生臉色激變了半天，慢慢地放下劍道：「小子，那個人在那裏，與你有什麼關係？」獨孤雲一笑道：「你何必問呢？我也無可奉告，你只有守約的義務，只要不破壞約誓，其他的一切都不是你應該問的！」明易生又怔了半天，才大聲叫道：「小子！你滾吧！帶着這些人滾吧，下次別再讓我看見你……」

獨孤雲笑着從地上拾起自已的長劍，一面插回鞘中一面道：「在你太陽神劍沒練成之前，我不怕碰見你，也不怕你敢對我怎麼樣，而且在明年陽光轉强之前，我會想出別的方法阻撓你的：：」口中在說着話，眼睛卻在向黃金豹龍姑等人連連示意，慢慢地朝出口處退了出去！

當一行人轉出寒梅谷口時，獨孤雲一直雙眉深鎖，好像有着沉重的心事，背後的明易生卻在連連發出呼嘯，不久之後，先前與他們對手的兩頭巨猿飛也似地追了上來，攔在獨孤雲前面，拱起毛爪，連連比着手勢！龍姑見了忙作戒備道：「這個姓明的眞不要臉，自已答應了放我們走，卻又叫兩頭畜生攔阻我們……」

黃金豹連忙斥責道：「妳別胡說，明谷主不會那樣的？」獨孤雲卻低聲道：「牠們是找我來的！」那兩頭巨猿不但聽見了，而且還聽懂了，嘻開大嘴，連連點着毛茸茸的大頭。

獨孤雲挺身走了幾步道：「你們找我幹什麼？」一頭巨猿學着人的模樣，作了一揖，毛手連比帶劃，口中吱吱直叫。獨孤雲捉摸片刻，才明白牠的意思道：「你的主人叫我去？」巨猿搖搖頭，又作了一個揖，連叫帶比。獨孤雲也被弄糊塗了，眉頭一皺道：「既不是叫我去，又不准我離開，你們究竟是什麼意思？」巨猿被逼無奈，只得用脚趾在地上歪歪斜斜劃了一陣字，獨孤雲辨認半天，才看出那是個「請」字，乃笑笑道：「你的主人請我去？」巨猿笑了起來，毛頭連點，毛爪亂拱，形狀很是滑稽。獨孤雲一笑道：「看不出你還會寫字呢，你們主人又找我幹什麼？」巨猿搖搖頭，表示不知道，龍姑又道：「獨孤大哥！你還是不要去，那個姓明的找你絕對沒有什麼好事！」巨猿一聽又急了，先朝龍姑拱拱手，像是拜托她不要再說壞話，然後又用脚趾在那個請字旁邊連劃了幾個圓圈！

獨孤雲微微一笑道：「牠特別强調這個請字，表示明易生絕無惡意！」巨猿又連忙點頭，獨孤雲沉聲道：「他自已爲什麼不來？」巨猿跪了下來，啞啞哀叫，似乎在懇求獨孤雲前去，而且用手指指後面，又蓋在自己的臉上，怪態百出。

獨孤雲被牠的怪相逗笑了道：「你是說他不好意思來請我？」巨猿忙又點頭，獨孤雲笑着道：「吧了，看在你這頭畜生的份上，我去見他一次吧，不過這也沒有什麼用，我對他想知道的事，不會再透露什麼了？」巨猿見獨孤雲已答應前去，歡呼一聲，連忙朝他磕了一個頭，與另一頭巨猿跳躍而去！龍姑着忙地道：「大哥，您眞的要再去見他？」獨孤雲點點頭道：「是的，有很多問題他不弄清楚是不死心的，不過妳放心好了，這一次他絕對不會再找我打架……」

龍姑詫然地道：「大哥，您好像從來都沒有見過他，怎麼你們之間，竟有着許多秘密似的！」獨孤雲點點頭道：「不錯！這是他與另一個人的秘密，剛巧我也知道一點，所以我才敢那樣對待他，否則我們今天那有這麼容易脫身！」

龍姑想了一下才道：「既是你們之間的秘密，我們是不便陪你前去了，可是我眞不放心……」對着她天眞無邪的關切，獨孤雲倒是十分感動，拉起她的手，輕拍一下手背道：「謝謝妳，龍姑，妳放心好了，一定不會有什麼事的，而且我也不會躭誤太久，等一下我就到府上去辭行！」龍姑一怔道：「辭行？你要走了？」獨孤雲苦笑一下道：「我必須要走，因爲我還有許多事要辦……」龍姑黙然無語，眼看着他的背影又向谷中消失了！

（未完）

俠盜白金龍

大鬧跑馬廳

羅天·文　鳳簫·圖

年輕男子上吊

是黃昏時分，白金龍獨坐在小旅館裏，只聽得隔壁房間突然响起了驚嘆聲：「唷！有人上吊，救命啊！」接着撲通一响，像是重物摔在地板上。

旅館裏的人全趕來了，白金龍也不例外，推開房門出去，只見店小二橫躺在地板上，身邊倒着一張椅子，他正一手向房內亂指，一手撫住胸口，不斷喘氣。

那房門是開着的，房門上端有個氣窗，可以看見房內情形。那些趕來的人敲門的敲門，喊叫的喊叫，亂成一團，誰也沒有主意。

白金龍不由得又是好氣，又是好笑，說道：「你們儘喊叫管什麼用，快找斧頭啊！劈門進去。」

那羣人你看看我，我看看你，相互楞了半天，才有人道：「是啊！快找斧頭。」也有人道：「快破門進去，或許人還有得救。」然而還是不見人動手。

白金龍瞧出來了，這羣人是胆子小，誰也不敢先進去。于是，他更不遲疑，排衆而上，雙手在房門上一按，只聽得格嚓一响，門背的木門應手而斷，房門刷地一聲，向後直蕩出去。

門前擁着的一羣人，不約而同的「啊」了一聲，一雙脚像是釘在地板上一般，呆若木鷄。

房中的橫樑下，果然高吊着一個年輕男子，衣飾不惡，看樣子並不是生活陷于絕境的人。

白金龍已無暇想這麼多，脚下一起，直奔那年輕男子身前，雙臂抱住他的身軀，徐徐從繩圈中脫了出來，然後平放在地板上。

恐怖的情形比先前好了許多，房門外才有人顫聲問道：「老爹，他……他還有救沒有？」

原來白金龍爲了掩飾他自已的眞面目，依然化裝成老翁模樣，當他解下那年輕男子以後，在他的胸前一摸，才微微一笑道：「不妨事，還沒有斷氣。」

那羣人一聽還沒有斷氣，胆子頓時壯了不少，一窩蜂湧進房中來，紛紛說道：「到底是這位老爺子，見多識廣，我們簡直駭胡塗了，不知道怎樣辦才好。」

那店中掌櫃的更向白金龍求道：「老爺子，救人一命勝造七級浮屠，你就大發慈悲，救他一救吧！可憐他是出門人，家中少不了父母妻兒……」

白金龍接口道：「你用不着多說，老漢豈能見死不救？只是房間內人太多，阻碍行動，你還是快請他們出去，免致誤事。」

店掌櫃那敢怠慢，趕緊同店小二分頭將擁進

房來的閒人請出房外。那邊廂白金龍已解開那年輕男子的胸前衣衫，蹲于一側，力運丹田，眞氣源源從手掌中洩出，祇不過在那年輕男子胸前上下按了幾按，那男子巳是輕嘆了一聲，徐徐睜開眼來。

店掌櫃大喜道：「老爺子，托你的洪福，小店幸而逃出一塲災難，要不然減少生意還是小事，這塲官司就够麻煩的。」他一轉臉，眼珠子一凸，又向那年輕男子咆哮道：「小店與老兄往日無寃，近日無仇，縱有招待不周之處，亦請老兄原有一二，怎能使出恁般惡毒的手段來，小店豈不是毀在你手裏？」

那年輕男子也不知道聽到沒有，却眼睛一閉，淚下如雨，放聲痛哭起來。

店掌櫃更沒有好氣道：「老兄，小店巳是够倒霉的了，遇上你這種客人，難道你還嫌不够麼？就像死了老娘似的鬼哭神嚎。」

店小二也冷言冷語道：「客官，小店本錢少，利息薄，招待不起你這位大爺，還是請你大爺趁早上路吧！免得我做伙計的跟你大爺吃罣誤官司，我是上不得檯盤的人，見衙門就怕。」

白金龍是通情達理的人，知道那年輕人不是走上絕路，豈肯吊頸求死，當下勸阻那店掌櫃道：「你也別埋怨他，我看這位小哥也是一時想不開，才出此拙念，好在人巳經救回來了，你們去燒一點熱粥，讓這位小哥暖暖心，我老漢再跟他談幾句。」

店掌櫃還想再發作幾句，然而瞧在白金龍臉上，只好帶了店小二，快快而退。

祇怪自己不好

那年輕人依然躺在地板上，尋死覓活，痛哭不止。

白金龍嘆了一口氣道：「小哥兒，你有什麼事過不去，儘管跟我說吧！多一個人多一個商量，再難解決的事也有辦法。」

那年輕人只是抱頭痛哭，嘴上不住嗚咽道：「是我自己不好，自己該死，媽媽——」他年紀輕，所以一哭到悲傷處，不由自己的喊媽。

白金龍搖了一搖頭，又道：「你哭，你喊媽，這又管得了什麼用？你總要說出事情原因來，我才好替你拿主意，就算你做錯了事，只要能改過，所謂浪子回頭金不換，從新做人，豈

不是比你尋死好的多。」

這幾句話似乎打動了那年輕人的內，不覺止住啼哭，抬起頭來，呆呆瞧着白金龍。

白金龍又微微一笑道：「前些時我也救過一個人，他跟你一樣，一時想不開，上吊求死，然而醒轉來以後，他知道做錯了，天底下沒有解決不了的事。」

那年輕人突然一躍而起，一翻身拜倒在白金龍身前，大嚷道：「老爺子，你是我的救命恩人，就如我重生父母一般……」

白金龍的年齡也跟那年輕人不相上下，怎能受此重禮，也不等他說下去，一閃身避過一邊，嘴上道：「小兄弟，你起來吧！聽你口音，像是來得很遠，不像是附近的江浙兩省人。」

那年輕人磕了三個響頭，依然跪在地上，不肯起身，嘴上却清晰答道：「老爺子說的對，我的家遠隔上海幾千里以外，我是四川人。」

白金龍哦了一聲，道：「怪不得你說的話，聽起來很吃力，快起來吧！咱們慢慢談。」一面說，一面右手一伸，輕輕向上一抬，那年輕人已不由自主的站起身，白金龍又端來一張椅子，要他坐下，才微笑問道：「你尋死覓活，是不是爲了錢？你也太看不開，錢是人賺來的，留得青山在，那怕沒柴燒……」

一提到錢字上，那年輕人的淚珠兒，又像斷了線的珍珠，泣然而下，雙手捧着腦袋，不住嗚嗚咽咽地喊着：「媽，我不孝，我對不起你……」

白金龍默然思索了一會兒，才搖頭嘆息道：「年輕人戒之在色，你是不是像戲裏面的王金龍？千金買一笑，將錢揮數化在妓院裏。」

那年輕人立即搖頭否認道：「沒有的事，臨走時我媽吩咐過的，千萬近不得女人，色字頭上一把刀，倘使我不聽媽媽的話，我就不是孝順兒子。」

白金龍微微一笑，又道：「那你是進了賭場，將錢輸完了？」

那年輕人又搖頭道：「我連麻雀牌九都不懂，怎會去上賭場？」

白金龍不覺微含怒意道：「那你是遇上了小偷，或是土匪，將你身上的錢全部盜走？快告訴我，在那裏失去準替你找回來。」

年輕人又搖着腦袋道：「老爺子，都不是的，我的錢是在馬場……」說到場字上，似乎有點難以出口，又口吃吃的停住話頭。

白金龍在上海剛修建馬場的時候，倒是去過一次，爲那些做苦工的，和有坟地的，爭回了一部份利益。然而他不懂得馬場是做什麼用的，總以爲是跑馬射箭，跟那練武場一般用途。所以他又笑了一笑道：「我知道了，你是進馬場去，一時騎馬騎得高興，將錢包騎丟了是不是？不過，這也犯不着尋死啊！」

那年輕人忸怩了一下，方低下頭道：「老爺子，你祇猜對了一半，不錯，我丟了錢，然而我的錢不是……」他又嘆了一口，續道：「總之，一言難盡，祇怪我自己不好。」

白金龍呵呵大笑道：「不管你怎樣丟，只要是爲了錢，這就好辦。」

那年輕人憂色畧減，跟着說出一番經過來。

進了跑馬廳

原來那年輕人姓田，單名叫做耕，是四川成都人，年齡還不到二十歲，在家鄉時就仰慕西洋文明，所以不讀四書五經，却喜歡的是愛皮西帶，進過幾年外國語學堂，造詣雖不高深，普通交際應酬當然毫無困難。

他當然不以學了幾句交際會話而滿足，要繼續深造，然而在成都城，能教他的人已沒有幾個，所以不遠千里，負笈而來，同時還抱着出洋留學的打算。

然而田耕是窮人家子弟，父親早死了，只靠着十幾畝田母子相依爲命。田耕要到上海來，不要說學費，盤川就是個大問題。

好在田老太太是深明大義之人，爲了兒子前途，甘心將十幾畝良田出賣，所得來的錢做爲兒子學費，自己情願替人家傭工，洗洗補補，以維生計，只希望兒子讀書上進，將來能做了洋進士洋翰林，也不負自己一番苦心。

那時候田地不値錢，十幾畝田只賣了將近一百兩銀子，折合洋錢也祇有一百二十幾塊，所以田耕帶了一百現洋上路，乘船東下，路上去了盤川錢，到上海時已祇剩下八十幾塊，照當時生活程度，省吃儉用的話，足可以維持兩年有餘。而且他還抱着半工半讀的打算，所以錢雖少，他却無憂無慮，前途一片光明。

他到上海之後，人生地不熟，當然先找旅館

，再想其它辦法。同時他也知道上海扒手厲害，那八十多塊錢是他的命根子，萬萬丟不得的。所以他在離開家鄉時，田老太太就爲他做了一根腰帶，將洋錢盡數塞在腰帶裏，日夜不離身，身上雖然辛苦一點，沉重異常，總比藏在其他地方保險。

今天也是合該他倒霉，進租界去逛逛，順脚就走至跑馬廳門口，只聽得馬場內人頭洶湧，喊聲雷動，眞比戲院子熱鬧。

田耕是年輕人，少不了好奇心，順脚就向大門口內走，只見門旁有一個指標，寫着「華人入口處」，他就沿着指標，進了一所看台，只見跑道上綠草如茵，就像是鋪了一層地氈，却不見有什麼馬兒。

原來那時候的上海跑馬廳，還在初創時期，爲了吸引賭客，並不收入場費，唯一的限制是華人看台跟洋人看台隔離，洋人可以隨意進華人看台來，華人却禁止上洋人的看台去。

田耕是大鄉佬，完全看不懂什麼一回事，只見許多人忙忙碌碌，進進出出，手上抓着一張小紙片，像是珍貴異常，可是地面上却又丟棄了無數小紙片，有的已經撕成粉碎，有的却完整如故。

田耕更是不懂了，正是懵懵懂懂之際，却又聽得轟然一聲，看台上的人都站起身來，伸長了頸子，聚精會神的向跑道上望去。

田耕當然也跟着向跑道望去，只見十餘騎高頭大馬，馬上騎者都披上紅紅綠綠的綵衣，馬腹上還掛着號碼，在看台前綫馳而過，接着在一條柱子附近，十幾匹馬排成一條橫線。

田耕已經看出些苗頭來了，所謂秀才不出門，能知天下事，他到底讀過幾年書，知識較豐，懂得這是競賽，在一定距離內，競爭馬匹速度。

果然不錯，那十餘騎馬兒在一聲號令之下，有如急箭離弦，疾衝而出，在看台前一掠而過，那看台上的觀衆更熱鬧了，指手劃足，談論紛紜。

那跑道是作橢圓形的，十幾匹馬兒已分出先後次序，你追我趕，忽上忽落，一個圈子下來，又回到了看台前面，那看台上的觀衆就像瘋狂了一般，舉起拳頭，拚命大喊，就像是要拚個死活一般。

馬兒衝到終點了，看台上的觀衆更是怪狀百出，有的大喜若狂，手舞足蹈，有的却面若死灰，傷心欲淚，有的更呶呶不休，大放厥詞，說某匹馬跑的不好，該贏而沒有贏，一面孔慷慨激昂的神色。

小紙片可以換錢

田耕有些奇怪，心想：「管他那匹馬跑第一都是一樣，事實上每次競賽總有先後，難道要每匹馬都是第一不成？又何必恁般緊張。」

他越想越奇怪，然而奇怪的事還在後邊呢？只聽得看台上有人舉起喇叭筒，大聲報告道：「第六場賽馬結果，第一名八號紅獅，派彩六元三角，第二名五號……」

田耕聽得很清楚，然而他聽不懂話中意思。不錯，八號馬是首先衝過終點，可是派彩六元三角又是怎麼回事？難道是給跑第一的獎金，可是數目零零碎碎，又顯得太少了一點……

他還沒有想出道理來，只見有些人，興高采烈的拿着小紙片，走進看台底層的小屋去，接着又喜氣洋洋的捧着洋錢鈔票出來。還有些人，却咬牙切齒的將小紙片撕成幾片，恨恨的扔在地面，還大力用脚踹上幾踹，才像是消了他心中那口惡氣。

田耕將一切看在眼裏，不覺更有趣味了，一彎腰從脚下拾起一張紙片，看個究竟，只見那紙片是印就的，寫着日期，號碼，以及一個英文名稱，右角上更有銀元一元的記號。

他還是看不懂，正自像解啞謎似的捧着那張紙片，呆呆而立，却又聽得身旁有人問道：「老王，你買了幾張，這一場的派彩不錯。」

田耕抬頭望去，只見迎面走來一個中年人，手上捧着一堆洋錢，約摸有三十來塊，嘴角更裂出喜色道：「劉大哥，我本來想買一張十塊錢的大票，心裏嘀嘀咕咕，總不敢放胆下手，走近票房門口，又打了個對折，只買了五塊錢，眞可惜，五六得三十，眼睜睜望着少贏了三十多塊。」

田耕是聰明人，一聽那人說話，再跟手上的小紙片一對照，心中已明白了大半，暗想：「原來這是賭錢的玩意兒，怪不得有人拿紙片換錢，有人將紙片撕成粉碎，自己從不喜歡賭博，還是趕快離去爲是。」他剛提脚走了幾步，心中忽又

想道：「既然來之，則安之，別人賭錢，我不賭就是，又何必急急離去。」他一面想着，一面更向前走了幾步，遠離開看台，獨自伏在跑道邊的木欄干上，欣賞馬場景色。

那木欄旁又走來兩名西人，衣冠楚楚，邊走邊談，在田耕附近停下脚步。

田耕是懂得英文的，無意之中聽得他們談論的內容，一個人說是三號羅賓漢一定可以贏出，而且還是冷門，不可錯過機會。另一個人也不多問，提脚就走，一會兒捧了一叠小紙片回來，說是買了一百元。

田耕聽在耳內，記在心裏，當時也沒有在意，想不到第七場出賽是，三號羅賓漢果然一馬當先，輕易掄元，看台上又是轟然雷動，都說爆出大冷門。

田耕還不懂大冷門是什麼意思，反正三號跑第一他是看清楚了，及至看台上的喇叭筒，報出三號馬派彩，一元竟高至五十八元二角，他才不禁怦然心動，暗想：「剛才那位洋人，一下就買了一百元，連本帶利不就是五千八百二十元麼？」

田耕在木欄旁呆了半天，一面又摸摸腰上的那根藏洋錢的腰帶，心想：「倘使我能狠狠心，將腰帶裏的洋錢都買下去，就算他八十塊吧！五八得四十，八八六十四，總數就該是四千六百多元，我不是發財了麼？不要說是繳學費讀書，連成家立業，買田買地都是够了。」

他敵不過錢財引誘，心中少不了有些懊悔，眼睛不由自主的又去找那兩個洋人。希望再能聽到什麼消息，自己也試上一試。

說也湊巧，那兩個洋人捧着一大叠鈔票，又笑嘻嘻地在田耕附近停下了。

上一次田耕是無意中聽來，這一次卻豎起耳朵，聚精會神去聽，心裏面更是默唸着菩薩保佑，讓自己能聽到些什麼消息。

皇天不負苦心人，果然又讓他聽到了，說是五號馬特別快車十拿九穩，能跑第一。

田耕一聽到這句話，再不遲疑，拔脚就向賣票子的窗口跑，一面暗暗從腰帶裏摸出十塊大洋錢。

他走近票窗門口，不覺又遲疑起來，十塊錢不是一個小數目，足可以維持三個月的生活，然而另一種引誘，卻又不能使他不買。

他將十塊錢遞上去，臨時又捨不得，留下了一半，只買了五塊錢，拿了五張米黃色的小紙片退下來，趕緊奔向木欄干旁，這時候他的心境，與剛進來時完全不同了，額上汗如雨下，心口撲通撲通亂跳。

馬兒開始起跑了，他只瘋狂地叫着，五號馬不上不下，混在馬羣中，他幾乎要趕到馬背上去，代騎師揮上幾鞭才舒服。

一個圈子下來了，五號馬像是騰雲駕霧一般，輕易地越衆而出，搶前領先，直趨終點。

全部輸凈

田耕只是在叫，馬兒過終點他還在叫，可不是嗎？五號馬贏了。現在他又懊悔了，狠狠在腦袋上鑿了一下，幹麼十塊錢都不買下去？

看台上的喇叭筒又响了，報出派彩數目，田耕又有一些失望了。在他的想像中，沒有五十塊錢的派彩，也有二三十塊，再不然就像最先所聽到六塊三角也好。想不到喇叭筒裏宣佈的數目又打了個對折，只有三塊一角。

派彩再少總歸是贏了錢，田耕興冲冲領了十五塊五角到手上，除了本錢，淨贏十塊五角，在家鄉這是一畝多上好水田的價錢。

他說到此處，不覺嘆了一口氣，又提起右手，在自己腦袋上重重拍了兩下，悔恨之色，溢于言表。

白金龍從沒聽到過這麼多新鮮玩意兒，也聽得饒有趣味，不覺插口笑道：「田老弟，吃了甜頭就該走路，十塊大洋也不是小數目，我想你一定是貪心不足，得隴望蜀，以致弄得全軍盡墨。」

田耕還有什麼好隱瞞的，只得直說道：「老爺子，我眞是貪得無厭，贏了十塊錢，那肯就此歇手，又提着去找那兩名外國人，偷聽消息。」

白金龍道：「找到了沒有？」

田耕道：「找到了，而且還聽說二號馬可贏。」他又嘆了一口氣，續道：「我也財迷心竅，自己該死，上一場贏少了，這一場狠狠心，一下注就買了五十塊錢，心裏面還想，就算他派彩少吧！祇要能贏一百塊就够了，寄回家去，也讓我媽媽高興一下，那十幾畝田還可以贖回來，我在爺面也可以安心。」

白金龍笑問道：「這一次不靈了，是不是？」

田耕長嘆道：「可不是麼？一下就輸了五十塊，其中十塊是贏來的，其餘四十塊是我生活求學的老本，那時候我眞是求生不得，求死不能，那四十塊錢是不能丟的，我非拿回來不可。」

白金龍笑問道：「你怎麼能拿得回來呢？」

田耕帶着哭聲道：「老爺子，我全胡塗了，要拿回輸去的錢只有從馬場上想辦法。于是，我又去找那兩個洋人，希望下一場的消息給我好運，然而那兩個洋人找不到了，隔鄰的西人看台我又不能過去，有什麼辦法呢？我祇有自已胡亂拿主意。」

白金龍又微微一笑道：「結果是那四十塊沒贏回來，你腰帶裏的錢又跟着輸出去。」

田耕長嘆一口氣，默然了半晌，方道：「老爺子，我知道做錯了，一錯再錯，竟不念老母養育之恩，走此絕途，現在我要重新做人，我要活下去。」

白金龍呵呵大笑道：「好，好，這才是有志氣人的說話。」

田耕又道：「現在我身上是一文不名了，明天就得設法去找工做，暫時維持生活再說。」

白金龍豎起大拇指，又道了一聲「好」，方道：「老弟，我佩服你，有過立改，重新做人，然而你讀書求學的計劃又怎麼辦呢？」

田耕搖頭嘆氣道：「沒有辦法，誰讓自已起邪心，走錯路。吃一回虧，學一回乖，我只有再找機會，老爺子說得對，留得青山在，不怕沒柴燒，求學的計劃總有一天能實現。」

白金龍又呵呵大笑道：「別擔心，在那兒丟了錢，就在那裏找回來，明天我跟你一齊上跑馬廳去。」

田耕驚訝道：「你……你是說笑不是？」

白金龍伸出一隻食指，搖了一搖道：「只此一次，下不爲例，今晚你放心睡一覺，明天我再來找你。」說完話，又從衣衫掏出一塊大洋錢來，叮噹一响，擦在桌上，然後一轉身向門外走去。

田耕望着那塊洋錢，呆了半晌，還想向白金龍說幾句，然而白金龍已經走遠了。

彈指神功

第二天是星期日，中午時分，跑馬廳內已是人山人海，一片熱鬧。

白金龍同田耕也混在人叢中，那田耕更是一回生，兩回熟，已取了一份節目單，抓在手內。

第一場快開始了，售票窗口擠滿了人，白金龍毫不猶豫，掏出十塊錢道：「田老弟，你去買票吧！十塊錢掃數買一號。」

田耕望着節目單上，遲疑聲道：「老爺子，這四一號馬恐怕機會不大吧！口齒老，狀態差…」

白金龍不等他說完，已笑着接口道：「第一場不買一號，還買什麼？你去吧！不會有錯。」

田耕又遲疑了一下，才拿着十塊錢，走向售票窗口，換了一張小紙片回來。

開賽的時間到了，十二騎馬出來亮相，果然不錯，那頭一號又瘦又弱，馬鞍的騎師也是無精打彩，跟其餘的馬兒比起來，顯然不是對手。

田耕雖然無錢落注，可是白金龍的輸贏跟自已有密切關係，不由自主的嘆了一口氣。

白金龍也看出那匹馬兒不行，然而，他胸有成竹，毫不緊張，只是悠閒地觀看賽事進行。

發令員白旗一揮，閘網向上一起，十一匹馬齊衝出來，只有那匹一號馬，慢吞吞像老太爺似的，遠遠跟在馬羣後面。

田耕又情不自禁的喊道：「糟了。」一面說，一面又高舉起拳頭，大叫道：「一號，一號，」

白金龍微微一笑，也不去理他，場上出賽的馬兒，一個個圈子下來，一號馬號還是包尾，距離領先的那一匹，總有十幾馬位以上。

田耕更急了，恨不得自已以身代馬，嘴上只是力竭聲嘶的嚷着。

白金龍依然不慌不忙，直等那羣馬兒在木欄前一掠而過，他才右手的拇指食指輕輕一彈，一招「彈指神功」施出打暗器的手法，只見一粒黃豆，光芒一閃，疾飛而出。

這一道光芒太細微了，就算你使盡目力，也不容易發現，何況在競賽場中，人人緊張，頭昏眼花，就算看到了，也以爲是自已眼睛有毛病。

那一粒黃豆向前直飛，正好落在一號馬的屁股上，只見那頭一號老馬，「唏律」地一聲長嘶，竟大發老威，摔開大步，由後向前猛衝。

看台上的觀衆大嘩了，想不到這頭老馬還有餘力，紛紛嚷道：「要爆大冷門了。」

那田耕更是緊張異常，大叫道：「一號、一號，快，快——」

剎那之間，一號馬果然越過前面那一羣，領先直趨終點，反敗為勝。

田耕喜得打跌道：「贏了，贏了，老爺子，我們贏了，一號是大冷門，最少有五十塊派彩。」

白金龍也不做聲，呆呆望着看台上的那一羣人，心中若有所思。

喇叭筒裏宣佈派彩數目了，一號馬果然是大冷門，而且派彩的數字高達七十二元半。

田耕又喜得大叫道：「老爺子，我們買了十塊錢，連本帶利就是七百二十五塊。」

白金龍點點頭道：「好吧！你去領彩金，我在此處等你。」

秩序大亂　賽事中止

七百二十五元真不是一筆小數目，田耕手上又是鈔票又是洋錢，興冲冲的走回來。

白金龍只留給田耕五塊錢，其餘的錢掃數放入自己衣袋內。

田耕也沒有怨色，只是道：「老爺子，剛才那一場贏得僥倖，你說過的，得意不可再往，貪心要有止境，我們該可以走了。」

白金龍現出笑容道：「對，你說的對，我給你五塊錢，原以為你會去碰碰運氣。」

田耕却現出不愉快的神色道：「老爺子，昨天你是怎樣教訓我的，我豈能說話不算數？你賜我五塊錢，我已經是感大恩了，至少目前的生活無憂，我可以安心去找一份工做。」

白金龍笑道：「放心，放心，你求學的志願我一定要設法為你完成的。」他臉色一正，又道：「代你存五百塊錢到錢莊去，三年為期，期內你可以按時取利益作為生活費，三年期滿，你也學有所成，可取了這五百塊金本到外洋留學生。」

田耕幾乎不相信自已的耳朵，要不是在青天白日之下，他還以為在做夢，眼眶中淚珠兒閃閃，不知是悲是喜，怔了半晌，方道：「老爺子，你是我的重生母。不，你老人家的年齡大的多，我要叫你爺爺……」

白金龍的年齡根本與田耕不相上下，一聽要稱自已為爺爺，忍不住呵呵大笑。

田耕呆了一呆道：「老爺子，你笑什麼？難道我說錯了麼？」

白金龍忙道：「你也用不到感謝我，只要讀書用功就好，何況這一筆錢也不是我的，乃是他們大衆的。」一面說，一面向看台上的觀衆指了一指。

田耕滿臉孔慚愧，低下頭去道：「老爺子，你說的對，這一筆錢是他們大家的，我一定用功讀書，一俟學有所成，再為大家服務。」

白金龍點點頭，又道了一聲「好」。

田耕又催促道：「老爺子，我們可以走了。」

白金龍笑道：「還不忙，這所跑馬廳到底是害人的場所，不論誰輸誰贏，跑馬廳總歸是贏，我得好好管上一管，叫他們知道厲害。」

田耕緊聲道：「老爺子，你……」

白金龍微微一搖搖頭，阻止他說下去，那看台上又是哄然大叫，原來下一塲賽事又開始了。

十四馬兒，衝出閘網，在木欄干前疾馳而過。白金龍更不怠慢，右手輕輕一揮，真氣直透掌心，只見光芒一閃，跑道上三騎墮後的馬兒，不知如何，竟同時前蹄一蹶，倒下地去。

鞍背上的騎師怎能騎得住，懸空一個筋斗，倒翻下馬背，好在後面沒有馬衝上來，有驚無險，趕快一躍起身，退出跑道。

看台上的觀衆大叫了，一塲賽事接連摔倒三四馬，似乎很少聽說過。

那三名騎師也是莫名其妙，不住搖頭嘆氣。

其餘那七匹馬，也不理後面如何，各自猛策坐騎，奮勇爭先，領頭的那一匹更利害，遙遙放離了十幾個馬位，單騎放入直路，還是餘勇可賈。

說也奇怪，就在那先頭一騎剛近華人看台前，只見那馬又是前蹄一蹶，倒下地去，鞍背上騎師那料到有此一着，登時倒擲下馬背來，這一跌又摔的不輕，直挺挺的昏倒在草地上。

看台上的秩序亂極了，人們一個勁兒的向欄干後面湧，雜亂大叫道：「要踏死人，要踏死人。」

好在後面的騎師，一見前面出了意外，距離較遠，還能繞道避過。然而十四馬出賽，前後倒了四匹，真成意外中的意外。

其餘六騎馬，在木欄干前一掠而過，直奔終點，然而驀然又倒了五匹，只留下最前面的那一騎，還算安然無事，距離終點也只剩下十幾碼。

馬塲上秩序更亂了，觀衆就像是瘋狂一般，

你叫我喊，像是一霎神經病。

然而那未出意外的那一匹，還是不能逃出險境，就在離終點五六步處，連人帶馬翻下地來。

十四馬出賽，沒有一匹馬能過終點，這一塲賽事當然是作廢了，喇叭筒內立即宣佈當局決定，而且還拖了一個尾巴，說是本日以下各塲節目，全都停止，請觀衆離塲。

那田耕看得目瞪口呆，心中也暗暗猜疑是白金龍幹的好事。

白金龍望着那幾個愁眉苦臉，雪雪呼痛的騎師，更止不住暗暗得意，呵呵大笑起來。

田耕遲疑問道：「老爺子，還是怎麽回事，你知道麽？」

白金龍笑道：「你還看不出來，大家沒有輸，沒有贏，還不是很好麽？」

田耕望着白金龍的神色，猛地一點頭：「老爺子，我知道了。」

白金龍大笑道：「你知道了就好，我們走吧……」

就在人潮中，白金龍同田耕走出跑馬廳的大門。

—本段完— （全文未完）

遍譽港澳東南亞

星期小說文庫

網羅香港第一流名作家

多姿多采 美不勝收

每週出版一次 售價港幣四角

義薄雲天
大鬧斷魂谷

宗鴻羽見白鳳會中人對他出語不善；他心中的怒火已是忍無可忍。他並不是懼怕她們，無非是抱着無怨無仇何必多樹强敵之意。此時見那刑堂堂主言下大有出手留人之意，宗鴻羽不由霍然轉身，冷森森的回答：「當然要走，難道妳還留得住在下嗎？」老太婆聞言嘴唇一動，突又忍了下去，轉眼向白衣麗人望去，似在詢問總舵主要如何發落。

白衣麗人心念一轉，冷冷開口道：「宗鴻羽，只要你能在本舵主手下走出五招，今晚之事就此揭過。」話落沉着的輕移蓮步，向宗鴻羽走去。

宗鴻羽劍眉雙挑，冷然道：「總舵主如能五招之內不敗，宗鴻羽願自刎於古廟之中！」語氣之狂傲，更甚於白衣麗人千百倍。白鳳會中弟子，深知總舵主的武技高强，不由全都爲之嘩然，一個個全都冷哼不已，憤然之色映溢無遺。刑堂堂主，飛身擋在白衣麗人身

前，恭身道：「對付這等狂徒，何須勞動總舵主千金之體，就由卑職來教訓他也就够了！」話落未等白衣麗人回話，轉身冷然不屑的對宗鴻羽道：「宗鴻羽，只要你能在我「鐵面婆婆」蔡雪梅的手下走出五招，今晚之事就此拉倒！」

宗鴻羽聞言心頭一動，脫口問道：「妳就是當年君山獨挑三大寇的鐵面婆婆？」語氣甚是敬仰。

「鐵面婆婆」蔡雪梅冷笑一聲道：「怎麼！你怕了？」

宗鴻羽狂笑一聲，道：「在下只是覺得殺了妳可惜而已！」語氣平靜而自然，使人絲毫都不覺得他是在賣狂。

「鐵面婆婆」蔡雪梅，面對會中如此衆多的弟子，面子上如何掛得住，聞言不由氣得白髮顫動，精目帶煞，怒吼一聲道：「與老身躺下！」聲落招出，「捲浪淘沙」撲向宗鴻羽。只見「鐵面婆婆」蔡雪梅，身如電光激射，掌如怒浪千里，狂風怒號，刮面如刃，威力兇猛絕倫。

她一出招，便取宗鴻羽全身死穴，似乎她已存心一招將宗鴻羽置於死地似的。

宗鴻羽見此厲招，心中先是一驚，繼而大怒，冷哼一聲，「陸地行舟」，右脚點地，身體飄然左旋，右手拍出的狂風，斜劈「鐵面婆婆」蔡雪梅攻來的掌風。「波」的一聲，「鐵面婆婆」蔡雪梅攻來的掌風，已被宗鴻羽劈斜開去，她心頭不由一驚，當下錯步擰身，閃電轉旋，連攻出三招之多，應變之快，端的令人心悸。

白衣麗人心中一驚，駭然暗忖道：「想不到宗鴻羽武功竟已達此不可思議之境地，只怕蔡堂主今晚要敗於此人手中了。」嬌靨上登時流露出一種不安之色。

原來，「鐵面婆婆」蔡雪梅雖然以快得出奇的身法，回身連攻了三招，但却招招落空，而宗鴻羽根本就沒有出掌反擊。三招一過，四招已然走完。先前既有五招之約，第五招一過，這場搏鬥就要結束了，而兩人之間，乍看起來，却根本就沒有勝負的跡象。「白鳳會」中的弟子，不由個個心中使着暗勁，替「鐵面婆婆」蔡雪梅加油。就在這時，突見宗鴻羽冷叱一聲，道：「躺下去！」

就在「鐵面婆婆」蔡雪梅第四招剛落的一剎那，宗鴻羽突然凌空而起，雙掌揮動間，一片血光已向「鐵面婆婆」當頭罩了下來。白衣麗人見狀不由駭得驚叫道：「啊！血掌？」此時，「鐵面婆婆」蔡雪梅也已發現殺機臨頭，不由驚得暗呼一聲，道：「吾命休矣！」雙目一閉，但，一種求生的意志，使盡平生之力，舉掌向前推了出去，這只是一種本能的反應而已，說來可笑，她根本連宗鴻羽的影子也沒看到。眼看宗鴻羽雙掌已快拍下，而「鐵面婆婆」蔡雪梅的性命也已危在旦夕之際，突聽宗鴻羽朗笑一聲，飛身向後飄去，落身之處恰是那座如來佛像盤坐的腿上，敢情他根本就未存下要殺「鐵面婆婆」之心。

白衣麗人登時鬆了一大口氣，不由自主的抬眼向宗鴻羽落身之處一望，而這時宗鴻羽也剛好落足於佛像腿上。突然，一聲悶哼發自宗鴻羽口中，黑影一閃，宗鴻羽突然從如來佛腿上跌了下來，一絲鮮紅的血絲從他口中，緩緩地流了下來。白衣麗人與她身側的另一個老太婆，見狀全部不由自主的向前跨了一步，臉上同時掠過一絲不安之色。大雄殿中，突然爆出一聲震天價的歡呼之聲，道：「咳！堂主勝了，堂主勝了！」「鐵面婆婆」蔡雪梅聞言一怔，睜眼一看，更驚得連話都說不出來了。

她是當事之人，經過情形，她了解得最清楚，不由舉目向白衣麗人望去，因爲，在場之人，只有她能救她。然而，當她目光接觸到總舵主嬌艷的臉上時，她立刻又把事實否定了……

宗鴻羽吃力的從地上爬了起來，他紅潤的俊臉上，此時蒼白得怕人，但他星眸中却沒有絲毫怨恨之色。他淡然的掃了大廳中羣雄一眼，揮袖拭去嘴上血絲，冷漠的對「鐵面婆婆」蔡雪梅道：「妳勝了，妳們走吧！」

羣雄中突然走出一個年輕的漢子，冷然道：「宗鴻羽，你當初怎麼說的？」「鐵面婆婆」蔡雪梅冷聲道：「誰叫你多嘴？」話落抬眼望着宗鴻羽又道：「宗鴻羽，名聲是人生的第二生命，你不覺得太吃虧了嗎？」聲音有些感傷。

宗鴻羽黯然一笑，冷漠的道：「對堂主來說確是如此，但對我宗鴻羽——」他搖了搖頭，嘿然住口，略頓又道：「妳們走吧！」

白衣麗人突然移步向宗鴻羽走去，不知何時，她手中已多了一粒赤色的丹藥，她停步在宗鴻羽身前，伸手遞過去道：「你把這藥服下吧！」雖然一派命令式的語氣，但却懷着無限憐愛的情愫。宗鴻羽冷漠的掃了她一眼，只覺她如花似玉

的嬌軀上，流露着一絲淡淡的憂抑，那先前的冷漠已消失於無形，不知她愁的是什麼？宗鴻羽迅速把目光移開，冷冷的道：「宗鴻羽不願受此恩惠，總能主既然在此有事，宗某先走一步了。」話落側身讓過白衣麗人，舉步蹣跚向廟外走去。白衣麗人臉上痛苦的抽搐了一下，霍然轉身，冷然道：「宗鴻羽，江湖之上，還沒有人敢拒絕本能主的意思——只要你不怕死，儘管走好了！」嬌聲陰森無比。

白鳳會中的弟子，一見總能主發怒，不由全都凝功以待，阻住宗鴻羽的去路。宗鴻羽聞聲停步，冷然轉身道：「宗某並未阻止妳下手。」聲落掃了那如來佛像一眼，星目中突然掠過無窮殺機，轉身大步向廟外行去。阻路的羣雄，只覺宗鴻羽身上似乎透出一種逼人的氣息，不由的全都向兩側退了開去。

白衣麗人猛然向前跨了一步，突然，「鐵面婆婆」蔡雪梅黯然叫道：「總能主，妳先殺了卑職吧！」聲落精目中已浮現了一層淚光。白衣麗人沉重的嘆了口氣，無力的嬌聲道：「不能怪妳，那招「血雨腥風」，雖然只是第一招……唉！我們走吧！」這時宗鴻羽已然消失於廟門之外了。白鳳會中弟子，除了有數幾人知道內情之外，對剛才發生的一切，都覺得十分茫然，但也不敢多問，當下魚貫出去。

白衣麗人出得古廟，美目向四周微微流轉了一眼，只見四野茫茫，不由心中輕輕嘆息一聲，跨進門外一輛華麗的馬車中，絕塵而去。

東方漸漸浮現了彩霞，林中鳥兒也發出清脆的鳴聲，死沉沉的寂靜，黑夜已然渡過，大地又在晨曦催逼下，恢復了清醒。古廟中的巨燭已然燃到了最後的一分，漸漸的，熄滅於蒼茫的曉色之中，大雄寶殿，暫時又恢復了靜寂。突然，大雄殿頂上，飛鳥般的落下兩個胸繡藍鳳的老者，他們落地之後，向殿內掃了一眼，飄然出廟而去。這是白鳳會的規矩，在燭未滅之前，他們的人，決不全都離開開壇之地。

就在兩個老者離開不久，大雄殿內，突然飛出一個頭蒙紅巾，身着僧袍的怪人，他向四周迅速的掃了一眼，飛身躍上牆頭，向古廟右側林中飄去。在那紅巾蒙面怪人從右側牆上飛落的同時，左側牆上兩燕般的落下一個身着白衣白裙，胸繡紅鳳的絕色美女。她望了紅巾蒙頭的怪人一眼，冷然哼了一聲，飛身飄入大雄殿內，身法之快，猶如蝙蝠翔空。她進得大雄殿中，美目迅速的在廟內流覽一周，喃喃自語道：「難道他沒有再回來過？」話落，目光又緩緩轉移到那座巨大的如來佛上，狠狠的道：「早知他不回來，我不該放過他！」話落冷然一哼，突然玉掌一揚，香風過處，只聽「嘩啦！」一聲，那巨大的如來佛的大腹，已被她劈了一個大洞，裏面豁然竟是空空的。突然，另一個念頭掠過她腦海之中，只見她美目中殺機一閃，自語道：「莫非剛才出去之人就是？呀！不好！」聲落人起，飄然而出，向那紅巾蒙頭怪人消失的方向疾追下去！

再說宗鴻羽出得古廟，只覺腹內氣血翻湧不定，心知那如來佛中藏身之人，突襲背後的這一掌，用力極重，心中不由狠狠道：「大悲啊！大悲，我不該放過你？」舉步蹣跚向右林中走去。

本來，他在古廟中是可以把情形全盤托出的，但他却不願假別人之手，了却自己的事，再看，「鐵面婆婆」蔡雪梅，當年乃是俠義中人，如今已經偌大年紀，他也不忍使她當衆毀去聲譽，是以才毅然出廟而來。

宗鴻羽進得林中，找了一棵大樹，以背靠樹，盤膝跌坐調息療傷。樹上發出鳥鳴之時，宗鴻羽已進入物我兩忘之境，這是一種冒險的行動，宗鴻羽並非不知，而是時間已不容許他顧慮到這許多了。

驀地，宗鴻羽身外二十丈的林中，突然出現一個紅巾蒙頭的怪人，他兩隻精光閃閃的眼睛向四周掃視一陣，突然，發現宗鴻羽跌坐於大樹之下，陰沉的精眸中，登時爆射出重重殺機。只聽他陰沉沉的冷笑一聲，自語道：「宗鴻羽啊！宗鴻羽，這叫做命該如此。」話落緩緩舉手把頭上紅巾除去，霍然竟是那位僞善的大悲。

大悲迅速的把紅巾藏入懷中，躡足向宗鴻羽走去，隨着漸進的腳步，大悲緩緩把功力提聚於掌上，他準備一擊而中。宗鴻羽的壽命，似乎隨着時間一分一秒的消失，大悲已走到距他約有一丈左右的地方了，他如果此時出手，宗鴻羽決難逃過一死。但是，他却沒有出手，因爲，他想在一舉之下，把宗鴻羽置於死地，反正，此時他有足够的時間。於是，大悲臉上掠過一絲猙獰的笑意，這種表情，在他那慈眉善目的臉上，是多麼不對稱啊。

近了，更近了，這時宗鴻羽蒼白的俊臉上，

浮現一片淡淡的紅暈，顯示出他內腑的傷勢已開始好轉了。但是，他那會想到，死亡之神，正在慢慢的向他逼近呢？大悲終於停身在宗鴻羽身前五尺處了，緩緩把提足功力的雙掌，抬到胸口，他心中暗自獰笑着忖道：「小子，你不該找我大悲的麻煩，更不該有如此驚人的功力，嘿嘿！」思忖間雙掌已漸漸向宗鴻羽推去！

在這生死一瞬，千鈞一髮的剎那，驀地，白影一閃，宗鴻羽身側突然落下一個全身白衣白裙，胸前繡一隻紅鳳的絕代佳人，俏生生地站好一個適當的角度。她落地輕如鴻毛，了無聲息。

大悲見狀，心中不由一震，暗忖道：「糟了！」心中一動，雙掌一抬間，已對準了白衣麗人，抬眼故做驚異之狀，道：「阿彌陀佛！原來是白鳳會總舵主，老衲幾乎動錯了手！」此人應變真快，更令人驚異的是臉上平靜自然，從容無比。

白鳳會總舵主望了大悲一眼，檢衽一禮道：「原來是大師，大師是在替他護法？」

宗鴻羽俊臉上肌肉一陣搐動。低聲道：「不知此人是誰？老衲見他一人行功調息於此，深怕被野獸驚動了他，是以在此守候多時了。」

白鳳會總舵主心中暗自讚道：「好一個慈悲的有道高僧！」本來白鳳會總舵主並非輕與容易受騙之輩，乃是因大悲僧在江湖上早有善名在外，受人稱揚之故。

白鳳會總舵主望了宗鴻羽一眼，道：「此人乃是使整個江湖不安的宗鴻羽。」大悲心中一動，故意問道：「人性本善，老衲想，如果加以勸導，他必會改過從善的！」說話之際，雙目深深盯在白鳳會總舵主的臉上。

白鳳會總舵主搖頭不以為然的道：「只怕不可能！」大悲心中一喜，突然道：「老衲尚有點事，須赴溪淮一行，就煩女檀樾在此等候一下，還望女檀樾給他一個改過遷善之機。」話落盯了宗鴻羽一眼，暗忖道：「宗鴻羽，如今你碰上這不明底細，嫉惡如仇的白鳳會總舵主，就是老衲不動手，你也休想活命！」想罷轉身急行而去。

白鳳會總舵主目注大悲消失林外，突然喃喃自語道：「他雖有一付菩薩心腸，只可惜他所指的非能遷善改過之人。」話落美目中殺機一閃，輕移蓮步，向宗鴻羽行去。

宗鴻羽俊臉上的肌肉痛苦的搐動了一陣，也許白鳳會總舵主的喃喃自語之聲，已深深的刺傷了他落漠的心房。

突然，白鳳會總舵主，美目中射出的兩道冷芒落到宗鴻羽的臉上，觸目芳心不由為之一震，目中殺機不知不覺中已消失於無形，只冷冷的道：「宗鴻羽，你要是有此膽量，何妨平心靜氣的先將傷療好，再與本舵主一決勝負？」冷森的語聲，與她美目中的光芒恰好成了強烈的對比，只可惜宗鴻羽此刻雙目緊閉，看不到她臉上的表情。

宗鴻羽深深的吸了一口氣，強自壓下激動的心情，緩緩把四散的真氣凝聚於丹田，星目霍然一睜，冷然道：「宗鴻羽多謝姑娘不殺之恩，現在可以決勝負了吧。」聲落人已站了起來，但臉色卻仍是那麼蒼白，顯然，他並未將內傷療好。

白鳳會總舵主冷冷的道：「你並未把內傷療好！」宗鴻羽狂笑一聲，道：「總舵主，還是在下自己的事，妳不覺得管得太多了嗎？」語氣狂傲無比，這似乎是他連日來積壓下來的煩躁情緒，全部傾洩出來。

白鳳會總舵主，乃是武林中人人崇敬的兩位領導人物之一！那曾有人敢在她面前如此狂妄過，聞言登時氣得杏眼怒睜，冷然嬌叱一聲，道：「你以為本舵主怕了你？」話落玉掌一抬就要出手。

恰在此時，宗鴻羽先前依靠的大樹上，突然傳來一聲「嘩啦啦！」大響，一個粗獷的聲音叫道：「喂！你們慢點動手！」聲音一落，在兩人之間「噗」的一聲！落下一個手持鑌鐵齊眉棍，赤裸裸的上身，刺有九隻紅色紋龍的大漢。

宗鴻羽與白衣麗人同時吃了一驚，暗忖道：「以我的功力怎會沒有發覺此人是什麼時候來的！」思忖間，抬眼一看，只見此人年約二十五六，濃眉環眼，獅鼻海口，虬鬚捲腮，形像威猛無倫，但由他落地的聲響看來，此人輕功，實不高明。那漢子落地，掃了宗鴻羽一眼，聞雷似的叫道：「你這人真是狗咬呂洞賓，不識好人心，要不是人家姑娘及時趕到，你怕不早就死在那光頭手上了。」話落瞟了口唾沫，接道：「幸虧他那時沒有救你，不然，可也要與這位姑娘一樣，不落個冤枉才怪呢。」

白鳳會總舵主聞言心中一動，疑惑的忖道：「莫非我到達之時大悲正要殺他，這似乎不可能，大悲乃是江湖善僧，豈會……」抬眼望了望那

漢子一眼，隨又忖道：「此人長像乃是個渾人，這話出自他的口中，似乎不會有詐，但……」一時之間，倒眞把這心思細密，料事如神的白鳳會首領給難住了。

白鳳會總舵心念轉動，乃是一瞬間的事，只聽宗鴻羽冷然接道：「在下何必你救？」那漢子環眼一瞪，脫口道：「不用俺救，怎不早說，那時俺在樹上，幾乎就要跳下來了呢！」

宗鴻羽仍是聰明絕頂之人，一聽那大漢的話，已知他是個渾人，心中怒氣也就消失了，當下淡然道：「幸虧你沒救？」那漢子環眼連眨一陣，茫然問道：「爲什麼？難道你不是好人？」此人眞也渾得可以，世間那有一個壞人肯說自己壞的。宗鴻羽淡然笑道：「也許不是！」

白鳳會總舵主心中突然一動，她覺得自己好像了解了些什麼，她抬眼注定那漢子，問道：「你是誰，跑到這裏來做什麼？」那漢子對白鳳會總舵主極有好感，聞言想都沒想，脫口道：「師傅叫俺『九紋龍』，今夜來此，乃是要找一株七葉紫芝菓，完成俺的混元功。」

白鳳會總舵主一驚道：「七葉芝菓？」美目不由向宗鴻羽掃去，她以爲宗鴻羽臉上必然會現出驚異的光芒，因爲那紫芝之菓，正是助功療傷的絕世神藥啊！然而，她失望了，因爲宗鴻羽臉上沒有半點表情，似乎這事與他毫無關係一般，懷疑之念，不覺油然而生，再問道：「那株芝菓在什麼地方？」

「九紋龍」嘴唇剛自一動，突又停了下來，怒聲問道：「妳莫非想偷他的！」白鳳會總舵主望了宗鴻羽一眼，道：「天地間的至寶，唯有德者居之，怎能說偷呢？」

「九紋龍」是個實心眼，聞言不由大急，齊眉棍一揮，怒喝道：「妳說！妳敢不敢偷？」看樣子，只要白鳳會總舵主一說敢，他馬上就要出手了。

恰在這時，一陣微風過處，飄來一聲怒吼道：「大悲！你如敢再跨上一步，可休怪貧道無理！」聲音充滿了怒意。宗鴻羽平靜的俊臉上，閃聲突然掠過一片殺機，雙足一點地面，人已循聲追去。

白鳳會總舵主的美目，一直都在注意着宗鴻羽，見他一走，不由嬌叱一聲，道：「宗鴻羽你那裏走！」聲落，身若閃電直追上去。「九紋龍」目注兩人消失的方向，一愕道：「他們怎麼跑得這麼快，簡直是飛嘛！啊！不好，他們去的方向正是那地方。」想罷拿着齊眉棍，如飛般的向兩人消失的方向猛追而去。

宗鴻羽攀過疏林，眼前呈現一片起伏不平，亂石林立的山丘，那聲音傳來之處，似是在山丘的另一面。這時，旭日剛昇一半，萬道刺目的霞光，耀眼生花。宗鴻羽騰躍於亂石之上，如電光石火一般迅速，向山上飛奔而去，他身後二十幾丈之處，正緊跟着白衣麗人。這時，那喝罵之聲，更清楚的傳進宗鴻羽的耳中，顯然已有人動上武了。

不大工夫，宗鴻羽已奔上山頂，向下一看，不由一愕，敢情他立足之地是一處絕壁之巔，下面竟是一片廣闊的谷地，而那些聲響正是來自谷中。宗鴻羽俯身向下一掃視，恰好看到大悲正向自己立足之下的石壁上撲來，後面追着六個僧俗的老者。宗鴻羽心中一動，低頭延着石壁向下用眼一掃，只見足下二十丈左右之處，那荒草乾枯的石縫中，伸出一株紫色植物，心中不由恍然大悟。

這時，大悲也恰好奔到石壁之下，飛身向那株紫色植物撲去。宗鴻羽見狀星目中不由殺機一閃，冷叱一聲道：「大悲，納命來！」一式「血雨腥風」，凌空直撲向下，一片濛濛紅光，向大悲疾罩下去！大悲聞聲知人，不由驚得亡魂皆冒，當下也顧不得取那紫芝，凌空的身子，猛出雙足一點壁面，反身疾如脫弦之箭般的倒飛出二十丈遠，恰好落身於五個追來之人的身後，落地之後，頭也沒回，飛身竄入右面谷中去了。

本來，在大悲毫無防備之下，宗鴻羽血掌一出，他是絕難倖免的，那知，宗鴻羽內傷甚重，一招「血雨腥風」連半招都未使出，便已覺得內力不繼了，當下眼巴巴的看着大悲逃去，不由氣得他鋼牙咬得格格作響。

就在大悲逃脫之際，宗鴻羽已到達那紫芝之菓之旁，當下順手一抓，已把紫芝菓抓於手中，飄然落於地上。在宗鴻羽着地的同時，白鳳會總舵主也已追到，阻在宗鴻羽的身前。

谷中五人，作夢也沒想到，守候了半天的紫芝之菓，沒落入大悲手中，竟然被一個從未見過的少年得去，不由怒吼一聲把宗鴻羽與白鳳會總舵主困於核心。

宗鴻羽坦然的低頭掃視了那紫芝菓一眼，只

見它高不盈尺，筆直的青莖之上，生着七片橢圓紫葉，每一片紫葉頂端，生着一粒珍珠大小，白濛濛的紫菓，清香撲鼻。

宗鴻羽抬眼望了五人一眼，淡然道：「以五位的年齡而論，當屬江湖上佼佼之流。」白鳳會總舵主冷冷掃了五人一眼道：「雲鶴！了緣！想不到你們身爲掌門人，竟也未了此貪得之念，私自約鬥於此谷之中，如今被本舵主撞見了，你們還有何話可說？」語氣相當冷森。

雲鶴、了緣面色同時一變，竟然吶吶說不出話來，其他三人，更是臉色大變，如同老鼠見了貓似的。宗鴻羽心中不由暗忖道：「此女年紀輕輕，一言一行，竟能令江湖羣豪震驚，眞是匪夷所思！」白鳳會總舵主冷哼一聲，道：「你們怎麼不說話了。」雲鶴聞言，硬着頭皮跨上一步，道：「我等來此初意，仍是想一探「斷魂谷」，但想不到，一入此地，便發現了那株紫芝菓，是以……」白鳳會總舵主冷哼一聲道：「是以想得到它是不是？」話落一頓，突然冷聲又道：「你們自信有能力探察此谷嗎？」了緣慈眉一揚，低聲道：「我派已有許多弟子失踪於此，是以，老衲等五人，雖知不敵，但爲今後大計，却不能不冒險一試。」出語十分誠懇。

他們說話之際，宗鴻羽已將七粒芝菓托於手中，當下接口道：「就請總舵主將這些芝菓分配於他們吧！」話落將一把芝菓遞了過去。宗鴻羽這突如其來的舉動，大出羣雄意料之外，只當宗鴻羽是追隨白鳳會總舵主的會中弟子，當下心中不由全都暗中感激不已。但是，他們却沒想到，白鳳會總舵主比他們更驚異，她美目中射出兩道疑惑的光芒，深深的盯在宗鴻羽平靜的俊臉上，良久，良久，才冷冷的道：「宗鴻羽，你自己的需要只怕比他們更甚，這是你眞心的話嗎？」

宗鴻羽俊目中透出兩道憤怒的奇光，但是，他立刻又忍了下去，因爲他不想再樹立這些無謂的強敵。他冷然的掃了白鳳會總舵主一眼，突然沉聲喝道：「接住！」聲落手揚，六顆芝菓，映出六道閃光逕向六人射去，觸目可知，這正是人人想得的奇珍芝菓。

在場六人，同時伸手抓住了一顆射向自己的芝菓，但却沒有一人低頭察視，六人十二道迷茫的目光，全都落在宗鴻羽平靜而毫無表情的俊臉上，因爲宗鴻羽這種舉動使他們難以置信。

白鳳會總舵主美目中掠過無比歉疚與不安的光芒，直到她看到宗鴻羽手中還抓着一粒，那不安的心情，才稍微平復了些，這不是愛他，又是什麼呢？

雲鶴道人向前跨上一步，稽首爲禮道：「小檀樾胸襟之廣濶，令貧道欽佩，可否將大名見告？」說話間雙目中射出兩道欽敬的光芒。其他四人也都有同樣的想法，渴望知道這位把大材地寶看得如此淡薄的少年人，到底是誰？

白鳳會總舵主心中一動，暗自忖道：「這倒是你宗鴻羽拉攏羣雄的好機會，我却幾乎被你瞞住了。」她自以爲想得不錯，那知宗鴻羽聞言竟淡然一笑道：「在下並非諸位想見之人，不說也罷！」一頓接道：「芝菓雖株後不易久留，各位就請即刻服下吧！」話落緩緩轉過身去。

了緣低宣一聲佛號，道：「老衲以爲施主應該先服。」宗鴻羽沒有回頭，只淡淡道：「芝菓功能增壽，但在下服了却無異暴殄天物。」

「此物乃爲療病治傷聖藥，施主怎能說是暴殄天物？」

宗鴻羽淡然一笑道：「在下心意已決，多謝大師盛意了。」聲音平靜中，帶有些許凄凉。白鳳會總舵主一直都在細聽宗鴻羽的每一句話，他的每一句話，在場五人雖都似懂非懂，但聽在她耳中，却如一塊巨大的磐石，落在她平靜宛如止水的心湖裏，激起重重漣漪，當下忍不住接口道：「你不覺這決定太吃虧了嗎？」

宗鴻羽冷笑一聲，道：「在下的決定，也許正是總舵主所需要的，因在下多活一日，總舵主就多受威脅一天！」聲音冷漠而無感情。白鳳會總舵主聞言嬌軀突然一變，脫口道：「你怎麼知道是我需要的？」聲音激動以極。

恰在這時，從崖頂上落下了「九紋龍」，由於他輕功較弱，落地不由踉蹌退了一步，但他却不管這些，當下用眼一掃，首先發現了宗鴻羽手中的七葉紫芝，不由大喝一聲道：「好小子，俺道你跑得那麼快做什麼？却原來是偷俺的芝菓，老子跟你拚命了！」聲落，齊眉棍一招「秋風掃落葉」，忽的一聲，攔腰向宗鴻羽掃去，鐵棍未到，寒風刺膚生寒，此人臂力，端的驚人至極。

宗鴻羽聞聲轉身，雙目寒光一閃，對準來勢，突出一招「力伏巨龍」，閃電向棍端抓去，他這突如其來的動作，直把羣雄嚇了一跳，因爲「九紋龍」這全力施爲的一棍，其力道實在不下千

鈞之重。

白鳳會總舵主不自主的向前跨了一步，但卻已太晚了。只聽「啪！」的一聲巨響，宗鴻羽順着「九紋龍」攀出的棍勢，踉蹌側出三四步，俊臉上登時罩上一層青灰之色，但他卻把「九紋龍」的棍子抓住了。

宗鴻羽心中暗嘆一聲，忖道：「我忘了自己已受了內傷了！」思忖間，抬眼望了「九紋龍」一下，道：「你需要幾粒芝菓？」聲音平靜無比。「九紋龍」用力一拉，滿以爲可以把鐵棍抽回，因爲他看宗鴻羽實在是太文弱了。那知大謬不然，只覺那棍端如同連在一座巨山之上，別說拉回來，根本連搖都搖不動它，不由駭然忖道：「這小子莫非會邪術不成？」一雙虎目不由怔怔的望着宗鴻羽，不知如何開口好。

宗鴻羽淡然看了他一眼道：「我問你需要幾粒？」

「一粒就夠了！」

宗鴻羽揚手把掌中唯一的一粒芝菓丟給「九紋龍」，撤手扔掉鐵棍道：「快服下吧！」

「九紋龍」人雖然渾，內心卻純潔無比，當下抬眼問道：「喂！你還有幾粒？」雲鶴接口道：「他一粒也沒有了！」

「九紋龍」聞言一呆，突然問道：「真的！小子還你，俺不練那勞什子功了！」大步走到宗鴻羽身前，把芝菓遞了上去。宗鴻羽星目中透出兩道奇異的光芒，他揚手拍了拍「九紋龍」的赤膊，誠摯的笑道：「你不練那功，你師傅會失望的……」

「但是，俺吃了你就沒有了。」

宗鴻羽搖頭道：「我並不需要？」

「九紋龍」乃是個直腸人，聞言只道是真的，大嘴一裂，笑道：「小子，你是俺生平所見的最好的人了。」右手緊抓着宗鴻羽的肩胛，欣喜之情，形於言表。

渾人說實話，羣雄聞言，心中全都引起了共鳴，無數感激的目光，全都射向宗鴻羽，白鳳會總舵主芳心暗忖道：「其實，你比在場的任何一人更需要它，只可惜沒有八粒。」

宗鴻羽緩緩轉過身去，道：「各位請服下吧！在下願替各位守護一段時間。」話落舉步向右側走去，步伐有些蹣跚。羣雄都知道芝菓之性，當下也不敢耽擱，各個帶着愉快和歉意的心情，紛紛服下，閉目跌坐調息起來，只要是人，誰能脫離得了自私呢？

白鳳會總舵主環視了眾人一眼，心中暗嘆，忖道：「你們都是江湖成名人物，但你們的行爲與他相比，卻差得太遠了。」心念轉動間，舉步向宗鴻羽行去。她美目中，先前那絲令人見而生畏的冷漠光芒，不知何時已消失殆盡，誰也不知道究爲了什麼？她停身於宗鴻羽身前兩尺處，低聲道：「宗鴻羽，這芝菓是你得到的，本舵主不須服用，請收回吧！」

宗鴻羽聞言霍然轉身，冷冷的道：「總舵主既不願服用，何妨將它丟棄，豈不省事麼？」白鳳會總舵主一怔，突然冷聲道：「你這是什麼意思？」宗鴻羽冷電般的目光，掠過白鳳會總舵主的嬌靨，突然，他深深的嘆了口氣，轉身舉步向大悲消失的山谷行去，一面開聲道：「總舵主既然懷疑宗鴻羽分配芝菓非出至誠之心，自有不必服用的權利，宗鴻羽豈有相強之理？」聲落人已走出五丈之遙了。

白鳳會總舵主見宗鴻羽完全誤會了她的意思，芳心突覺沒來由的一酸，幾乎落了淚來，小嘴連連啓動數次，但卻說不出一句話來，但是她內心卻恨恨地叫了聲：「寃家！」

突然，她發現宗鴻羽已距谷口不滿十丈，芳心登時一驚，張口嬌喝道：「宗鴻羽，你要到那裏去？」聲音有些顫抖。宗鴻羽沒有止步，聞言只冷冷的道：「去在下要去的地方？」白鳳會總舵主急得張口道：「這些人呢？」宗鴻羽霍然止步轉身，脫口道：「在下相信總舵主不會置他們於不顧的。」

白鳳會總舵主美目幽幽的掃了宗鴻羽一眼，櫻桃小嘴一仰，把芝菓吞了下去，緩緩盤膝跌坐地上。她想：「這樣你總不會再走了吧。這一着大出宗鴻羽意料之外，他想不通她先前拒絕服用，而此刻卻爲什麼要自動服下去。宗鴻羽無可奈何搖了搖頭，舉步走了回來，只有擔任一次守護的義務。

易逝的時光在沉默中悄悄的溜過，然而，溜過的一分一秒，對在場閉目調息的人，卻都有着不可磨滅的意義，因爲，他們的內功，都將在這短暫的時間之內，突飛猛進！宗鴻羽默默的望着天際一片在初日霞光中飄動的浮雲，他俊美的臉上，正浮現出一絲淡淡的憂抑，誰也不知道，他在想些什麼。

白鳳會總舵主此時緩緩睜開迷人的美目，這些調息的人中，以她功力最深，是以她醒得最早。只見她本已紅潤艷麗的嬌靨上，此時似乎隱約中透出一片晶瑩之光彩，越發襯托出她的艷麗。她深深的凝視了宗鴻羽一眼，輕輕的躍起，舉步向他走去。宗鴻羽對此毫無所覺，也許，此刻他心中正在想一件十分重大的事情。

白鳳會總舵主停步於宗鴻羽身後三尺之處，突然輕聲問道：「你在想什麼？」聲音嬌柔中，充滿了深切關懷之意。宗鴻羽沒有回頭，只淡淡的道：「總舵主既已清醒，此間已無在下的事了。」話落探手入懷，取出一隻墨綠色的玉瓶，舉步向右側山谷走去。

白鳳會總舵主美靨一變，突然飛身阻在宗鴻羽身前，問道：「你要到那裏去？」宗鴻羽劍眉一剔，道：「總舵主不覺得管得太多了麼？」聲音冷漠無比。

白鳳會總舵主芳心一沉，冷然道：「那裏你都可以去，唯有此谷不許你進去？」她話意冷漠中肯定無比。宗鴻羽冷笑一聲道：「爲什麼？」白鳳會總舵主粉臉沒來由的一紅，把目光從宗鴻羽臉上移開，冷冷的道：「因爲你會死在裏面！」

「這不正是總舵主所希望的嗎？」

白鳳會總舵主霍然轉臉注定宗鴻羽，激動的道：「我什麼時候說過希望你死？你說！」聲音有些顫抖，那迷人的美眸中，也緩緩濛上一層淚光，只是此女個性堅强，未讓那淚珠落下而已。宗鴻羽見狀心中不由一軟，暗忖道：「此女心地善良，爲維護武林平靜，她要殺我宗鴻羽，也不能算錯，錯只錯在我無法指出那些人的罪狀，唉！」宗鴻羽實乃是個面冷心熱之人，他有着一顆爲人服務的赤誠之心，但他所要做的事，却無人能够諒解。

宗鴻羽抬眼注視着蔚藍的天空，沉沉的嘆了一口氣，淡然道：「也許總舵主並無此心，但在下去意已決，對總舵的善意，在下心領了。」坦然開步向右側山谷走去。白鳳會總舵主芳心大震，橫步阻在宗鴻羽身前道：「只要你勝得了本舵主，你再進去！」

宗鴻羽聞言一怔，突然冷笑道：「總舵主以爲宗某怕妳？」

「最好是不怕！」宗鴻羽伸手拔去墨綠玉瓶之蓋，順勢倒出一粒綠色藥丸，準備服用。

宗鴻羽的一舉一動，全都落在白鳳會總舵主眼中，她一見那墨綠玉瓶，心中已然爲之一驚，因爲這玉瓶極像江湖上傳說的一種盛裝毒丹之瓶。等宗鴻羽把那丹藥倒出，她粉臉登時爲之色變，嬌呼一聲道：「宗鴻羽，不許服！」聲落嬌軀一閃，已撲向宗鴻羽，右手招化「滄海撈針」，抓向宗鴻羽手中的藥丸。

白鳳會總舵主這突如其來的襲擊，大出宗鴻羽意料之外，只當是她要趁機下手攻招，不由心頭一怔，急忙把將舉起送藥丸的右手放下，一式「脫袍換位」，閃電退出四丈以外，反應之快令人咋舌。但是，他快，白鳳會總舵主却也不慢，就在宗鴻羽雙脚剛一着地，白鳳會總舵主一招「金龍探爪」已如狂風般的急追而到。

宗鴻羽這次已有了防備，劍眉一挑，冷然道：「總舵主確實會把握時機。」說話間招化「千里來鴻」反身攻了上來。

白鳳會總舵主此時心亂如麻，千頭萬緒根本就不知該從何說起，心情煩亂中，她只覺得唯有儘快將宗鴻羽制住，使他無法服食那丹藥，其他事情才有處理的時間。因此，宗鴻羽冷言相譏，她根本就置之不理，只是不停的全力攻擊。

白鳳會總舵主乃是統率整個武林的兩大奇女子之一，以她如此年紀，能够使武林羣雄欽服，其武功自然有超越羣倫之長了。但見她婀娜的嬌軀，飄忽如翩翩起舞的彩蝶，美妙中，有神鬼莫測的變換，玉掌滾滾，狂風怒吼，狀似將要吞滅江山河嶽，威力端的駭人聽聞之極。

宗鴻羽雖有驚天地泣鬼神的「血掌」，但他却不能使用，一者由於他內腑已傷，真力有所不繼，再者，他也不忍心殺害這艷麗而心地善良的江湖奇女子，是以，五十招一過，宗鴻羽蒼白的俊臉上，已滾下粒粒豆大的汗珠了。他抬眼注定白鳳會總舵主，坦然道：「總舵主，不出十招，妳就可將宗鴻羽置於死地了。」聲音十分冷漠。

白鳳會總舵主一邊不停的攻擊着，一邊嬌聲道：「只要你不服用那丹藥，本舵主決不攻你。」聲音嬌柔中，帶有多少乞求之意，誰也猜不透這冷漠的佳人，此刻心中在想些什麼？宗鴻羽聞言心中一動，突然大喝一聲道：「住手！」聲如晴空焦雷，震人耳鼓，聲落人已飄出三丈以外，他手中抓着的丹藥已在飄身後退之際，送進了口中。

白鳳總舵主猛可裏被宗鴻羽的喝聲嚇了一跳，不覺怔手一怔，她聰敏的腦海裏，念頭一動，立刻明白了宗鴻羽的用意，但爲時却已太遲了。只見，她迷人的嬌靨上掠過一絲痛苦的抽搐，美眸中冷光盈盈的道：「你爲什麼要服那藥？」宗鴻羽淡然一笑道：「爲了與總舵主一爭短長。」

「我有丹藥可以治你的內傷……」

宗鴻羽淡漠的一笑道：「在下不願領總舵主的恩惠，因爲我們是處於不能並存的地位。」

白鳳會總舵主聞言緩緩垂下了粉頸，兩顆晶瑩的淚珠，已順着她蒼白的粉頰滾了下來，她幽怨的嬌聲道：「你恨我恨得這麼深嗎？」聲音有些顫抖。宗鴻羽聞言，只覺心頭一震，他似乎明白了些什麼，但他不敢確定，也不希望會是事實，因爲他知道自己在這個世界上，已沒有多久的時間好活了。

宗鴻羽聳聳肩，强壓下心底的情感，故意坦然一笑道：「在下並非恨你，實因在下今後要做的事，處處都違背總舵主對武林中人的期望，總舵主如不將在下剪除，則今後一年之內，江湖道上將無安寧之日。」話落緩緩盤膝坐了下去。

白鳳會總舵主櫻桃小口連連啓動着，以輕得幾乎只有她自已聽得到的聲音，喃喃自語的道：「你並非嗜殺之人，一定有原因，但你爲什麼始終不肯告訴我呢？難道我們在未相見之前，你已恨我了不成。」低喃的嬌語聲，充滿了凄艷、哀怨之情，聞之令人心酸淚落，無法自已。

就在此時，突聽一個粗獷的聲音叫道：「哇！哇！他媽的，眞爽快！」白鳳會總舵主聞聲知人，心中暗自驚忖道：「這「九紋龍」的功力，想不到竟然還在雲鶴、了緣等五人之上，但江湖上却從未聽過這號人物。」白鳳會總舵主思忖間，「九紋龍」已然走到宗鴻羽身前，他精光閃射的環眼掃了宗鴻羽一眼，抬頭愕愕的望着白鳳會總舵主，道：「喂！姑娘，他剛才跟那個混蛋打架？」語氣中充滿了怒意。

白鳳會總舵主美眸中寒光一閃，似乎就要發作，繼而轉念一想，忖道：「我何必跟這種渾人一般見識。」當卽笑問道：「你問他跟誰打了架作什麼？」

「九紋龍」毫不思索的脫口道：「我要揍他？」

白鳳會總舵主冷笑一聲，問道：「你爲什麼要幫他呢？」話落一指宗鴻羽。「九紋龍」理直氣壯似的一瞪環眼道：「難道妳不想幫他？」

「我要幫的人一定要是好人。」

「九紋龍」笑道：「他就是好人啊！」語氣肯定無比，毫無一絲牽强之意，好像宗鴻羽的好壞他知道得最淸楚似的。白鳳會總舵主蹙眉一皺，道：「你怎麼知道他是好人而非壞人呢？」

「九紋龍」不耐煩的道：「俺覺得他是好人就是好人嘛，還有什麼好問的，眞是……」白鳳會總舵主深知再說下去，也說不淸，只搖搖頭，道：「但我却……」

「九紋龍」未等她把話說完，突然環眼一瞪，怒聲問道：「怎麼？妳要說他不是好人？」看情勢，只要白鳳會總舵主點一下頭，他可能就要動手了。

白鳳會總舵主美目中掠過一片奇異的色彩，注定天邊一朶浮雲，喃喃道：「也許他是好人！」語氣十分奇怪，使人猜不透她此刻的心情是悲是喜，是憂是怒，也許，這位叱咤風雲，威鎭武林的絕代奇女子，此時已碰到她生平無法憑功力、智慧解決的難題了。

「九紋龍」心思簡單，那看得出這許多，他只要聽到她說宗鴻羽是好人，心中已然滿足了，只見他大嘴一裂，笑讚道：「嘛！姑娘，妳不但人好看，原來妳識人的本領也跟俺一樣厲害啊！」敢情他以爲自已非常高明。白鳳會舵主此時心中正亂，「九紋龍」所說的話，她一個字也沒聽進，只茫然的笑了笑，算是回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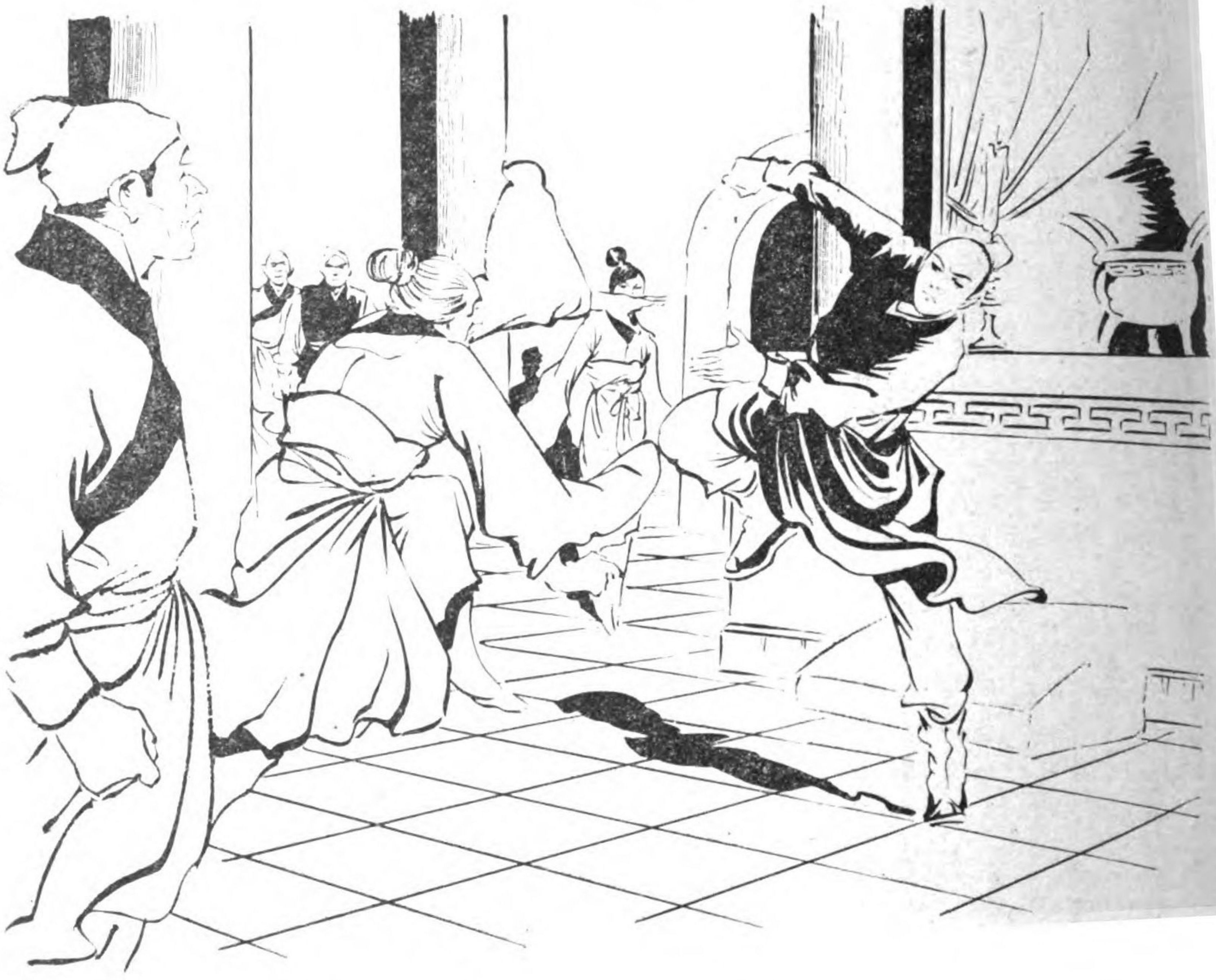
場中掠過一陣沉寂，突然，宗鴻羽緩緩睜開了星目，他蒼白的俊臉，此時已恢復了先前的紅潤，乍看起來，好像他內傷已都治好似的，但是……

宗鴻羽躍身站了起來，淡然的掃了身前兩人一眼，道：「有兩位守護，人手已足了，在下……」白鳳會總舵主插口急問道：「宗鴻羽你剛才服用的可是……可是……」她一連說了好幾個「可是」，但都沒有勇氣把下文接上，美目中透出一絲憂抑不安的光芒。

宗鴻羽心中暗然一嘆道：「是『摧心丹』！」白鳳總舵主聞言嬌軀一震，木然道：「摧心丹？宗鴻羽，你在摧殘你自己？」聲音充滿了責備之意。

「九紋龍」環眼不停的來回在二人臉上滾動，敢情，他不知道什麼是「摧心丹」。宗鴻羽淡

宗鴻羽不忍心使鐵面婆婆當衆敗倒，在一招「血雨腥風」使出時飄身而退。



然笑了笑道：「世間只有此物能使宗某暫復功力。」話落截然而止，舉步向右谷走去。

「九紋龍」飛身落到宗鴻羽身側道：「喂！你要上那兒去？」宗鴻羽朝谷中一指道：「到裏面去！」說話間並未停步。

「九紋龍」毫不考慮的道：「俺也去！」說着話跟宗鴻羽併肩而行。宗鴻羽止步搖頭道：「此谷名爲斷魂谷，乃是江湖上最有名的兇險之地，閣下既無要找之人，進去則甚！」

「九紋龍」巨掌一拍胸脯，發出「啪！」的一聲脆響，豪氣干雲的嚷道：「笑話，笑話，俺『九紋龍』早年住在墳墓裏，連鬼都不怕，還怕什麼，什麼……兇險！」他「什麼」了半天，才把「兇險」二字想起來。宗鴻羽仍然搖頭，道：「那裏面的人比鬼還可怕，不信你問……」一回頭，不由怔住了，因爲白鳳會總舵主就跟在他身後不滿五尺之處，不由問道：「總舵主也要去冒此兇險？」

白鳳會總舵主嬌靨一紅，突然冷笑一聲道：「此谷中人危及中原武林同道安全，本舵主早已有意往探此谷，你別自作多情，以爲本舵主是爲了你。」雖然說得振振有詞，但却牽强以極，因爲她早期儘可以率同會中高手來探，何苦一人前往冒險呢？顯然她對宗鴻羽已是情有獨鍾了。

宗鴻羽倒沒有去想這些，只淡然道：「那倒是宗某自作聰明了。」

「九紋龍」急道：「此谷中人，莫非比鬼還可怕，俺『九紋龍』非把它弄翻不可，可跟你沒有關係！」他一急之下，竟模仿起白鳳會總舵主的說法來。

宗鴻羽心急大悲去處，不顧再浪費時間，淡然回顧了二人一眼道：「那我們各行其事好了。」話落大步向谷中走去。「九紋龍」心中忖道：「俺要跟着你走，你又有什麼辦法。」心念電轉間，舉步相隨而行。

白鳳會總舵主回顧了趺坐的五人一眼，只見

雲鶴與了緣已然清醒，芳心中登時了却一件心事，急步跟宗鴻羽而去。

三人功力原本很高，一旦急步而行，雖非輕功提縱之術，但較之常人，却要快上五六倍。不大工夫，三人已進入斷魂谷狹口，三人面前呈現兩條岔道。一向東南，一向東北，中間爲一陡壁所分，不知通往何處？

兩條岔道入口，橫七豎八的散佈着無數骷髏頭，其數盈百，陰影遮蔽之下，看來特別顯得陰森恐怖。白鳳會總舵主不由自主的向宗鴻羽身側跨近了兩步，在少女天然的心理上，也許她覺得唯有接近他，是比較安全些。「九紋龍」環眼一眨，喃喃道：「他媽的，這裏住的鬼東西，眞的比鬼還要可怕些不成？」

這時，三人已走到兩條路口的交接之處了，宗鴻羽停步問道：「兩位選擇那條路？」

「九紋龍」問道：「你呢？」宗鴻羽一指向東北的一條路道：「在下走這一條。」

「九紋龍」脫口道：「俺也正要走這一條哪！」話落大步向裏走去。宗鴻羽微微一怔，一轉頭，只見那白鳳會總舵主已閃身繞過他，追隨着「九紋龍」向裏走去了。

谷道彎曲猶如盤腸，兩人的背影不大工夫，便已消失於第一個轉角處了，他們誰也沒回頭看宗鴻羽，也許，他們以爲宗鴻羽一定追隨而來的。宗鴻羽扭頭看了看左邊的一條，心說：「如果三人全都走一個方向，豈不給那大悲留了一條逃生之路。」思忖間正要向左邊走，突然，又一個念頭襲上心頭，道：「大悲乃是名貫武林之人，縱然與白鳳會總舵主相遇，她也不會爲難於她的，看來宗鴻羽一人的力量有些薄弱了。」他嘴角上浮出一絲孤獨的笑意，一時之間，不知該走那一條好。

就在這時，谷中突然傳來「九紋龍」的一聲大吼，道：「他媽的，你們以爲裝鬼扮神爺爺就害怕了不成！」聲如雷鳴，震人心弦。宗鴻羽聞聲心頭一動，轉身向谷中急奔而去。

就在宗鴻羽身影剛消失於第一個轉彎之處，東南方向的岔道裏，突然縱出兩個面目猙獰的怪人，他們朝宗鴻羽消失的方向，發出一聲陰森的冷笑，雙足略一點地，已如飄煙淡縷般的隨後追上去！宗鴻羽飛身前進，一路上，只見白骨處處，磷光閃閃，在陰影遮蔽的幽暗狹道裏，顯得陰森至極，猶如進入了鬼域。

狹道七彎八拐，身入其內，使人難辨方向。宗鴻羽轉了足有十幾個彎，突見亮光一閃，面前豁然開朗，目光到處，不由使他爲之一怔。只見場中「九紋龍」正自揮動着齊眉棍，與三個身着黑衣，滿面五顏六色，斑紋重疊的怪人打得十分激烈。白鳳會總舵主站於場外五丈之處，美目輕輕的掃視着宗鴻羽，似乎他已盼望了很久了。

宗鴻羽縱目環掃全谷一眼，只見此谷，約有二十丈方圓，地上亂石處處，枯草綿綿，樹木不生，情景荒涼以極，在那對面石岩壁上，有一座其大無比的山洞入口，那裏也就是本谷的中心地點。

宗鴻羽掃了打鬥中的「九紋龍」一眼，只見此時，他已完全取得先機，心中一寬，舉步向洞口走去。驀地，一個陰森猙獰的聲音起自宗鴻羽身後，道：「小子，不必向裏走了，這裏就是你的葬身之地了！」

宗鴻羽聞聲吃了一驚，霍然止步轉身，目光到處，只見兩個靑面獠牙，面目猙獰的怪人，正停在他面前不滿一丈之遙，心中不由一驚，忖道：「這兩個怪物什麽時候來的，我怎麽毫無所覺呢？」心念轉動間，已開口冷冷道：「就憑兩位也敢說此大話嗎？」右邊一人聞言狂笑一聲，道：「我倆人稱『守谷雙魂』，小子，你聽過嗎？嘿嘿……」充滿了殺機。

白鳳會總舵主聞言粉臉一凜，心說：「此二人既稱爲『守谷雙魂』，那歷年來進谷之人，必然是他二人所殺，此二人的功力大概決非弱者。」思忖間，不由自主的舉步向宗鴻羽走去。宗鴻羽冷笑一聲道：「那麽谷中的白骨，都是二位的傑作了？」

左邊那人笑答道：「當然，因爲狹道上白骨已夠多了，是以才讓你小子活着走到這裏。」宗鴻羽冷然笑道：「那倒是兩位對宗某格外施恩了。」聲落已把功力提聚於雙掌之上。右邊那人獰笑道：「不錯，你應該感謝大爺們。」話落向宗鴻羽欺進！

白鳳會總舵主此時已走到宗鴻羽身側兩尺左右之處，見狀芳心一凜，回視宗鴻羽一眼，傳音道：「宗鴻羽，此二人既能殺盡探谷之人，必懷有驚人毒招，交手時倒要小心一點。」宗鴻羽冷漠的一笑道：「這是在下的事！」

恰在這時，那邊傳來「九紋龍」悶雷似的聲

音叫道：「去你娘的吧！」聲落突聽「啪的」一聲臉響，接着傳來一聲淒厲的慘號，顯然已有人喪命於他的齊眉棍下了。

「九紋龍」一招得手，登時殺機大熾，大笑一聲，嚷道：「三個都不行了，兩個有什麼用，給俺躺下！」聲落接着又傳來兩聲慘號，不看可知，剩下的兩個人也死於他棍下了。「守谷雙魂」見狀大怒，右側一人，突然厲喝一聲道：「斷魂谷中，豈容你放肆，接招！」話聲一落，人已飛身向「九紋龍」撲去，一招「推山塡海」，挾着如山狂飈捲向「九紋龍」。宗鴻羽星目中寒光一閃，冷叱一聲道：「回去！」聲落，人已騰空而起，一招「力平五嶽」，硬接了那人一掌。

兩人身法都快，電光石火間，四掌已然接實。「轟！」的一聲震天價的大響過處，登時沙飛石走，狂飈盤空，地上多出一個三尺多深的大坑。沙土瀰漫中，宗鴻羽退了兩步，胸口氣血一浮，心中不由爲之駭然，因爲此人功力，似乎還在那大悲之上。

那怪人退了四五步，才拿樁站穩，那條右臂，酸麻無比，胸口微覺一窒，兩隻精光四射的眸子，駭然盯在宗鴻羽臉上，脫口問道：「你是誰？」宗鴻羽冷然道：「宗鴻羽。」

「宗鴻羽？」「守谷雙魂」同時脫口叫了出來，兩人精光閃閃的眸子中，同時透出無窮殺機，舉步向宗鴻羽走去。白鳳會總舵主冷冷一笑道：「兩位何不以眞面目相見？」聲落功力已提聚於雙掌。

右側那人陰惻惻的掃了白鳳會總舵主與「九紋龍」一眼，冷笑道：「兩位也要淌這道混水？」「九紋龍」大笑道：「什麼混水清水的，要打就快動手吧！」

宗鴻羽心急要找大悲，當下冷笑道：「大悲可在此谷中？」右側怪人獰笑道：「只要你勝得了我二人，大悲自然會出來相見。」

宗鴻羽星眸中殺機一閃，突然一招「狂風飛絮」拍向二人，道：「接招！」聲落招式已攻向二人胸口。「守谷雙魂」心中早已存了要殺宗鴻羽之心，見招同時狂吼一聲，左右一抄，攻向宗鴻羽，招式迅猛毒辣，所指部位，都是宗鴻羽全身死穴。

宗鴻羽一招「狂風飛絮」乃是誘敵之招，「守谷雙魂」招式一出，他突然身子一旋，脫出二人的包圍圈，掌式一變，電閃間，連攻了右側怪人七掌。

宗鴻羽武功本已高不可測，一旦集中全力攻向一人，其威力自然非同小可，但見他掌影飄忽，猶如漫天飛花，難辨虛實，力道千鈞，猶如泰山橫移，使人不知道從何防起。「守谷雙魂」武功本也不弱，但卻沒想到宗鴻羽身法會如此快，等他們發覺應變之時，左邊那人已來不及了。右側那人，閃電轉身，剛想出招應敵，不想宗鴻羽掌風已到達他胸口不滿半尺之處了。生死一髮，那怪人本能的用上了他生平絕學，雙足猛一點地，人如電光般的沖空而起，險險的脫出宗鴻羽的掌風範圍。

白鳳會總舵主見狀不由驚叫道：「咦！原來是『雲中鶴』吳道平！」就在白鳳會總舵主驚呼之聲方起之際，突聽宗鴻羽發出一聲冷酷無比的冷笑之聲，黑影一閃，已失去了他的踪影。

驀地，半空中傳來，那怪人一聲驚呼，地面上「砰！」的一聲，落下來一人，接着黑影一閃，那人對面落下了手持面具的宗鴻羽。

「九紋龍」抬眼一看，只見先前騰空那怪人，此時已變成一個白淨面皮，臉形清癯的五旬老者，他沒有看清宗鴻羽的身法，不由驚聲道：「咦！老小子，你敢情是孫悟空轉世的，怎麼會變啊！」說話間，環眼緊盯在那人臉上，狀似十分駭異。白鳳會總舵主却迷惑的望着宗鴻羽，心中不停的思忖道：「此人武功到底有多深啊？」

宗鴻羽星目中透出駭人的冷電，盯着自空中落下的老人，陰森冷酷的道：「雲中鶴，你知道『長江三傑』、『秦淮五義』是怎麼死的嗎？」聲音不大，但却令人聞聲心寒。

「雲中鶴」吳道平無法自已的退了三步，霎時之間，他臉上掠過，驚、怒、憂、懼的各種不同的表情。宗鴻羽用力把那張青面獠牙的面具丟在地上，陰森森的注定另一個怪人道：「雲中鷂，莫非你也要宗某替你剝下面具來？」那怪人聞言不由自主的退了一步，心中雖然恐懼無比，但却不甘就此聽人擺佈，因爲他們全都是江湖上有名望的人物了！他陰毒的掃了宗鴻羽一眼道：「只要你有此能耐！」說話間，雙掌之上，已提足了功力。

宗鴻羽星目中殺機盎然的道：「要宗某動手，只怕閣下臨死之前，要先受些痛苦。」聲落緩步向那怪人走去，他身上透出的寒氣，直把那人

逼得連退了三步。

突然，宗鴻羽冷叱一聲，衆人只覺眼前一花，黑影一閃，宗鴻羽已回到了原處，接着傳來那怪人的一聲驚呼。衆人不期然的扭頭望去，觸目一看，不由爲之一驚，因爲那人青面獠牙的兇像，此時已一變而成了一個赭紅面色，頷下留着五柳長鬚的五旬老者。

這些變化，寫來甚煩，但在當時，却只是眨眼間的工夫，在場四人，除了那白鳳會總舵主以外，誰也沒看清宗鴻羽用的是什麼身法。

「九紋龍」環眼眨了幾眨，愕愕的道：「這是什麼身法？」宗鴻羽用力把那面罩摔在地上，冷然掃了那人一眼道：「雲中鶴，你還有何話可說？」

「雲中鶴」吳道平，「雲中鵠」吳道濟，此時面色已顯得蒼白無比了，開頭他們一聽這少年是宗鴻羽，便知此人來意了，而那殺他之心，早已暗自決定，但是，那知事情竟會如此出人意料之外，此人武功竟然會高到這般驚人的地步呢？先前「雲中鶴」吳道平，人在空中，毫無準備之下，面具被宗鴻羽扯去，尙情有可原，但是，「雲中鵠」吳道濟是在全神戒備下，臉上的面具却照樣被揭去。

「雲中鶴」吳道平蒼白的臉上，連連抽動了一陣，突然開聲道：「宗鴻羽，老夫與你素不相識，你要把老夫怎樣？」他把「素不相識」四字提得聲調甚高，眼睛也不期然的向白鳳會總舵主望去，似在求援於她。

人，誰不怕死呢，「雲中鶴」吳道平兄弟二人，雖然都是江湖上很有名望的人，此時爲了求生存，也顧不得丟人現眼了。宗鴻羽冷森森的一笑，道：「吳氏兄弟，你們當年敢做，此時就該有勇氣承認。」語氣寒森中，充滿了無窮殺機，聲落起步向二人走去。

「雲中鵠」吳道濟恐怖的退了兩步道：「承認什麼？」聲音已有些顫抖，先前的威風盛氣，此時全都消失於無形之中，也許，他們心理上的武力，已全都被宗鴻羽瓦解了。宗鴻羽狂笑一聲，道：「什麼事情？你們去問問長江三傑與秦淮五義就知道了，哈哈……」笑聲震耳，直冲雲霄，殘酷中，充滿殺機。

白鳳會總舵主翠眉一皺，冷叱道：「宗鴻羽，不許殺他們！」宗鴻羽開聲劍眉一揚，霍然轉身冷笑道：「總舵主，在下早已說過，你我勢難兩立的，在下今日殺此二人，乃是勢在必行，總舵主如不服氣，何妨一起上來！」聲音堅決，毫無轉圜餘地。

「雲中鶴」吳道平兄弟二人，一聽宗鴻羽語氣毫無扭轉餘地，困獸反噬之心，油然而生，兩人彼此互視了一眼，一聲不響，飛身撲向宗鴻羽。

「雲中鶴」吳道平用了一招「飛瀑怒潮」，騰身空中出手，「雲中鵠」吳道濟，則以一招「平分秋色」猛擊宗鴻羽腹結死穴。兩人都存了拚命之心，出手招式不但威猛如山崩地裂，其攻擊部位更是毒辣之極，似乎想在一招之下，就將宗鴻羽置於死地。

宗鴻羽話剛說完，兩人擊出的狂飈已然近身了，其快捷迅速的程度，確實驚人以極。宗鴻羽臉上並無驚異之色，只是殺機盈然的星目中，此時又加深了一重。就在吳氏兄弟，四掌將要觸及宗鴻羽胸口的一剎那，只聽冷叱一聲，雙掌閃電揚了起來，紅光一閃，罩滿了數丈方圓。

「轟轟」兩聲震天價的大響過後，半空中同時傳來兩聲淒厲恐怖的慘號，接着「叭叭」兩聲悶響，吳氏兄弟，兩個巨大的身軀，同時跌出一丈開外，落地七孔流血，死於非命。

這兩個爲虎作倀，殺人無數的江湖人物，就此永別人寰了，但是，他們却沒料到，是死在十幾年前的一筆舊賬之上。

宗鴻羽俊臉上殺機已然消失，他怔怔的望着兩人的屍體，嘴唇連連啓動着，不知在喃喃自語些什麼？

「九紋龍」此時已被驚得呆了，他自身武功不弱，但却沒想到此人年紀輕輕，武功竟然會高出他如此之多。白鳳會總舵主美眸中透出一絲殺機，舉步向宗鴻羽背後走去，她此時覺得，只要宗鴻羽一天不死，江湖上確將永無寧日，因爲此人的手段，太以令人心驚了。她停身於宗鴻羽身後三尺處，玉掌連舉了數次，但却始終下不了手。宗鴻羽揮袖拭了一下俊臉上的汗珠，冷漠的開聲，道：「總舵主，此時確是妳下手的良機！」聲音平靜異常，好像白鳳會總舵主要殺的人並不是他似的。

百鳳會總舵主銀牙一咬，突然把玉掌撤回，冷笑道：「本舵主可以給你一個公平決鬥的機會。」

宗鴻羽緩緩轉過身來，平靜的掃了白鳳會總舵主一眼，道：「舵主一定不肯放過宗鴻羽？」

白鳳會總舵主冷然道：「你武功並不在本舵主之下，鹿死誰手尙難預料，誰生誰死，未免言之過早了。」

「九紋龍」此時已清醒過來，見狀不由嚷道：「喂！喂！好端端的怎麼又吵起來了。」宗鴻羽淡然的笑道：「總舵主俠胆佛心，宗鴻羽不忍傷害於妳，但宗鴻羽今日可以實言相告，在下殺害之人個個罪有應得。斷魂谷中，白骨纍纍，悉出自他倆所爲，難道他們還不該殺？」

「他們確實該殺，但你並非爲武林除害，何必言不由衷。」

宗鴻羽深深嘆了一口氣，道：「在下殺他們的原因，說了總舵主也不會相信，何況，在下也不願意爭取任何人的同情。」白鳳會總舵主笑道：「關鍵不在同情與否，乃是你今後將如何立足中原武林？」宗鴻羽黯然一笑，道：「一年時光易過，大不了中原羣雄挖了宗鴻羽藏身的黃土？」話落舉步向谷中走去。

白鳳會總舵主聞言粉臉頓時變色，脫口道：「我不懂你話中的意思，可否再說明白一點？」聲音已變得嬌柔無力。宗鴻羽一笑道：「總舵主不懂也好……」

「但我一定要懂！」聲音有些顫抖。

「九紋龍」瞪眼一眨道：「喂！俺也不懂啊！」宗鴻羽掃了兩人一眼道：「此地不宜久留，總舵主與這位兄台，既然認爲此谷中人該殺，那就由我宗鴻羽一人前往好了。」

「九紋龍」毫不思索嚷道：「那怎麼可以，有了熱鬧你一個人想獨攬？」白鳳會總舵主美目盯着宗鴻羽追問道：「你沒有解說明白我所以不懂嘛。」她嬌柔的語聲，幾近請求。

宗鴻羽聞聲止步，思索一陣，脫口道：「在下在這人世之間，只有一年可活。」話落大步向洞口走去。

白鳳會總舵主聞言芳心大震，飛身阻在宗鴻羽面前，低聲道：「宗鴻羽，你聽過『醫藥不死病』這句話嗎？」聲音充滿了勸慰，但却止不住美目中滾下了淚珠。

她與宗鴻羽相識才不到一天，甚至還想殺他，然而，此刻她聽說他只有一年可活時，却又止不住落下淚來，少女的心，也許永遠是個謎。

宗鴻羽心中黯然一嘆，但却裝作並無其事似的，笑道：「世間已無醫治在下之藥，總舵主，妳請回吧，斷魂谷乃是藏龍臥虎之地，今後江湖大計，仍賴總舵主維持，如此隻身冒險，實爲不智之舉。」

白鳳會總舵主突然仰起淚痕盈盈的嬌靨，道：「我與你在一起，並非一個人！」

「九紋龍」大嘴一裂，道：「是啊！還有俺哪！」在他心目中，也許永遠沒有憂慮二字的存在。宗鴻羽心頭一動，他深呼了一口眞氣，把目光移開，淡然笑道：「總舵主如爲武林羣雄着想，就不該獨探此谷！」

白鳳會總舵主泣聲道：「我爲什麼要爲他們着想？」她這話，似已向愛神屈服了。她的心目中已只有她所愛的人——

宗鴻羽聞言一怔，脫口道：「總舵主爲的是誰？」

「九紋龍」嚷道：「當然是你啦！俺也是爲你嘛！」他是有一句說一句，也不管對與不對。白鳳會總舵主默默垂下頭去，也許，這倔強的少女，眞個變了。

宗鴻羽此刻突然覺得心頭煩亂無比，沉聲道：「爲了一個只有一年生命的人，哈哈……你們太傻了。」笑聲充滿了自嘲，但却掩不住那絲淒凉的成份。白鳳會總舵主突然將美麗的面龐，仰天叫道：「不只一年，不只一年……」如像是在說給宗鴻羽聽，又像是加强自己的信心。就在這時，驀聽那洞中傳來一聲震耳大笑，道：「只怕連一天也活不了啦，哈哈……」笑聲未落，洞口突然出現一個白髮垂地，雙目深陷，形如厲鬼的矮胖老人。

白鳳會總舵主一見此人，不由驚得脫口道：「血魔王？」就在這時，三人身後同時落下了七個長髮披肩的怪人，把三人困於核心。同時，對面高峯上，此時突如飛燕般的掠落四個紫衣小婢，各持了一塊玉令，空氣顯得緊張萬分，場中劍拔弩張，另一場生死搏鬥的戰爭，大有一觸即發之勢！

此時的氣氛正當緊張萬分的時候，他們之中，誰也沒有發現對面崖上，突然飄落的那四個紫衣小婢。同樣的，斷魂谷中的人，也沒有一人發現，因爲，白鳳會總舵主與宗鴻羽的同時出現，已使他們無暇他顧了。

宗鴻羽幼年困居於臥龍堡中，除了南邪、北

怪以外，沒有任何人陪伴他，而「南邪」、「北怪」却受了某些限制，除了服侍他以外，不能與他談論江湖上任何的事情，是以，「血魔王」的名字，雖然響亮而恐怖，但此人的來龍去脈，他却一點也不知道。

宗鴻羽眨眨兩排黑而長的睫毛，回眸凝視着「白鳳會總舵主」問道：「總舵主認得此人？」能度十分坦然，絲毫沒有一點懼怕之意。

「白鳳會總舵主」激動的心情，此時已慢慢平復下來，聞言點點頭道：「此時大敵當前，恕我已無暇談論他的歷史！」話落輕移蓮步，走上數尺，冷聲道：「血魔王，你可記得當年的誓言嗎？」

「血魔王」飄身躍出石洞，動作敏捷輕快，看不出一點用力之處，此人功力，僅由此處可見一般。

他那精光閃閃的雙目，深深盯視了「白鳳會總舵主」良久，才猖狂的道：「老夫不痴不傻，怎會健忘至此？」

「白鳳會總舵主」冷笑道：「那你怎麼離開康藏了？」

「血魔王」仰天狂笑道：「哈哈……殘缺二叟早已退出江湖多年，生死未卜，不知所終，老夫此時才進中原，還覺得晚了幾年呢！」

「白鳳會總舵主」美眸中殺機一閃，冷笑道：「但現今中原道上，還有本舵在此。」

「血魔王」輕蔑的笑道：「老夫未進中原之前，已聽說過，今日中原道上，已爲兩個女子的天下，但是——」

「但是什麼？」

「血魔王」掃了周圍一眼，笑道：「老夫既然敢來，妳該知道老夫話中未了之意。」

「白鳳會總舵主」粉臉上殺機大熾，冷聲道：「那你就試試本舵主有無能力來驅除你。」話落猛然跨步上前，玉掌一翻，就要出手。恰在此時，突聽宗鴻羽朗聲，道：「諒你血魔王也不過是一個二三流的角色，豈配與我們總舵主一爭短長？要是你那主子來嗎或許是非我們總舵主出手不可！」話落人已急步奔到「白鳳會總舵主」身前，轉臉誠懇的道：「總舵主，此人就由弟子來收拾他好了。」

宗鴻羽突如其來的舉動，可眞把「血魔王」弄糊塗了，他瞪着兩隻神光閃爍的眼睛，怔怔的望着宗鴻羽，心中暗忖道：「看他們剛才爭吵的情形，兩人明明是處在相對的立場，現在這小子又怎麼自稱是白鳳會的弟子呢！」

然而，儘管「血魔王」疑惑重重，但却又不能不信，因爲，江湖上那有人願意自降身份，受人驅使的呢？何況，宗鴻羽有一身神鬼莫測的武功，更不可能甘願自貶身價！

「九紋龍」是個渾人，「血魔王」那等老奸巨滑之人，一時間都猜不透個中原委，試想，他又怎能洞悉實情？只見他喃喃自語道：「原來你這小子是受那娘們管的，眞是沒出息。」自語間，一雙環眼不由自主的向「白鳳會總舵主」望了過去。

此時「白鳳會總舵主」面露訝異茫然之色，亟令「九紋龍」惑然不解，心裏納悶地忖想：「怪了，看樣子，她自己也不知道什麼時候收了這個年少的弟子呢，他媽的，這是怎麼回事呢？」

不錯，「白鳳會總舵主」確實被宗鴻羽這突如其來的舉動弄糊塗了，她一雙美目凝注在宗鴻羽臉上，忍不住脫口道：「宗鴻羽……」宗鴻羽未等她把話說出，立即截住道：「總舵主應以中原武林爲重，大可不必與這等二三流的人物交手，萬一弟子不敵，再請總舵主出手不遲。」

「白鳳會總舵主」本是心思靈敏之人，凡事一點卽透，偏偏此時，她心亂如麻，未悟話中含意，却暗自思量道：「宗鴻羽也許有事央求我，所以如此乘機大獻殷勤。」她美目一轉，又忖道：「不可能，不可能！他的個性决非那種人，那麼……那麼他到底是爲了什麼呢？」

「血魔王」一再被貶稱爲二三流角色，怒火上升，狠聲怒吼道：「乳臭未乾的小子！老夫是二三流角色，你又該是幾流？」

宗鴻羽陰森森的道：「難道在下錯了？」

「血魔王」怒哼道：「你還以爲對了不成？」宗鴻羽冷嗤一聲，道：「斷魂谷中，已有十多人死於在下手中，我想，他們所作所爲都是奉了閣下之命，而閣下却是執行你主子的諭令！」宗鴻羽侃侃而言，雖然這只是他的揣測，但其語氣甚是肯定。

「血魔王」雖然奸詐，一時間，却也無法確定宗鴻羽是否眞的已知個中詳情，但心中却暗自警惕，堅決的自語：「這小子留他不得，應速卽剪除！」

宗鴻羽見「血魔王」久久沒有回答，自認適

才的惴惻必是正確，冷然一笑，道：「閣下可要宗某解釋得更清楚一點嗎？」

「血魔王」脫口問道：「解釋什麽？」宗鴻羽冷笑道：「在下於宗家堡所見之事，也就是你主子的陰謀。」

「血魔王」聞言突然色變，大喝一聲道：「無知小子，一派胡言，找死！」聲落，突施一招「魔掌平山」向宗鴻羽胸口推到。掌出風生，隱含雷鳴之聲，迅捷如光閃急電，威猛如天崩地裂，端的驚人之極。

宗鴻羽早就看出「血魔王」的功力遠在吳氏兄弟與大悲僧之上，早已聚精斂力，集於雙掌，如張弓之箭，一觸即發。

「血魔王」攻勢一動，宗鴻羽那敢大意，連忙冷喝一聲，道：「來的好！」一式「跨海平魔」，閃電側出八尺，雙掌挾着雷霆萬鈞之勢，閃電攻向「血魔王」左脅，應變之快，出招之狠，好像他事先就已洞澈「血魔王」欲施出的招式。

「血魔王」萬沒料到宗鴻羽年紀輕輕，竟會有這等出人意料之外的功力，一出招便見宗鴻羽側步出身，而不後退，就知不好，是以，一招「魔掌平山」只使出一半，旋即撤回，易攻爲守，接擋宗鴻羽攻向右脅下的雙掌。他二人剛一交手，瞬變之間，雙方變化神速無倫！

「血魔王」撤招換式，以守制攻，同時心忖宗鴻羽年幼，應變雖快，其內功修爲必不如己，於是，推出雙掌硬接宗鴻羽攻來的掌勢。那知，事出意料，宗鴻羽毫不在意，亦未撤招……雷光石火，雙掌一經接觸，只聽「轟然！」一聲大震過處，沙土瀰空，石碎地裂，威猛駭人。

泥土瀰漫中，「血魔王」連退了三步，只覺胸腔滯悶，雙臂酸麻，心中暗自駭然不已，一雙精眸，不由自主的向宗鴻羽掃去，觸目見狀不勝驚呆，登時楞住了，因爲，宗鴻羽此時竟然氣定神閒的站立當場。

「血魔王」木然的忖道：「可能嗎？世間眞個會有這等奇蹟嗎？」他想舉手拭目，看個眞切，但是，雙手麻痺、酸疼難舉。「白鳳會總舵主」再度駭然忖道：「此人到底武功有多深呢？水漲船高，我從沒見他敗過。」

「九紋龍」忍不住拍着大手，悶雷似的叫道：「哇哇！小子，要得，要得！」全憑直覺，歡聲稱讚，對周圍的危機，他竟渾如未覺。

「九紋龍」一聲大吼，驚醒了目瞪口呆的「血魔王」，只見他陰沉的眸子一轉，突然喝道：「今日斷魂谷中，就是你們的葬身之地了，上！」一聲令下，白鳳會總舵主身後，七個長髮披肩的怪人，突然一聲不響的發動了攻勢，向「九紋龍」與白鳳會總舵主攻了過去。

別看「九紋龍」人渾，但卻是個嫉惡如仇的俠義中人，一見七個怪人攻了上來，登時一揮齊眉鐵棍，大喝一聲，迎了上去。白鳳會總舵主早已有備，她起身雖然比「九紋龍」慢些，但她攻出的招式，卻比「九紋龍」早到。剎那間，九人已戰成一團，但見人影紛飛，狂風如颷，周圍數丈之外，沙飛石裂，寒風刺骨。

七個長髮怪人，似乎全都有着一身出神入化的武功，白鳳會總舵主與「九紋龍」的功力，雖然都是江湖少有的高手，但一旦以二敵七，卻也顯得有些吃力。他們似乎在攻敵前便有了默契，一動手，七人之中，便有六人擁向白鳳會總舵主，僅用一人去對付那「九紋龍」，使白鳳會總舵主無法達到各個擊破的目的。

「血魔王」陰森的盯着宗鴻羽道：「不到幾招，你那總舵主就要喪命當場了。」宗鴻羽按住心頭不安，卻冷冷的一笑道：「就憑這幾個牛鬼蛇神？」

「血魔王」抬眼向七個打鬥中的谷中弟子掃了一眼，只見，他們雖然個個勇猛直前，捨死忘生，但卻沒有半點勝利的跡象，甚至有時還被逼得團團亂轉，心中不由暗自驚忖道：「想不到白鳳會總舵主僅是一個年輕的弱女子，竟然有這等出神入化的功力，那麽那瑤池玉女豈不更……；」他思忖間，突然發出一聲長嘯——

宗鴻羽被這突如其來的長嘯之聲，嚇了一跳，方想開口，突見四面石洞中又湧出六個同樣的怪人來，這些石洞大都隱藏於巨石之後，要非有人從其中出來，還眞看不出那裏有石洞呢？六個怪人一出石洞，便毫不思索的湧身逕向白鳳會總舵主撲去，像是「血魔王」事前便指定了他們攻擊的目標。宗鴻羽見狀心中大驚，他知道斷魂谷中一兵一卒，都具有高深莫測的功力，以一敵六，他自信白鳳會總舵主雖不致落敗，但要致勝，卻也非易事，如今以一敵十二，他實在不敢妄想白鳳會總舵主能夠取勝。

「血魔王」似已看出宗鴻羽心中的不安，當即冷笑道：「宗鴻羽，你看今日大局如何？」「

血魔王」話聲方落，突聽崖上一聲嬌叱道：「江湖規矩，豈容爾等破壞？」

聲音方落，谷中已響起聲慘號，六個撲向白鳳會總舵主的怪人中，已躺下了兩個，谷中出現了四個手持玉令，身着紫衣的小婢，中間岸然端立一個紫巾蒙面，紫衣紫裙的女子。

「九紋龍」與白鳳會總舵主正在打鬥中，倒未覺得異樣，宗鴻羽與「血魔王」心中却都同時暗暗怔驚，因爲此人來勢之快，出手之狠，使人難以相信。

宗鴻羽扭頭向後一看，心中恍然大悟，忖道：「可能是「瑤池玉女」到了，難怪。」心念一轉，冷笑道：「以在下看今日之局，斷魂谷冰消瓦解！」

這時，那紫巾蒙面女子已加入戰鬥，只見她出手翻飛，快捷無比，那威猛迅捷之處，不在那白鳳會總舵主之下。

刹那間戰局已扭轉了過來，宗鴻羽心情爲之振奮，突然跨步向前，冷森森的注視「血魔王」道：「血魔王，現在輪到你了。」

「血魔王」精目四周一轉，狀似又欲動心計，宗鴻羽驀地抬起雙掌，冷沉的喝道：「血魔王，你認得此掌嗎？」「血魔王」抬眼一看，駭得連退兩步，脫口驚道：「血掌！」

宗鴻羽星目中殺機隱隱，冷笑道：「你荼毒中原武林同道，血債血還，今日宗鴻羽就是那索債追魂之人，你認命吧！」話落一步一步向「血魔王」逼了過去。

「血魔王」只覺宗鴻羽身上透出一種懾人魂魄的煞氣，心寒膽顫的連步後退。那邊不斷傳來慘號之聲，顯然，又有數人喪命了。

驀地，宗鴻羽大喝一聲，一招「血雨腥風」飛身向「血魔王」撲了過去，只見血光滿天，驚心動魄，使人膽寒。

「血魔王」一見「血掌」，鬥志頓消，此時，宗鴻羽「血掌」一出，那敢迎擊，當下顧不得丟人現眼，一式懶驢打滾，滾出三四丈外，一躍而起，長嘯聲中，頭也不回的奔入石洞。那些怪人，一聞嘯聲，全着了慌，一個個四散奔逃，剎那間，慘號連天，倒下去四個之多，其餘的惶惶奔向石洞，死裏逃生而去。

對這些，宗鴻羽似乎渾然無覺，他只怔怔的望着「血魔王」消失的洞口，喃喃自語道：「我的功力在走下坡了，天啊！天，你待我宗家太不公平了。」他長長的睫毛，輕輕的眨了兩眨，兩行清淚，順着他俊美的面頰滾了下來。儘管，在人前，他表現的是那麼堅強，儘管，在人前，他把生死看的是那麼淡漠，但是，他終究是人，而且，是個年僅弱冠的少年，一旦想到在有限的生命中，不能一一實現那許多需要完成的大事，怎不令他黯然神傷？世間，還有什麼事，比預知道自己的死期更痛苦的呢？

恰在這時，突聽「九紋龍」大叫道：「喂喂！妳這個蒙面女子，剛才不是還幫忙她嗎，怎麼現在又跟她吵起來了？」

宗鴻羽聞言心中一動，急忙揮袖拭去臉上淚痕，轉身向白鳳會總舵主與那幪巾女子站身處走去。

宗鴻羽停身於「九紋龍」身側，只聽紫衣女子冷冷的道：「妳會中弟子，一再越界殺害我令下弟子，如今倒反咬一口，我眞不知妳這總舵主是憑的什麼信譽來統治人羣？」

白鳳會總舵主冷笑道：「妳可要我舉出事實來？」

「當然要舉出事實根據！」

宗鴻羽急忙插口勸道：「兩位可能是彼此誤會了。」紫衣蒙面女子，看也沒看宗鴻羽一眼，冷叱道：「你是誰，也敢在此多嘴！」完全是一派叱責屬下的口氣。

「九紋龍」心中敬愛宗鴻羽，一見那女子竟對宗鴻羽如此無理，不由環眼一瞪，舉步就要上前。宗鴻羽伸手拉住他，淡淡的道：「在下僅是一個江湖末流，無名小輩！」

「據本人推斷，你該是白鳳會中弟子。」

白鳳會總舵主冷笑道：「本會中沒有他這號人物。」

紫衣蒙面女子聞言一怔，突然恥笑道：「自稱白鳳會中弟子，而人家却不承認你這號人物，世間無恥之人，莫過於此！」語氣尖酸刻薄，令人難以忍受。

「九紋龍」忍不住大叫道：「妳他媽的是什麼東西，妳自信比得上他嗎？」

宗鴻羽忙道：「兄台請住口！」話落目注杏眼圓睜的紫衣女子，淡然的道：「在下也許是江湖上最無恥之人，但在下所言却句句屬實，總舵主與令主，是當今江湖武林的兩大重心，只要兩位能携手合作，不難査出個中眞象，在下，現在

雖有十足把握斷定兩位屬下弟子，非死於對方之手，只可惜證據不足，難以使人致信，但仍希望兩位愼思明察！」

紫巾蒙面女子冷哼道：「你是誰？報上名來！」仍是一派命令語氣。

宗鴻羽星目掠過一絲怒意，但卻又忍了下來，當下淡淡的道：「在下宗鴻羽。」紫巾蒙面女子一怔，突然道：「你就是宗鴻羽？」隨着話聲，一雙杏眼不由自主的向宗鴻羽掃視過去，不由一怔，心說：「好俊呀！」

宗鴻羽淡然道：「令主可是要找在下？」紫衣女子急忙把目光移開，冷然道：「你倒有自知之明！」宗鴻羽笑道：「令主如要殺我，何妨讓我一闖斷魂谷，死於洞中呢？」紫巾蒙面女子冷笑道：「在我們令主旗下，還用不到你這等兇犯去打頭陣，你還是自裁了吧！」

宗鴻羽平靜的俊臉上突然掠過重重殺機，別說個性冷傲的他，就是換成了泥人，只怕也要冒火了。

宗鴻羽想不到爲了今後江湖武林大計，一再低聲下氣的容忍，卻換來這等不近人情的冷嘲熱諷，而無後退餘地。

宗鴻羽霍然轉過身來，冷森森的道：「原來瑤池令主竟是這等不知好歹之人，顯然我宗鴻羽不該輕信江湖傳言。」冷傲中充滿了無限恨意。

紫巾蒙面女子聞言柳眉一豎，連上三步，冷叱道：「你敢如此輕侮我們令主？」宗鴻羽一怔，脫口問道：「你不是令主？」

紫巾蒙面女子冷叱一聲道：「我們令主是何等身份，豈是你這種江湖宵小所能見得到的。」宗鴻羽星目中殺機突閃，冷冰冰的道：「也許我宗鴻羽對妳們容忍得太多了，以致……」

紫巾蒙面女子未等宗鴻羽把話說完，搶口道：「不是容忍，而是你怕死。」

「哈哈……宗鴻羽雖非英雄好漢，但生死一字，早已置身度外，閣下既然口口聲聲要濱宗某於死地，現在就請出手！」

「九紋龍」心中叫道：「好好，英雄好漢豈可向女子低頭？」紫巾蒙面女子冷笑道：「你莫不是想做困獸之鬥？」宗鴻羽此時對瑤池令下的人，已產生反感，當即冷聲道：「只怕在宗某掌下，妳難走出十招。」

「什麼？」

不錯，這話確實令她難信，就是一旁的白鳳會總舵主，心中也不由暗忖道：「宗鴻羽你也太狂了。」

宗鴻羽冷森而平靜的道：「在下是說，不出十招宗某就叫妳橫屍斷魂谷中。」

紫巾蒙面女子天性高傲，如今當着白鳳會總舵主受人奚落，實難容忍，她杏眼一瞪，透出駭人殺氣，嬌叱一聲道：「口說無憑，接招！」一式「寒鴨戲水」，飛身向宗鴻羽撲了過去。

此女雖非瑤池令主，但她既有護身四婢，各持威鎮武林之玉令，可見其在瑤池令下身居首要地位，且其武功當屬高手無疑。招出風生，氣如貫日長虹，玉掌飄忽，形如紫燕雙飛，來去如電，行動如風，使人眼花撩亂。

宗鴻羽見招心頭不由一沉，忖道：「瑤池令下，果然沒有弱者，難怪她敢誇口。」心念轉動，只不過如電光石火之一閃，當下那敢大意，忙使出一式「脫袍換位」，疾急向後閃射丈餘。

紫巾蒙面女子，滿以爲宗鴻羽既便能僥倖躲過，這迅捷的招式，也必將是狼狽不堪，未料宗鴻羽閃避竟然如此輕鬆瀟洒，若無其事，不由驚「咦」了一聲。於是她在驚訝之中，急忙撤招換式，就在宗鴻羽雙脚剛着地面之際，反身撲上，連攻了七掌。出手辛辣無比，掌風指影，所擊之處，都是宗鴻羽全身的各大死穴。

宗鴻羽縱身穿插於掌影之中，雖然動作仍是那麼迅捷輕鬆，但似乎失去還手能力。在傍觀戰的四個紫衣持令小婢，個個目瞪口開，粉臉上顯出同情、憐憫、驚惶、不安之色，顯然她們不由己的在爲這英俊的少年擔憂。

「九紋龍」更是焦急萬分，只聽他喃喃自語道：「小子，加油呀！打，打她。」一顆顆豆大的汗珠從他額角上滾滾而下，似乎他也使了不少力。

緊張驚險的氣氛令人窒息，宗鴻羽與紫衣女子已廝殺了七招，但始終未見宗鴻羽還手。紫衣女子攻出了第八招，冷笑道：「宗鴻羽，你知道這是第幾招了！」宗鷄羽飄身右閃而過，道：「第八招了，姑娘，我們並沒有甚麼深仇大恨，爲了今後武林，在下……」紫巾蒙面女子冷叱道：「廢話少說，你不死，本人決不住手。」

欲知後事如何？

請看下期分解。

仙劍神龜

武俠短篇小說

文采風●文

鳳簫·圖

豈料世上的事情往往出人意料之外，就在路春華這拚命的一劍揮出之後，那頭水牛也似的吊睛白額大虎，竟然怪吼一聲，肚破腸流地「叭達」一聲，跌在地上，當堂不能動彈。而路春華一方面由於用力太大，另方面剛才猛虎凌空撲來所帶起的勁風也異常強烈，因此，他也連同郎芷筠一起，跌出了洞外，倒在地上一時爬不起來。好一會他才意會到他與郎芷筠二人並沒有死去，於是急急站起身來，向山洞之內望去，只見那頭猛虎已然倒在血泊之中，五臟六腑流了一地，看來像是已經死去。他不禁深深為自己所創造的奇跡而慶幸和驚愕。慶幸的是他終於沒有成為老虎口中的肥肉，驚愕的是不知自己何以能夠殺死這樣一頭巨大無匹的猛虎。不過，此時他仍然驚魂未定，更恐怕山洞之中還有猛虎或其他惡獸，到那時自己無論如何再也對付不了。因此，他無暇推敲這些問題，只想及早離開這裏，回到山峯之上去。

於是，他急急向軟倒在他脚下的郎芷筠叫道：「妹妹，我們快走，快離開這裏回到山峯之上去！」但是，郎芷筠早已嚇昏過去了，根本不會回答他。路春華無法可施，只得把她扶抱起來，拖着她快步向那泄水洞走去。不一會，已經來到泄水洞之旁，他把仙傳劍插在腰間，然後雙手把昏迷不醒的郎芷筠抱到水中。果然，在冷水一浸之下，郎芷筠不久便已醒來。她神智剛復，便立刻睜目大叫道：「不好，老虎來了，華哥哥，我們快走啊！」

路春華知她受驚過度，因此一面緊緊抱着她，一面柔聲安慰她道：「妹妹別怕，老虎已給華哥哥殺死了。」郎芷筠受到撫慰，不安的情緒才穩定下來，但餘悸猶存地問道：「真的嗎？老虎已不會再來了嗎？」路春華伸出右手，替她拂去被水粘在額上的一綹秀髮，微笑道：「真的，牠不會再來了，而且我們馬上回到大黑那裏去，今後再不會遇到老虎了。」郎芷筠點點頭，表示放下心來。路春華於是用左手緊緊地抱着她的纖腰，扶着她緩緩向泄水洞口走去。這裏的流勢雖然頗急，但水深只及他們的胸部，而且洞口之處，盡是一塊塊突出的岩石，可以作為扶攀的助力。因此，逆水而進，不會有太大的困難。

他們攀着岩石，鑽進了碧潭之內後，立刻便被大烏龜發現了，於是急急游了過來。路春華與郎芷筠二人一見大烏龜出現，簡直有如遇到親人一般，當真是喜不自勝。他們一人一邊，緊緊地攀着龜殼的邊緣，大烏龜便把他們帶到了碧潭的水面之上。

他們心中只是想着逃避老虎，卻忘記了山峯之上還有着五個比老虎更兇的惡人，所以二人一龜浮上水面之後，立刻又走進了另一個險境。牛鬼蛇神四大惡人一見他們露面，馬上歡呼起來，一齊撲到潭畔，商量着捉人捕龜之法。其中的北芒神君杜虻嘻着那張孩兒臉，向路春華說道：「小娃兒。只要你說出你爹爹的下落在那裏，我們絕不難為你，還教你幾手絕世武功，你看怎樣？」

十年前的印象記憶猶新，路春華心知他們要找自己父親的目的主要在於那本太乙秘錄，因此搖頭答道：「我不知道爹爹現在那裏，不能告訴你！」血池鬼厲三娘冷哼道：「小鬼頭敢騙你的老祖宗！你到底說是不說？」路春華甚怯地望着她那可怕的樣子，顫聲道：「我……我委實不……不知……」厲三娘怒叱一聲，喝道：「小鬼頭太可惡，老祖宗今天非教訓教訓你不可！」說罷，手中那枝骷髏頭拐杖在地上重重一頓，瘦削而乾枯的身形便陡地騰空飛起，直向五丈過外的路春華撲去，打算抓他上岸來，再慢慢進行拷問。路春華想不到隔着如此距離，她能夠一縱而至，見狀之下，不由驚叫一聲，急急伏身在龜背之上，緊緊地抱着大烏龜的長頸。大烏龜性已通靈，而且反應迅捷無比，一見血池鬼母凌空縱來，於是急急以高速度向潭中沉去，果然避過了血池鬼母的這一招。

本來，血池鬼母是以為大烏龜不會這麼迅速潛進水裏去的，以她如此快疾的身形，一下子便可將路春華抓在手裏，然後再借大烏龜落足借力，便可倒縱而回岸上。豈料這萬年山龜通靈無比，反應奇快，就在血池鬼母的身形剛剛縱到之際，牠已帶着路、郎二小潛進水裏。血池鬼母一個撲空，心裏也不禁猛吃一驚。因為她的去勢雖可略為控制，把下降和前衝的勢子放緩下來。但是，腳底之下就是一泓清水，絕無可資落足借力之處，勢非跌進水裏不可。須知水之為物，絕對不可能被人站立，不管道人的輕功練到多麼高超的地步。強如達摩祖師，也得依靠一葦之力才能渡江。因此，血池鬼母現在之處境，看來是非跌進水裏不可。

然而，就在這千鈞一髮的當兒，忽然有一黑忽忽的物事，似離弦之箭般，剛好射到血池鬼母的腳下停住。血池鬼母閃目一看，見是一段尺許長、姆指般粗細的枯枝，心裏當堂大喜過望，於是急急調勻眞氣，用左腳腳尖在那段枯枝上輕輕一點，整個身形便立刻倒飛起來，剛好一躍而返回岸上。她一站定身形，便立刻向獨角牛翁微一點首，道：「謝謝你了！」獨角牛翁輕輕哼了一聲，算是回答，甚至連望也不望她一眼，只顧睜大雙目望着火烏龜沉沒處出神。原來剛才的枯枝正是獨角牛翁發出的。

再說火烏龜帶着路春華和郎芷筠二人沉下水中之後，不斷地在水中游來游去，既不潛進潭底，也不浮上水面，似乎在思考着打破這個僵局的妙法一般。如此過了足足個多時辰，火烏龜突然伸出那長長的頭頸，把路春華的領子拉近牠的頭顱，然後突地一張口，把牠那修煉了近萬年的內丹吐了出來，射進路春華的口裏去。路春華只見一顆像龍眼般粗細，發出閃閃紅光的東西，突然自火烏龜的口中飛了出來，接着又射進了自己的嘴裏，他根本不知道這是什麼東西，以及是什麼一回事，這顆東西已經一骨碌滑進他的腹中，但覺一陣芬芳無比的香氣，仍留口中，使得他的精神立時爲之一振。

但是，僅一會兒功夫，他陡覺腹中像被烈火焚燒一般，整個內臟爲之炙熱無比。同時，這種炙熱的感覺，竟有越來越烈之勢，使得他感到難過非常。不到盞茶時間，他竟昏倒在龜背之上。郎芷筠在旁看到這種情況，以爲他受了傷或者得了病，不禁急得芳心狂跳，却又苦於出不得聲，只是抱着他默默流淚。她本來想叫火烏龜浮出水面，以便設法救治路春華的，但一想到岸上那幾個惡人，却又不敢上去，只急得她彷徨無計，手足無措。

如此過了個多時辰，路春華突然自動甦醒過來，自龜背上翻身坐起，郎芷筠見狀之下，立時破涕爲笑，心頭一塊大石頓時放了下來。路春華根本仍未想起剛才之事，見郎芷筠又哭又笑，心裏正自奇怪，而就在這個時候，火烏龜忽然不待招呼，自動向水面浮去。不一會，已然升出水面。不料岸上四大惡人早已作好準備，獨角牛翁一見路春華他們露面，立時右掌陡發，施出他那冠絕武林的擒龍功，企圖把路春華的身形凌空吸上岸來。豈料他的擒龍功一旦發至路春華的身上，突然被一股强大無匹的勁力，硬生生地反彈開來，以致路春華的身形連動也沒有動一下，更不要說把他吸上岸來了。

這種情況，是獨角牛翁以及其他三大惡人所無法想像的。因爲，連巫天良這樣的武林高手，也經不起獨角牛翁的擒龍功輕輕一吸，而路春華據他們所知是一個完全不懂武功的毛頭小子，何以他的身上會蘊藏着如此雄厚的功力，連擒龍功也奈何不了他呢？獨角牛翁不相信眼前這個事實，於是擒龍功再度發出，而且這一回運足十成功力，以便看看路春華是否眞個能够抵擋得住。

獨角牛翁這一掌發出，已蘊含了他一甲子的功力，即使是千斤巨石，也會被他這一掌之力吸過來或擊過去。再以當今天下武林高手而論，恐怕也沒有多少人能够安然接得下他十成功力的一擊。然而，世界上盡多奇事發生，獨角牛翁這運足了十成功力的一掌發出之後，路春華的身體僅僅是微微幌了一幌，跟着便有一股猶有過之的强猛勁力反彈出來，再一次把獨角牛翁的掌力彈了開去。

這一來，不容獨角牛翁不相信了，眼前這個毛頭小子路春華，身上懷着比他還高一籌的內功。但是，路春華只是一個二十歲左右的少年呀！他怎能懷着一甲子以上的內功？當然，這是由於他們沒有看到路春華剛才在水中服下萬年山龜的內丹這一情形之故，否則，他們便絕不會產生這些疑問了。原來，萬年山龜已經通靈，知道路春華無法渡過難關，於是毅然捨出內丹，給他服下。這萬年山龜的內丹純是吸取日月精華修煉而成，是至火至剛至陽之物，是故路春華一經服下，立時如受火炙，這就是脫胎換骨的過程。及至他從昏迷中醒轉之後，內丹已與他化爲一體，同時使他體內陡然之間增長了百年功力。獨角牛翁的擒龍功雖然厲害，但仍比路春華的功力低了一籌。還幸路春華根本不懂武功，不會運用，否則，獨角牛翁這十成功力一擊，非得把他反彈得內臟全碎而死不可。

再說獨角牛翁一見路春華身上竟然蘊藏着如此深厚的內功，不禁當堂驚得張口結舌，說不出話來。至於血池鬼母等人，更加幾乎不敢相信這是事實。而就在這個時候，火烏龜已緩緩游近岸邊，路春華也感到終日躲在水中不是辦法，因此一見火烏龜靠岸，便抱着郎芷筠爬了上來。獨角牛翁

等四大惡人忽然看見大烏龜靠近岸邊，一心要捕牠取其內丹，於是發一聲喊，捨了路春華，改向大烏龜撲去。龍門蛇叟獨孤秋雖然生得身軀臃腫不堪，可是此際却一馬當先，走在前頭，看看距離大烏龜只有六七尺，於是陡然揚起右掌，就待向大烏龜拍去，打算先把牠擊斃了，然後再拖上來破腹取丹。

本來，這大烏龜已是通靈之物，自然知道有人要傷害牠，而牠也正在設法潛水逃生。豈料自從牠把內丹吐出來給路春華服下之後，萬年功行已經毀於一旦，甚至在行動上連普通烏龜也比不上，因此潛水的速度異常緩慢，以龍門蛇叟的武功而言，大烏龜在全身隱入水中之前，必然中掌而斃。路春華在一旁看到這種情況，不禁嚇得大驚失色，當下也不顧自已全然不懂武功，一心只想要救大烏龜，因此急急大喝一聲：「不要傷牠！」跟着橫跨兩步，倏然伸出右掌，逕向龍門蛇叟的手臂攔去。龍門蛇叟全身功力已運至右掌之上，剛剛含勁拍出，陡然覺得斜刺裏攻來一股渾厚無匹的勁力，猛向自已的右臂擊至，心裏大吃一驚，慌忙把右掌微微往側一帶，將擊向大烏龜的方向改變爲迎着斜刺裏襲來的這股渾厚勁力。兩下裏立卽碰個正着，但聽轟地一聲震天巨响，龍門蛇叟當堂被反彈得向後一連倒退了五六步，才勉強站穩身形，同時覺得胸口一陣劇痛，幾乎要吐出血來。他大驚之餘，急忙睜目一看，發覺剛才發掌震退自已的，竟是路春華，不禁又驚又怒，當下大吼一聲，再度撲了上來，雙掌並舉，挾全身功力，以狂風掃落葉之勢，沒命地向路春華猛劈了一掌。但見掌力過處，狂風陡生，在呼呼銳嘯中捲起漫天砂塵，聲勢確然猛惡之極。路春華此際已是勢成騎虎，如不抵擋必然當場命喪，因此絕不遲疑，又像剛才那樣胡亂舉起右掌，迎着對方的掌風緩緩拍了出去。但聽霹靂也似一聲暴响，當堂像旋風陡至一般，捲起了一條高達數丈的砂柱，迷人眼目。好一會才塵散砂走，路春華舉目一看，發覺龍門蛇叟竟然跌出一丈過外，口角鮮血涔涔而下，至今猶坐在地上起不來。而自已則爽然無損，只是微微搖幌了一下身軀。

對於他自已竟能一掌擊傷龍門蛇叟這件事情，路春華是愕然無法自解的，他萬萬想不到剛才在水中大烏龜給他服下的，是足足可抵百年功力的萬年山龜內丹，當然更不知道自已體內已經平空有了百年功力這件事情。不過此時他實在無暇再多思考這個問題，因爲獨角牛翁、血池鬼母與北芒神君等三人已一齊向他逼了過來。獨角牛翁沉着那破鑼也似的聲調，向其他兩人招呼道：「這小子一定已服了萬年山龜的內丹，所以才有如此深厚的功力，但他對武功一竅不通，因此我們不要與他比鬥掌力，大家取出兵刃來，務要把他殺了以除後患。」說着，當先自背後解下一個像三歲孩童般大小的獨脚銅人來。跟着，血池鬼母舉起了她的骷髏頭黑鐵拐杖，北芒神君自腰際拔出了他那根三尺來長，粗如兒臂的旱烟桿，分成三面，惡狠狠地向路春華逼了過來。

一直綣縮在路春華脅下的郎芷筠看到這種陣勢，不由嚇得尖聲大叫，全身發起抖來。路春華急忙安慰她道：「不要怕，華哥哥也有支仙霞劍，我們不一定輸給他們。」說實在，路春華一點信心也沒有，因爲他根本不懂一招半式，卽使他體內蘊藏了百年功力，也是不懂運用，除非硬打硬拚，否則一旦運用招式比拚起來，不要說對方三人聯手了，就是一人他也不知如何對付。但爲了安慰郎芷筠，他不得不故發豪言。而且在說了這話之後，果然自背後拔出那把得自山洞的仙霞劍來，同時用左手緊緊地扶抱着郎芷筠。

路春華剛剛拔出仙霞劍，獨角牛翁等三人又不自禁輕輕地「咦」了一聲，而且齊齊爲之變色。因爲仙霞劍一直被路春華揷在背後，他們也一直沒有看到，如今路春華拔了出來，僅僅是微一揮動，已見光霞流轉，寒氣逼人，他們三個都是見多識廣的武學名家，一見此劍已知必是上古奇珍，有着無窮的威力。四大惡人都是大奸大惡之輩，他們看到路春華手中持着一柄神兵利器，當堂又生掠奪之心。只見獨角牛翁向其他二人打一眼色，三人便各自揮動自已手中的奇門兵刄，像三頭出洞猛虎一般，以泰山壓頂之勢，疾向路春華身上猛攻而至。

這三個人都是當今江湖上的頂尖高手，單打獨鬥，已無幾人能是他們的對手，三人聯手，恐怕更是天下無敵。現在他們竟然聯手對付這個完全不懂武功的路春華，則路春華處境之危險，可想而知。好在路春華根本不明武林大勢，更不知這幾個是什麼人，少却心理上許多威脅。他見一個獨脚銅人，一根旱烟桿和一條拐杖，挾着凌厲無匹的勁風以及呼呼銳嘯，像

閃電般一下子擊至自己的頭頂，當下也急急胡亂地迎着三件兵刃削出了一劍。此時他已身具百年功力，自與在山洞打虎時砍出的一劍大不相同，只見一道耀目生花的銀虹陡地橫空而生，就像一條銀龍一般，飛舞着直向對方三件兵刃撲去。獨角牛翁等人眼看三件兵器已然攻至路春華的頭頂，只要再過一忽兒功夫，路春華立刻便得化爲一灘肉漿而死了。可是就在這個當兒，驀見銀虹捲地而生，同時立有一股勁銳無匹的劍氣，一直穿過三人貫注在兵刃之上的勁力，直向自己身上襲來。如果不立時騰身躲避，則未及傷人，自己已先受傷。當下急急收回招式，紛紛向後倒縱而退，這才堪堪避過了那股凌厲無匹的劍氣，但已嚇得冷汗時流了。

他們原只以爲路春華手中的寶劍最多可以切金斷玉，萬萬料不到竟能發出如此凌厲的劍氣。依此看來，如果持劍者武功高强，則在十丈之內取人首級，當真是易如反掌之事了。想到這裏，獨角牛翁等人殺人奪劍之意更加堅決了。但是，他們却又忌憚路春華的內功深厚和寶劍厲害，他雖然不懂一招半式，絕對傷不了他們任何一人，可是他就如此站在那裏不動，却也沒有任何一人能够傷得了他。因此，要想殺人奪劍，非得另籌妙計不可。

獨角牛翁看準形勢，便與血池鬼母和北芒神君等人低聲計議了好一會，然後倏地分成三個方向，把路春華包圍起來。也就是說，路春華的右方是碧水潭，前方是獨角牛翁，左方是血池鬼母，後方是北芒神君。這樣一來，三面夾擊，路春華的確不易應付，所以他看見這種形勢，心裏頭也不禁卜通卜通地亂跳。三人的合圍，圈子越來越狹小了，他們開始發動攻勢了。就在這個時候，路春華突然把身形向左一轉，以背對着碧水潭，以面對着血池鬼母，左方是北芒神君，右方是獨角牛翁。這樣一來，雖然仍是三面受敵，但却少了後顧之憂，總比剛才的形勢易於對付。他這裏身形才一轉動，對方三人已經以雷霆萬鈞之勢，攻了上來。只見獨角牛翁那個四、五十斤重的獨脚銅人挾着呼呼風聲，猛然擊向路春華的天靈，血池鬼母的骷髏頭拐杖則取中路，北芒神君的旱烟桿攻向兩腿。而且這一次的招式並非死招，而是化出無數影子，齊向路春華身上的上中下三路攻來，使人摸不着那一招是虛招，那一招是實招。

路春華幾曾見過如此奇幻的招式？所以直把他弄得頭昏腦脹，眼花撩亂，根本不知用寶劍去封架那一個影子才好。就在對方三件兵刃堪堪擊到他的身上時，他突然雙目一閉，不去看他，只是胡亂地舉起劍來，迎空劃了一個大圓圈，心想如果能够就此全部架開他們的兵刃是最好，否則只好聽天由命了。豈料又有奇跡出現，他隨便舉劍劃了一個圓圈，自然而然地發出了一蓬凌厲無匹的劍氣，而這些劍氣又剛好一個不漏地攻到獨角牛翁等三人的身上去，當堂逼得他們三人再度收招後退不迭。

這一來，獨角牛翁等三人直是既憤怒又氣餒，大家都覺得不知如何對付路春華是好。然而就在此時，先前被路春華一掌擊傷的龍門蛇叟，經過盤坐療傷之後，現在已經痊癒，於是站起身來，與獨角牛翁等三人低聲談了一會，獨角牛翁等三人連連點頭，接着龍門蛇叟把掛在背後的一個布袋解了下來，打開袋口，立刻從袋裏面鑽出百數十條毒蛇來，直向路春華與郎芷筠二人那裏游去。郎芷筠從來沒見過這麼多的蛇，看到牠們那昂頭吐舌，以及鱗光閃閃的可怕樣子，當堂嚇得尖叫一聲，軟倒在路春華的臂彎裏，雖然沒有昏迷過去，但也四肢無力了。路春華見了這許多毒蛇，心裏也不禁發茅，但他不得不强自鎮定，向郎芷筠安慰道：「莫怕，莫怕，看我用寶劍一一把牠們殺死！」說話間，那百數十條毒蛇，已排着陣勢游至路春華面前不足五尺之處。路春華果然舉起仙寶劍，胡着這些毒蛇亂砍亂劈，結果不到一會兒功夫，居然全部把毒蛇殺死在地上。

就在路春華分神去對付毒蛇的當兒，北芒神君突然偷偷地施展出凌空虛渡的絕頂輕功，向碧潭裏斜斜縱了出去，然後劃一弧線，斜斜向路春華的背後彎了回來，而且身形飛動間不帶絲毫風聲，以致路春華毫無所覺。北芒神君的身形自潭面彎飛到路春華的背後之時，微微放緩了速度，接着右手併指如戟，猛向路春華的左臂肩井穴疾戳而出，左手則五指箕張地抓向郎芷筠的臂膀。豈料北芒神君一指戳在路春華左臂肩井穴上，路春華的穴道並無受制，只是感到一陣酸麻，但也迫得把左手放鬆，任由北芒神君把郎芷筠自腋下搶了過去。這一切都在電光石火之間發生，待等路春華醒悟過來，北芒神君已經挾着半昏迷的郎芷筠縱出一丈過外。他大驚之餘，急急喝道：「快把我妹子放回，不許你們傷她。」北芒神君站住身形，回頭向路春華桀桀怪笑道：「放她回去容易，只要你答應我們兩個條件便行。」

」路春華急道：「無論什麼條件，我一概答應，只要你們放我妹子回來。」北芒神君道：「如此甚好，你聽着，第一個條件把你這柄寶劍送給我們，第二個條件是你自閉氣海穴，把一身內功完全散去。只要你做到這兩點，我們立刻把這位小姑娘放回去，保證毫髮無傷，你肯答應嗎？」

路春華根本不希罕這把仙霞劍以及什麼本身功力，他只要郎芷筠平安無恙，與他長相厮守，那便心滿意足了。所以聞言之後，立刻點頭答道：「這柄寶劍正是我拾來的，送給你們也無不可，只是什麼自閉氣海穴，散去一身內功這一點，我却不會做，請你們過來教教我好麼？」這眞是開玩笑的說法，以他如此深厚的內功，試問有誰敢於走近他的身前？到那時只要他順手一掌，便是鐵打金剛也得碎如齏粉，連躱也躱不來。雖然，這四大惡人都知道他說的都是眞心話，因爲他根本不懂武功，自然不知怎樣自閉氣海穴了。可是終無一人敢冒奇險，走上前來教路春華自點氣海穴散功。

最後，還是獨角牛翁老謀深算，提議道：「這樣吧，你先把寶劍插在地上，自己背向寶劍朝前走出三丈之外，待我們取了寶劍，然後再教你自閉氣海穴之法如何？」路春華一派天眞，全無經驗，一心只想解救郎芷筠，却不知用的方法全不對頭。試問，寶劍給了敵人，自己又答應自閉氣海穴散去一身內功，到那時沒了抵抗之力，這四大惡人還會放過他麼？最低限度也要從他口中逼出他父親的下落來，這不是與虎謀皮嗎？可是他竟然毫不考慮地答應了。只見他把仙霞劍插在地上，接着便以背對着寶劍，緩緩向前走去。他走不了二丈距離，獨角牛翁已經閃動身形，直向仙霞寶劍撲去。就在這個時候，驀然聽得碧潭對面的山壁上發出了一下天搖地動的巨响，在沙石迸飛中像兩顆流星般射出兩條人影來，直向仙霞劍所在地飛瀉而下。從對面山壁至這裏，足有二十多丈距離，而這兩人竟然一縱而過，直如兩頭巨鳥一般，這種驚世駭俗的輕功，即使藝高如牛鬼蛇神四大惡人，不但沒有見過，而且也是聞所未聞，因此不由目瞪着兩條人影呆然而立，駭得說不出話來。及至獨角牛翁發覺他們竟然撲向地上的仙霞劍時，不禁怒吼一聲，陡然自橫裏劈出一掌，打算把這兩人攔了下來。但是，這兩人中的一個只把衣袖微微一拂，已然把獨角牛翁這一掌所發出的內家眞力拂得不知去向，那人身形毫不停滯地安然落在仙霞寶劍之旁，剛好比獨角牛翁早到了一步。獨角牛翁深知他們的厲害，眼見自己遲來了一步，奪劍之舉已然無望，因此急急向一旁溜了過去，以免吃虧。這時候路春華已看清了這兩人的面目，雖然他們都是髮長及脚，鬚長及腹，但仍依稀認得他們就是閉關十年的父親和義叔，因此不由狂喜地大叫道：「爹爹，叔叔，你們出來了？」說罷，立刻飛奔了過來，一下子撲到他爹爹的懷裏。路叔平也是心情激蕩，緊緊地把愛子抱在懷中，禁不住熱淚盈眶。

這時候，北芒神君已然看出苗頭不對，當下急急伸出右掌，抵住郎芷筠的天靈，向路叔平等三人喝道：「如果你們還要這小丫頭的命的話，趕快把寶劍拋過來，否則，哼！郎鐵英一落地，已經發現郎芷筠落入北芒神君之手，故此迅速拔起地上的仙霞寶劍，嚴密監視着北芒神君的一舉一動。現在見他舉起右掌，按在愛女天靈蓋上，只要內力一吐，郎芷筠立刻便要香消玉殞。於是緩緩舉起仙霞寶劍，指着北芒神君冷冷喝道：「如果你還想留下一命再過幾年的話，便立刻把我女兒放下，就此夾着尾巴滾下山去，否則，你馬上便要死無葬身之地，還敢痴心妄想，得此寶劍？」

北芒神君見他不受威脅，不禁把心一橫，右掌內力陡吐，打算先斃了郎芷筠再說。然而，他的神色才一變動，郎鐵英已然猜知他的心意，當下臉色一寒，鼓動體內眞氣，但見仙霞寶劍光華陡盛，一縷劍氣已然如飛射出，波地一聲，當堂擊中了北芒神君的咽喉，使他立時身首異分，倒地而死。與此同時，郎鐵英的身形飛縱而起，就在北芒神君的屍體倒地之前一剎那，把郎芷筠的嬌軀抱了過來，再用足尖一點地面，又倒縱回原地站着。這種武功，直把其餘三惡及巫天良看得驚心動魄，不敢多留，於是紛紛脚底抹油，一溜烟向峯下逃去。路叔平一眼認出黃蜂針巫天良正是十年前殺死自己妻子的唯一臉下的兇手，那裏肯容他逃去，當下虛空點出一指，雖然隔着兩三丈距離，但指風仍然點中了巫天良的軟麻穴，使他倒地不起；跟着，路春華走上前去，一掌劈死了這個殺母仇人。從此，路春華便與郎芷筠一起在山峯上學習他們父親的武功，其樂融融，只可惜大鳥艦從此沒有露過面，使得二人心中深感遺憾。如此又過了一年，二小已學全了太乙秘錄上的所有武功，於是四人再度重出江湖，行俠濟世。

（完）

流亡江湖的建文君

蘭陵・文　鳳簫・圖

諸王一一被開刀

本來，當時諸王中，人最英武能幹而類似明太祖，聲勢最大，不臣之心最顯著，最足為朝廷和少主心腹之患的，是封國於北平的燕王棣。建文君欲即行削藩政策，是應該首先以燕王為懲治的對象的。倘若建文君在一嗣位後，即首先向燕王動手，以當時雙方所處地位和所具的各種條件，朝廷是有極大成功把握的。可是，當時最為建文君信而在削藩政策上完全倚之的兩位大臣中的太常卿黃子澄，却認為「燕王久有準備，不可遽圖，宜先取周，剪燕手足，然後，燕可圖矣。」建文君接納了這項意見；另一位大臣兵部尚書齊泰，終於也改變了自己的先削燕的主張，而贊助黃子澄的主張實行。於是，在建文君嗣位後三幾個月，周王被朝廷的大兵押解至京師，受到了廢為庶人的嚴懲，並被發配往當時號為邊遠之區的雲南了。

朝廷此次懲處皇叔周王，一切進行得很順利，這給了建文君的鼓勵，認為所定的政策和施行的方法正確而有效，於是益堅其再接再厲地幹下去之心。我們從史實來看，當時建文君君臣不立即先削燕王，實是大大的失策，以致造成後來的敗亡悲劇。但倘若那時能在一懲處了周王後，就立即將目標轉移向燕王，時機尚不算太遲，先前之失，猶可補救。即以黃子澄的主張來說，也是應該在圖周得手後即轉而圖燕的。

但建文君及其兩位敬信而用事的大臣齊泰和黃子澄，却仍把削燕的事緩行，而仍以燕王以外的諸王為先動手的對象。他們第二個懲治的對象，是皇叔代王。代王在他所封的藩國，有種種貪利和虐民的不法行為，罪行昭彰。這就給了建文君臣一個很好的藉口。

洪武三十一年——即建文君嗣位之年（是這年閏五月即位的）——冬季，朝廷下詔暴露代王的貪虐罪狀。朝廷這次處置代王，和早兩個月的處治周王不同，對於代王的處治比較寬厚。這是緣於侍講學士方孝孺的建議。

（方孝孺是建文遜國名臣，死節甚慘，最為當時及後世人所敬佩。其人大節凛然，但却不免書生迂闊之習，不是政治方面的人才。現在我趁此先略叙一下他早先的履歷。他字希直，一字希古，台州寧海人。父親方國勤在洪武時曾任濟寧太守，是明初有名的循吏，後來因事被太祖下獄誅死。孝孺曾從明初大儒宋濂游，青少年時代就有很高的文行之名。洪武時曾為漢中府學教授，未獲大用。他在漢中府學教授任上時，日與諸王講明聖賢之學；蜀王聞到他的賢名，延聘為世子

的師傅。蜀王曾給他的讀書之廬，題了「正學」兩字，所以後人又稱他爲「正學先生」。建文君一即位後，孝孺在羣臣的交荐下，被召至京，爲翰林博士，旋升爲侍講，再升爲侍講學士。當時爲建文君所敬信的大臣，除了齊泰和黃子澄二人外，就推方孝孺了。當時所有大政大計，建文君都向孝孺諮詢意見，孝孺也知無不言。所以，建文一朝的政事得失和成敗，孝孺也是負有很大責任的。）

方孝孺對於處治代王，主張用德化，不主張用刑罰。建文君接納了方的意見，於是下詔命代王離開他所封之地，而去四川依蜀王居。因爲當時諸王中，蜀王是以賢德著稱於世的。這就是說，讓代王去親近蜀王，在蜀王的敎化熏陶下，可能會改變氣質，轉而爲守法明理的好人。

這項看來甚爲寬厚的處置之法，建文君是頗以爲得意，而且想求取臣民讚頌的。因爲這項方法，既合於古聖先賢的「德化」教訓，又顧及了親親之情。但在代王本人及其他諸王的內心，卻認爲朝廷又做多了一件削藩的事。因爲代王的封地是大同，負有國防重責，擁兵甚多，是當時的所詔「塞王」之一，他而且又是建文君的叔父，輩分尊，所以，其勢是不可侮的，也是少主的心腹之患之一。現今把他從他本人的藩國調開，依人而居，待罪思過，這不用削奪之名，而其實朝廷又再削奪了一個親王的權勢。

朝廷的連續向周王和代王動手，其他諸王無不疑懼驚危，各自的內心都對朝廷生起了怨望。燕王棣知道朝廷主張要削奪的對象是他，遲早是不能免的。不過，朝廷遲遲不向他下手，正合他的意，這可給予他時間和機會以暗中從事準備工作。朝廷不首先操刀向他的大大失策，已給他看破。他在那時巳覺察到建文君臣的不足畏。

第二年，新的紀元開始了，可是，朝廷仍遲不向燕王下手，而仍以別的親王爲懲治的對象。建文元年四月，朝廷根據別人的告發，懲治岷王的不法行爲，下詔削奪去岷王的護衞軍，誅死導引岷王爲惡的指揮宗麟，又再下詔把岷王廢爲庶人。

一個接一個的親王得罪被懲，下一個該輪到誰呢？當時諸王的日子確不好過，無時無刻不處於驚疑危懼之中。在處治了岷王後，朝廷的矛頭立即轉向湘王了。湘王朱柏是皇族之一，在藩多行不法，造僞鈔，擅殺人，都是嚴重地違犯國法的。朝廷於是下詔切責，在照前幾次的例，派兵去湘王的封地拘執。湘王不顧受辱，他對王府的人說：「前代的大臣如果有罪而被朝廷下旨懲

辦，多自行引決，免得受辱於法吏和獄丁。大臣尚且如此，何況我是太祖皇帝的兒子，曾經分封大國，南面爲王，更不能在僕隸的手下苟顚乞生。」他於是下令放火燒自己的王府，將自己和闔宮的人活活焚死。

湘王的這一闔宮自焚死的慘劇，給其他所有諸王的刺激太重大了。本來，日處於驚疑危懼中的諸王，已對朝廷生起怨望，現在見到湘王的這幕悲慘劇，更暗中對朝廷離心離德了。這在燕王棣看來，是可喜的事。他已在暗中積極準備，一俟時機到來，就起兵反叛。他知道以下叛上，以藩王叛朝廷，終究是一件重違傳統君臣大義，重違國法和祖訓的事。當年太祖分封諸王，賦予軍權，目的就在使諸王能屛藩帝室和翼衞朝廷。他自己日後的稱兵作叛，諸王凜於大義，國法和祖訓，出兵助朝廷平逆。現在，他見到周、代、岷三王的接連得罪被懲，以及湘王的闔宮自焚的事，知道諸王對於朝廷已離心離德，日後他如起兵，諸王的同情一定是投向他的，諸王不會自動出兵助朝廷平亂的，即使朝廷下詔命諸王出兵翼衞，諸王不是故意遲遲不奉詔，就是虛應而不會眞的出力，說不定他在日後起兵時，還可得到某些親王的幫助。所以，燕王棣愈看事態的發展，愈感到得意。他認爲建文君臣一再遲遲不向他動手，而專向其他諸王開刀，對他太有利了，這不單可以給他以機會暗中從事準備工作，可又爲他在宗室諸王中多事爭取到同情者和幫助者。

建文君臣在南方的京師對諸王幹得起勁的時候，也正是燕王棣在北平吃吃偷笑的時候。可憐志大才疏而又不免迂濶之詬的建文君臣，完全沒有自覺到大大的失策，仍把處治對付燕王的事，輒緩實行。湘王闔宮焚死之訊傳來後，性情寬厚的建文君，也不免傷感難過。但他的削藩措施卻不能因此而中止，爲他所尊信的兩位大臣齊泰和黃子澄，仍主張依照原定的計畫幹下去。

於是，朝廷又繼續一個接一個地懲治諸王了。去年十一月被遣入蜀依蜀王居的代王朱桂，朝廷又給以新的處置了，廢爲庶人，幽囚於大同（上年代王並未被削併）。在朝廷的授意或暗示下，又有人出來告發齊王朱榑的不法之事了，於是，朝廷下詔召齊王來京師，廢爲庶王而錮居。

建文君即位後幾個月內，就屢興大獄，先後連續處治了五個親王，但削去王爵而廢爲庶人，其中一個且演成闔宮焚死的慘劇。在建文君臣來說，這削藩政策可說得是幹得非常積極，大刀濶斧，頗具魄力，但不知卻已犯了失策的大病。以當年諸王分封後，權勢之大，主少國疑，強宗環立，爲了宗社當前和長久的利益，分封制度是必須改革，諸王之權是必須削奪的。所以，建文君臣有意削藩，在原則上是無可非議的。不過，那樣的實行方法和步驟，卻是犯有很大的錯誤。建文君臣從來自食惡果，就是緣於他們的才識手腕不足而實行方法和步驟上犯了大錯誤之故。周王和岷王都被執捕，齊王和代王並皆幽廢，寧王護衞被削，湘王闔宮自焚，連續發生於數月之內，看來似乎建文君對於骨肉至親的叔父們太刻薄寡恩。但就事論事，那幾位皇叔的得罪被懲，按其罪狀，是並不寃枉的。諸王驕悍放恣，在藩國種種不法的行爲，確屬事實，並非虛假。而事實上，諸王的驕恣不法，也是由來已久的。不過，過去朝廷並不以此爲意，臣民也不敢對此有所論列和舉發，以至在表面上看來，好像沒有什麼事。逮建文君嗣承大統後，一意實行削藩政策，諸王的確屬事實的種種不法行爲，正好給建文君以懲治他們藉口。他們的得罪被懲，雖說由於朝廷的削藩政策，但也屬他們的咎由自取。例如皇叔之一的蜀王，當時有「賢王」之稱，雖說在整個削藩政策中，蜀王的權和地之被削，也將是不可避免的事，但朝廷總不會加以罪名而給以削併錮居的懲處的。

削藩政策的有其必要

建文君臣實行削藩政策，幾個月內，連續懲處了五個親王，同時又積極進行圖燕之計，這給了燕王朱棣稱兵反抗朝廷的藉口，終於演成了建文君國破家亡和其臣下遭至大殺戮的悲慘劇。後世的只看表面情況而又只就成敗論事的人，便咎責建文君臣不該削藩。他們認爲建文君如果謹守太祖的分封制度，不動削奪之念，則燕王是沒有藉口和沒有必要起兵反叛朝廷的，因之，日後的失國和大殺戮的悲慘劇，也就不會發生。也有人認爲太祖的分封制度太侈，有不少流弊和後患，嗣大統的建文君欲加更改，是應該採取漸進緩圖之策（後世讀史的人，會提供了好幾個自以爲正確而有效的方策），期以二十或三四十年的時間

，當可改觀而收削藩的實效。

上述的兩種後世之人的看法和見解，都是只看事情的表面，而沒有深入去觀察，又沒有能够把當年的情勢結合一起來看。建文君臣在幾個月內，以看來似乎刻薄寡恩和無視親親之情的手段，連續嚴懲了五個皇叔親王，又明顯地具有圖燕的意思，這的確給了燕王棣以起兵反叛的藉口。但我們如果能够多深知一些洪武末和建文初的史實，可知道燕王朱棣久存野心，早有不願爲少年姪兒皇帝的臣子之妄念。建文君臣即使不行削藩之策，燕王也必定會反叛而爭奪姪兒的大位的。他只要準備工夫做够，自問可以有力與朝廷抗衡，必定會設法找一個藉口來興兵。所以，燕王的反叛，不繫於朝廷的削藩不削藩，削亦反，不削亦反的。不過，朝廷那樣的實行削藩之策，使燕王更加強反叛之心，更積極加緊從事準備工作，和給了他一個更好的起兵藉口而已。

至於認爲建文君臣在削藩事上應該採取漸進綏圖之計，在不太傷害親親之情的原則下，用某些方法，期以三幾十年的時間，以達成削藩的實效。這一見解，聽來似乎有理，而且還可引先代的成敗歷史實例來支持這種見解。但後世持此種見解的人，却忽視了建文君即位時的情況現勢。我們須知建文君在一嗣位後，就立即要從事削藩，視削藩爲當前的急務，實是迫於當時的環境和情勢。明太祖所定和所行的諸王分封之制，其流弊和禍害如果要至數十或百年後方見顯著，那麽，朝廷以漸進綏圖的方策來達成改革或削藩的實效，是可以的。但，當建文君以皇太孫嗣承大統的時候，諸王分封之制的禍患現象已極昭著明顯，在當時已具有極大而緊迫的危險性。建文君臣的急欲削藩，已不僅是爲了宗社邦國的長治久安計，不僅是爲了後世嗣位子孫的統治利益計，而是爲了解救當前形勢已甚明顯的危機起見。諸王各據要地或名城，名位崇高，僅亞天子一等；各擁有充足的財力物力；不單各擁有精銳的王府護衛軍，而且還可調動節制註於他們王國內的中央軍；明太祖又在「祖訓」和國家法令中，明白規定賦予諸王以各項特權和實權；雖然依據法令規定，諸王不能干預民事，其封國內的各項民事庶政，統由朝廷所任命的官吏負責，但諸王具是天皇貴胄，名位如此崇高，臣民不敢稍犯他們的絲毫尊嚴，他們又各擁有如是多和大的權力，地方官吏又怎敢不仰他們的鼻息呢？他們的所作所爲即使明顯地違犯國家法令和破壞朝廷綱紀，地方官吏又怎敢去干涉他們呢？在這種種的情況下，當然會造成諸王的驕恣不法，甚或引致他們的不臣之心的。

在實際上，在洪武朝的末期，諸王已多驕恣不法（其中只有蜀王等三數親王，比較安分守己和循規蹈矩，物以稀爲貴，蜀王因之而有「賢王」之稱）。明太祖以一己私念之蔽，對諸子不免有些偏袒和縱容，而他所希望於諸王的，是悍衛他朱家的江山基業，不讓異姓的人有機會和有力量窺伺神器，所寄望者大，因之對於諸王的一些貪虐不法的行爲，多不以爲意，不欲過分重視，最多在見到諸王貪虐驕恣的行爲太過明顯或太過離譜時，親下手札而教訓切責一番而已，未曾按國法嚴懲過。明太祖一生察之爲明，手腕狠辣，對任何人都絕不徇情。臣下只要有違法的言行現露出，或者只要他疑心或以爲臣下有不法或越軌的言行或心意，他都殺無赦的。可是，他對於自己的二十多個兒子，都採取了和對臣下完全不同的態度。還有，明太祖對於諸子在藩國驕恣貪虐的不法行爲，所知實在也不多。任他如何英明睿察，但如不靠衆多的臣下爲其耳目，而單憑他一人在京師的皇宮中察之爲明，是絕不會知道國內東西南北各地各人的很多事的，他的兒子在藩國的種種不法驕恣的事，如果不由臣下——尤其是各地的中央派去的官吏——奏聞，他又怎樣能知呢？但不管在朝的當政大臣或有言事之責的臣工也好，各地方的官員也好，甚或專爲明太祖緝事察姦的特務人員也好，誰敢把諸王的不法行爲據實上聞呢？在過重的私意和疑心病下，明太祖總認爲臣下論列分封制度或奏告諸王不法之事，是有心離間他們父子之情。最糟糕的，是他認爲臣下論列或奏告到有關諸王的事，是由於叛逆之心，存心破壞他的分封制度，特意打擊諸王的威信和權位，這樣就可方便逆亂之臣覬覦和奪取他朱家的江山。當年分封制度初訂，諸王當未就藩的時候，那位儒學教官的小臣葉居升應詔上章言事，只不過泛論分封制度太侈而爲患宗社，倘且引起太祖的大怒，下旨拘捕來京，要親手射死這個離間他們父子之情而存心不良的小子。結果，這位小臣的教官，終於受盡酷刑而瘐斃於獄中。從此就無人敢再明白談論諸王和分封制度。試問有誰敢直揭諸王的不法而向這位疑心太重的

皇帝奏聞呢？

明太祖的這種態度，無異給諸王的驕恣不法行為以鼓勵和縱容（雖然明太祖並無鼓勵和縱容的心意，但事實上却造成了這樣的效果）。諸王因之更驕恣不法了。過度的驕恣不法而不受制裁，本身又具有各種為非作歹的實力和條件，諸王因之漸漸藐視朝廷，顯違朝章典制和中央政府的法令，寖假生起不臣之野心，實是合乎邏輯的必然後果。在事實上，諸王中好幾個強藩——尤其以燕王棣為最——確已在洪武末年，存在有不臣的野心和覬覦大寶的邪念。當然在太祖尚在時的他們是不敢明顯露出不臣之心和覬覦大寶之迹，。以太祖的英明威武，又是他們的父皇，他們是並無意去搶父皇寶座的。他們的野心邪念，是想在父皇晏駕後，演出奪江山的把戲，由自已來嗣承大統而為大明帝國的天子。當懿文太子朱標（建文君即位後，曾追尊父親懿文太子為「興宗孝康皇帝」。燕王棣篡位後，削去「興宗孝康皇帝」的廟謚之號，而仍復稱「懿文太子」）尚在的時候，以他為嫡長子，且久正儲位，燕王棣尚且已存了日後取而代之的心。迨懿文太子逝後，允炆被立為皇太孫，繼其父而為儲君，燕王等幾個強大而有野心的親王，都有堅強不移的覬覦大位之念了。這在當時，幾乎成了公開的秘密，臣民無人不知。老邁的明太祖，可能不知道，也可以知曉多少。即使知曉，他又能做什麼呢？欲改革分封制度，削奪諸王的封地和權力，或拿幾個親王來嚴懲，都是有背他的期望而絕非他所願做的事。欲作其他重大的更改，他自顧年已老邁，隨時可以離開人世，重大的更革，如果自已不及身觀其成，所引起的禍患將是很多很大的，今時已非昔日，一動不如一靜了。還有，他可能認為皇太孫雖然柔弱，諸王中雖然有存不臣之心的人，但在他所定的規模制度下，在他為邦國所做的各種安排下，皇太孫嗣位為君後，挾持着朝廷的名分尊嚴和傳統的君臣大義，憑恃着朝廷所有的雄厚力量和各種優勢，假使諸王中有人敢於興兵窺伺神器，嗣君是能够有力平定亂事的。晚年的明太祖，對於宗社和子孫的命運，已漸有「盡人事而聽天命」的無奈的信念，自知人謀無論如何周詳正確，總是有限的。他在六十五歲的那年——即皇太子病逝

的那年——，歲暮祭光祿寺灶神，曾經自撰祝文，文末有幾句說：「廢興有數，只得聽天。惟願朕此心，福其子孫。」他對於日後皇太孫嗣位後與諸王之間的關係，可能就持着祈求上天保佑的態度，因爲除此以外，確也沒有什麼他能够做的事。

建文君是個柔弱而有書生習氣的人，他所敬信而用事的大臣，雖然道德操守可觀，但均不免迂濶之譏，而非匡正治國定亂的幹濟之才。這使幾個強藩——其中以燕王爲最——覺得建文君臣可欺。因之，他們的野心更熾，種種不法之迹也更見昭彰顯著了。在太祖一崩御後，幾個強藩就有蠢蠢欲動之意。從各種理由和迹象看來，遲則三幾年，速則一兩年，必有強藩藉口興兵而反叛朝廷的。強藩已不止對於宗社邦國的長久治安有禍害，而且已對朝廷新君構成了緊迫而且直接的威脅。在自建文君一嗣位時起，強藩稱兵爭奪帝位的危機即已存在，而且一天加深一天。在朝廷和建文君來說，削藩已是當務之急，一切漸進緩圖的削藩方策，已不足應付當前的危機。建文君在一即位後，就和他親信的大臣，積極削藩，確是有其必需的理由的。

在削藩的這件國之大事上，建文君結局是澈底的失敗者。若以成敗論得失，指建文君臣不該改祖制，不該有削藩之舉，那是不對的評論。或有人指建文君臣不該急急和不該用那種硬上的手段來削藩，也是未能體察到當年環境情勢的指責。

建文君臣的必欲削藩，而諸藩的必須削奪，是無可非議的。而當時朝廷之急急欲削藩，俾得早收實效，而不欲採取迂迴曲折的漸進緩圖之策，也是迫於環境情勢而出此的，所以，這也是應該爲後人諒解同情而未可遽責的。不過，建文君臣在削藩一事的自始至終上，確是犯了很多很大的錯誤，不然就不會落個失敗的大悲劇了。這才是我們可以非議之處。

當年諸王中最具野心，最具危險性而最可慮的一個，就是燕王棣。而後來稱兵反叛，與姪兒爭奪大位的，也果然是燕王；結局，燕王勝利，建文君失敗，皇帝易位。偏偏建文君臣在削藩大事上，所犯的最多最大錯誤，就是在對燕的策畧和方法上。（戰事起後，建文君臣在對燕師作戰上，又犯了很多很大的錯誤，以至燕王之兵由北平長驅直下，陷京城。取大位。這些留待後文再談。）這當然是由於建文君臣的才識能力不够，和燕王的英武有幹濟才，以及輔佐的得人——例如姚廣孝——。倘若迷信的話，也可以說得一聲是「其中不無天數存焉。」

當建文君臣正在連續懲治其他親王的時候，燕王棣在他的封國北平，一邊在暗中偷笑，一邊則在積極從事起兵叛變的各項準備工作，同時又在設法掩飾自己的準備活動——不惜以親王的尊嚴而裝瘋作癲——，務使朝廷轉緩向他動手。朝廷先忙着對付別的親王，一天不向燕王動手開刀，就給多他一天的時間以從事準備工作。起兵反叛，畢竟不是輕易魯莽做得的。以下叛上，以臣叛君，是不爲國法、人情、民心所許可的，而建文君又並無失德之事。再說，朝廷挾持着君臣名分大義，憑藉着全國的財力、物力和人力，來名正言順地平亂討逆，而他只不過是一個親王而已，雙方的力量對比，是相差很遠的。他要起兵舉事，就必得先做好準備的工作，不然是絕不能操勝算的。所以，建文君臣讓燕王有差不多一年的時間，以從事反叛工作，實是許多大錯誤中的最大錯誤。

（未完待續）

本刊鄭重啓事

本刊所有文字，除非經本社同意，不得轉載，及保留改編電影劇本、電視劇本、舞台劇本等權益，否則當依法起訴，追究賠償。

【前文提要】天山童姥與虛竹藏身西夏皇宮冰窖中，童姥要虛竹進食葷腥，虛竹寧願餓死，也不肯破戒。童姥無奈，只得使用硬功灌他。這日虛竹睡夢之中，突然發覺身邊多了個不穿衣服的少女。虛竹正是血氣方剛的少年，生平極少與女子接觸，這一來如何把持得住，便此破了色戒。第二天童姥又將那少女抱來，那少女只以爲是身夢中，她問虛竹到底是誰？虛竹想要告訴她自已是個和尙，却是說不出口。

師姊妹冰窖大戰

那少女突然伸出手來，按住了他的嘴，低聲道：「你別跟我說，我……我心中害怕。」虛竹抱着她身子的雙臂緊了一緊，道：「你怕什麼？」那少女道：「我怕你一出口，我這場夢便醒了。你是我夢中情郎，我叫你『夢郎』，夢郎，夢郎，你說這名字好不好？」她本來按在虛竹嘴上的小手移了開去，撫摸他的眼睛鼻子，似乎是愛憐，又似是以手代目，要知道他的相貌。那隻溫軟的小手摸上了他的眉毛，摸到了他的額頭，又摸到了他的頭頂。虛竹大吃一驚：「糟糕，她摸到了我的光頭。」那知那少女摸到的，却是一片短髮。原來虛竹在這冰庫中已有二月有餘，光頭上早已生了三寸來長的頭髮。那少女柔聲道：「夢郎，你爲什麼這樣心跳？爲什麼不說話？」

虛竹道：「我…我跟你一樣，也是又快活，又害怕。我沾汚了你冰淸玉潔的身子，死一萬次也報答不了你。」那少女道：「千萬別這麼說，咱們在做夢，不用害怕。你叫我什麼？」虛竹道：「嗯，你是我的夢中仙姑，我叫你『夢姑』，好麼？」那少女拍手笑道：「好啊，你是我的夢郎，我是你的夢姑。最好咱倆做一輩子的夢，永遠也不要醒來。」說到情濃之處，兩人又沉浸於美夢之中，直不知是眞是幻？是天上人間？

過了幾個時辰，童姥才用毛氈來將那少女裹起，帶了出去。次日仍是如此，童姥再將那少女帶來和虛竹相聚。兩人第三日相逢，迷惘之意漸去，慚愧之心亦減，恩愛無極，盡情歡樂。只是虛竹始終不敢吐露兩人何以相聚的眞相，那少女也只當是身在幻境，一字不提入夢之事。

這三天中的恩愛纏綿，令虛竹覺得這黑暗的寒冰地窖便是極樂世界，又何必皈依我佛，從苦行中別求解脫？第四日上，吃了童姥搬來的熊掌、鹿肉等等美味之後，料想她又要去帶那少女來和自己溫存聚會，不料左等右等，童姥始終默坐不動。虛竹猶如熱鍋上的螞蟻一般，在冰窖中坐立不定，幾次三番想要出口詢問童姥，却又不敢。

如此挨了兩個多時辰，童姥對他的偈促焦灼種種舉止，一一聽在耳裏，却一直便如聽而不聞，毫不理睬。虛竹再也忍耐不住，問道：「前輩，那位姑娘，到底是誰？」童姥哼了一聲，並不答話。過了大半個時辰，虛竹又問：「前輩，那位姑娘，是…是這皇宮中的宮女麼？」童姥又哼了一聲，仍不答理。虛竹心道：「你不睬我也罷，我也不來睬你。」但片刻之間，想到那少女的溫柔情意，當眞是心猿意馬，無可羈勒，强忍了一會，只得央求道：「前輩，求求你做做好事，跟我說了罷。」

童姥道：「今日你別跟我說話，明日再問。」虛竹雖是心急如焚，却也不敢再提。好容易捱

到次日，食過飯後，虛竹道：「前輩……」童姥道：「你想知道那姑娘是誰，有何難處？便是你想日日夜夜都和她相聚，再不分離，那也是易事……」虛竹只喜得心癢難搔，不知說什麼好，童姥又道：「你到底想不想？」虛竹一時却不敢答應，囁嚅道：「晚輩却不知如何報答才是。」童姥道：「我也不要你報答什麼。只是我的『天上地下唯我獨尊功』再過幾天便將練成，這幾日是要緊關頭，半分鬆懈不得，連食物也不能出外去取，所有活牲口和熟食，我均已取來，放在上面冰窖之中。你要見那美麗姑娘，須得待我大功告成之後。」

虛竹感到失望，但知道童姥所云確是實情，好在爲日無多，這幾天中只好苦熬相思了，當下應道：「是！一憑前輩吩咐。」童姥又道：「我神功一成，立時要找李秋水那賤人算帳，片刻也忍耐不得。本來我練成神功後，那賤人已萬萬不是我的敵手，只是不幸給這賤人斷了一腿，眞氣大受損傷；這大仇是否能報，也就沒十足把握了。萬一我死在她的手裏，無法去帶那位姑娘，那也是天意無可如何。除非……除非……」虛竹心中怦怦亂跳，問道：「除非怎樣？」童姥道：「除非你能助我一臂之力。」虛竹道：「晚輩武功低微，又能幫得你什麼？」虛竹道：「我和那賤人展開生死決鬥之時，勝負之數，相差只是一線。我要勝她固然甚難，她要殺我，却也是大大不易。今日起，我再教你一套『天山六陽掌』的功夫，你練成之後，危急時只須在那賤人身上一按，她立時眞氣宣洩，非輸不可。」虛竹心下好生爲難，尋思：「童姥與李秋水仇深似海，這場惡鬥，那是生死存亡的決戰。我雖犯戒，做不成佛門弟子，但要我助她殺人，這種惡事，大違良心，那是決計幹不得的。」便道：「前輩要我相助一臂之力，本屬應當，但你若因此而殺了她，晚輩却是罪孽深重，從此沉淪，萬劫不得超生了。」

童姥怒道：「嘿，死和尚，你做不成和尚，却仍是存着和尚心腸，那算什麼東西？像李秋水這種壞人，殺了她又有什麼罪孽？」虛竹道：「縱然是大奸大惡之人，應當教誨感化，不可妄加殺害。」童姥更加怒氣勃發，道：「你不聽我話，休想再見那姑娘一面。何去何從，你善自抉擇吧。」虛竹默然無語，心中只是唸佛。童姥等了半晌，聽他沒再說話，喜道：「你想起了那個小美人兒，只好答應了是不是？」虛竹道：「要晚輩爲了歡娛，却去損傷人命，此事決難從命。就算：就算此生此世再也難見那位姑娘，那也是前生註定的因果。宿緣既盡，無可强求。强求尚不可，何況爲非作惡以求？那是更加不可了。」

他說了這番話後，便唸經道：

[illegible]那位姑娘，問童姥那姑娘是[illegible]

「得失隨緣，心無增減。」話雖如此說，但想旣是拒絕了童姥，勢必從此不能再和那少女相聚，心下自是黯然。童姥道：「我再問你一次！你練不練天山六陽掌？」虛竹道：「實是難以從命，前輩原諒。」童姥怒道：「好，那你給我滾吧，滾得越遠越好。」虛竹站起身來，深深一躬，說道：「前輩保重。」想起和她一場相聚，雖是給她設計令自己破戒，做不成和尙，但却也因由此而得遇「夢姑」，內心深處，總覺童姥對自己是恩惠多而損害少，臨別時不禁有些難過，又道：「前輩多多保重，晚輩不能再服侍你了。」轉過身來，走上了石階。他生怕童姥再度出手點穴，阻他離去，是以一踏上石階，立卽飛身而上，胸口提了北溟眞氣，頃刻間奔到了第二層冰窖，跟着又奔上第一層，伸手便去推門。他右手剛碰到門環，突覺雙腿與後心一陣劇痛，叫聲：「啊喲！」知道又中了童姥的暗算，身子一晃之間，雙肩之後又是兩下針刺般的劇痛，再也難以支持，翻身摔倒。

只聽得童姥陰惻惻的道：「你已中了我所發的暗器，知不知道？」虛竹但覺傷口處又是麻癢，又是酸痛，直如萬蟻咬嚙，說道：「自然知道。」童姥冷笑道：「你可知道那是甚麼暗器？那是『生死符』！」虛竹聽到「生死符」三字，耳朶中嗡的一聲，登時想起了烏老大等一干奇人異士，一提到「生死符」便嚇得魂不附體的情狀。他從前只道「生死符」是一張具有極大力量的文件之類，那想到竟是一種暗器，烏老大這一干人個個兇悍狠毒，却給「生死符」制得服服貼貼，到然則這暗器的厲害，可想而知。只聽童姥又道：「生死符入體之後，永無解藥。烏老大這批畜生反叛飄渺峯，便是不甘永受生死符所制，想要到靈鷲宮去盜得破解生死符的法門。這些狗賊痴心妄想，發他們的春秋大夢，你姥姥生死符的破解之法，豈能偷盜而得？」

她說了這幾句話後，便盤膝而坐，默不作聲。虛竹却覺傷口越來越是厲害，而且這奇癢漸漸的深入體內，不到一頓飯時分，連五臟六腑也似發起癢來，眞想一頭在牆上撞死了，勝似受這些煎熬之苦，忍不住大聲呻吟起來。只聽童姥說道：「你想生死符的生死兩字，那是甚麼意思？這會兒已經懂了吧？」虛竹心中說道：「懂了，懂了。那是『求生不得，求死不能』之意。」但口中除了呻吟之外，再也沒力氣說話。

童姥又道：「適才你臨去之時連說兩次要我多多保重，言語之中，頗有關切之意，你這小子倒也不是沒良心的。何況你救過姥姥的性命，天山童姥恩怨分明，有賞有罰，你究竟和烏老大他們那些畜生大大不同。姥姥在你身上種下生死符，那是罰，可是又給你除去，那是賞。」虛竹呻吟道：「咱們把話說明在先，你…你若以此要挾，要我幹那…幹那傷天害理之事，我可…我可寧死不…不…不…」這「寧死不屈」的「屈」字，始終說不出口。

童姥冷笑道：「哼，瞧你不出，倒是條硬漢子。可是你爲什麼期期艾艾的，說不出話？你可知那安洞主爲什麼說話口吃？」虛竹驚道：「他當年也是中了你的生…生…以致痛得口…口…口…」童姥道：「你知道就好了。這生死符發作起來，一日厲害一日，奇癢劇痛之感，遞加九九八十一日之後，又再遞增，如此周而復始，永無休止。每年我派人巡行各洞各島，賜以鎭痛止癢之藥，這生死符一年之內便可不發。」虛竹這才恍然大悟，這些洞主、島主們所以對童姥的使者敬奉有若神明，甘心挨罵挨打，乃是爲了這一份可保一年平安的藥劑。如此說來，自己豈不是也要終身爲她所制？爲了這份藥劑，只好受她如牛馬一般的役使？

虛竹爲人外和內剛，雖然對人極是謙和，內心其實甚爲固執，決不肯受人要脅而有所屈服，可以說是「寧折不曲」的性情。童姥和他相處三月，已摸熟了他的脾氣，說道：「我說過你和烏老大那些畜生不同，姥姥不會每年給你服一次鎭痛止癢之藥，使你整日價食不知味，睡不安枕。你身上一共給我種了九張生死符，我可以一舉而給你除去，斬草除根，永無後患。」虛竹道：「如此…多…多…多…」連說了幾個「多」字，那個「謝」字却始終說不出口。

當下童姥給他服了一顆丸藥，片刻間痛癢立止。童姥道：「除去這生死符的禍胎，須用掌心內力。我這幾天神功將成，不能爲你消耗元氣，我教你運功出掌的法門，你自行化解吧。」虛竹道：「是。」童姥便卽傳了他如何將北溟眞氣自丹田經由大巨、天樞、太乙、梁門、神封、神藏諸穴，通過曲池、大陵、陽谿而至掌心，再教他將這眞氣吞吐、盤旋、揮洒、控縱的諸般法門。虛竹練了兩日，已然純熟。

童姥又道：「烏老大這些畜生，人品雖差，武功却着實不低。他們所交往的狐羣狗黨之中，也頗有些內力深湛的傢伙，但沒有一個能以內力化解我的生死符，你道是什麼緣故？」她頓了一頓，明知虛竹回答不出，接着便道：「只因我種入他們身體的生死符，種類既各各不同，所用手法也大異其趣。他如以陽剛手法化解了一張生死符，第二張生死符以火濟陽，力道反而因此劇增，盤根糾結，深入臟腑，更是一發不可收拾。你身上這九張生死符，須以九種不同的手法化解。」當下傳了他第一種手法，待他練熟之後，便和他拆招，以各種各樣陰毒細雜的手法攻過去，命虛竹以這手法應付。童姥又道：「飄渺峯的生死符千變萬化，你下手拔除之際，也須隨機應變，稍有差池，不是立刻氣窒身亡，便是全身癱瘓。須當視生死符如大敵，全力以赴，半份鬆懈不得。」

虛竹受教苦練，但覺童姥這法門巧妙無比，氣隨意轉，不論她以如何狠辣的手法攻來，這法門均能化解，而且化解之中，必蘊猛烈反擊的招數。他越練越是佩服，才知道「生死符」所以能令三十六洞洞主、七十二島島主魂飛魄散，確是有它無窮的威力，若不是童姥親口傳授，那想得到天下竟有如此神妙的化解之法？

他化了四日功夫，才將九種法門練熟。童姥甚喜，道：「小……小子倒還不笨，兵法有云：知己知彼，百戰百勝。你要制服生死符，便須知道種生死符之法，你可知生死符是什麼東西？」虛竹一怔，道：「那是一種暗器。」童姥道：「不錯，是暗器，是怎麼樣的暗器？像袖箭呢，還是像鋼鏢？像菩提子呢，還是像金針？」虛竹尋思：「我身上中了九枚暗器，雖然又痛又癢，摸上去却無影無蹤，實在不知是什麼形狀。」童姥道：「這便是生死符了，你拿去摸個仔細。」

想到這天下第一厲害的暗器，虛竹心下惴惴，伸手去接，一接到掌中，便覺一陣冰冷，那暗器輕飄飄地，圓圓的一小片，只不過是小指頭大小，邊緣鋒銳，其薄如紙。虛竹要待細摸，突覺手掌心中涼颼颼地，過不多時，那生死符竟然不知去向。他大吃一驚，童姥又沒伸手來奪，這暗器怎會自行變走？當真是神出鬼沒，不可思議，突然間想到一事，叫道：「啊喲！」心道：「糟糕，糟糕！這生死符鑽進我掌心去了。」童姥：「你明白了麼？」虛竹道：「我……我……」童姥道：「我這生死符，乃是一片圓圓的薄冰。」虛竹「啊」的一聲，恍然大悟，這時方才明白，原來這片薄冰為掌中熱力所化，所以會頃刻間不知去向，只是他掌心內力煎熬如爐，將冰化而為汽，不留水漬，這一節却非他所知了。

童姥說道：「要學破解生死符的法門，須得學會如何發射，而要學發射，自然先須學製煉。別瞧這小小的一片薄冰，要製得其薄如紙，不穿不破，却也大非容易。你在手掌中放一些清水，然後倒運內力，使掌心中發出來的真氣冷於寒冰數倍，清水自然凝結成冰。」當下一步一步的教他如何倒運內力，怎樣將陽剛之氣轉為陰柔，好在無崖子傳給他的北溟王氣，原是陰陽兼蓄，虛竹以往練的都是陽剛一路，但體內既有底子，只要一切逆其道而行便是，倒也不是甚麼難事。

生死符製成後，童姥再教他發射的手勁和認穴準頭，在這片薄冰之上，如何附着陽剛內力，又如何附着陰柔內力，又如何附以三分陽，七分陰，雖只陰陽二氣，但先後之序既異，多寡之數又復不同，隨心所欲，變化萬千。虛竹又足足化了三天時光，這才學會，但說到變化精微、認穴無訛，那自然是將來的事了。第四日上，童姥命他調勻內息，雙掌凝聚功力，說道：「你一張生死符，中在右腿膝彎內側『陰陵泉』穴上，你右掌運陽剛之氣，以第二種法門急拍，左掌運陰柔之力，以第七種手法緩緩抽拔。連拔三次，便將這生死符中的熱毒和寒毒一起化解了。」虛竹依言施為，果覺「陰陵泉」上一陣窒滯之意霍然而解，關節靈活，說不出的舒適。

童姥一一指點，虛竹便一一化解，待第七張生死符化去，童姥說道：「餘下的兩張生死符，你自行將真氣運行全身穴道，試知所中的部位所在，再慢慢探知其中所含熱毒寒毒的次序份量，想一想該用何種法門破解。你確定之後，說與我知，且看對是不對，却不可貿然從事。」虛竹應道：「是。」童姥突然幽幽嘆了口氣，道：「明日午時，我的神功便練成了。收功之時，千頭萬緒，兇險無比，今日我要定下心來好好的靜思一番，大功告成之前，你就別再跟我說話，以免亂我心曲。」虛竹又應道：「是！」心想：「日子過得好快，不知不覺，居然整整三個月過去了。」

便在這時候，忽聽得一個極輕極細，便如蚊鳴一般的聲音鑽進了耳中：「師姊，師姊，你躲

在那裏啊？小妹想念你得緊，你怎地到了妹子家裏，却不出來相見？那不是太見外了嗎？」這聲音輕微之極，但每一個字都聽得清晰異常。却不是李秋水是誰？虛竹一驚之下，呼道：「啊喲，她：她：她：」童姥喝道：「大驚小怪幹甚麼？」虛竹低聲道：「她：：：她尋到了。」童姥道：「她知道我到了皇宮，却不知我躲在何處。皇宮中房舍千萬，她一間間的搜去，十天半月之內，未必能搜得到這兒。」虛竹這才放心，道：「只要挨過明日午時，咱們便不怕了。」果然聽得李秋水的聲音漸漸遠去，終於聲息全無。

虛竹定下心來，依着童姥所授的法門，將北溟眞氣周運全身，探尋生死符的所在，運不到半個時辰，忽聽得那輕如蚊蚋的細聲，又鑽進了耳中：「好姊姊，你記不得無崖子師兄啊？他這會兒正在小妹宮中，等着你出來，有幾句要緊的話，要對你說。」虛竹低聲道：「胡說十八道，無崖子前輩早已仙去了，你：：：你別上她的當。」童姥說道：「咱們便在這裏大喊大叫，她也未必聽見。她是在運使『傳音搜魂大法』，要想逼我出去。她提到無崖子甚麼的，只是想擾亂我的心神，我怎會上她的當？」

但李秋水的說話，竟是無休無止，一個時辰又一個時辰的說將下去，一會兒回憶從前師門同窗學藝時的情境，一會兒又說到無崖子對自己如何銘心刻骨的相愛，隨即破口大罵，將童姥說成是天下第一等淫蕩惡毒，潑辣無恥的賤女人。虛竹雙手按住耳朵，那聲音竟是隔着手掌鑽入耳中，再也阻它不住。

虛竹只聽得心情煩躁異常，叫道：「都是假的，都是假的，我不相信。」撕下衣上布片，塞入雙耳。童姥道：「這聲音是阻不住的。這賤人以高深內功，將說話送出。咱們身處第三層冰窖之中，聲音兀自傳到，布片塞耳，又有何用？你須當平心靜氣，聽而不聞，將那賤人的言語，都當作是驢鳴犬吠。」虛竹應道：「是。」但聽到李秋水說出童姥的種種惡毒之事，却又不能不聽，心中又不免將信將疑，不知這些話是眞是假。

過了一會，他突然想起一事，說道：「前輩，你練功之時即到，這是你功德圓滿的最後一次練功，事關重大，將這些言語聽在耳中，豈不分心？」童姥苦笑道：「你到此刻方知麼？這賤人算準時刻，知道我神功一成，她便不是我的敵手，是以竭盡全力來加以阻撓。」虛竹道：「那麼你暫且擱一擱如何？這般厲害的外魔侵擾之下，只怕有點兒：：：有點兒兇險。」童姥道：「傻小子，，你寧死也不肯助我對付那賤人，却如何又關心我的安危？」虛竹一怔，道：「我不肯助前輩害人，却也不願別人加害前輩。」

童姥道：「你心地倒好。這件事我早已千百遍的籌思過了。這賤人一面以『傳音搜魂大法』亂我心神，一面遣人率領靈鷲，到處搜查我的踪跡，這皇宮四周，早已佈得猶如銅牆鐵壁相似。逃是逃不出去的，可是多躭一天，却也多一天危險。唉，也幸虧咱們深入險地，到了她的家裏來，否則只怕兩個月前便給她發見了，那時我功力低微，無絲毫還手之力，一聽到她的『傳音搜魂大法』，早已乖乖的走了出去，束手待縛。傻小子，午時已到，姥姥要練功了。」說着咬斷最後一頭白鶴的頭頸，吮吸鶴血，便即盤膝而坐。

冰窖中不知日夜，却原來午時已屆，只聽得李秋水的話聲越來越是慘厲，想必她知道生死存亡，便當決於這個時刻。突然之間，李秋水語音一變，竟是溫柔無比，說道：「師哥，是你麼？你抱我，嗯，唔唔，再抱緊些，你親我，親我這裏。」虛竹一呆，心道：「她怎麼說起這些話來？」只聽得童姥「哼」了一聲，怒罵：「賊賤人！」虛竹大吃一驚，知道童姥這時正當練功的緊要關頭，突然分心怒罵，那是兇險無比，一個不對，便會走火入魔，全身經脈迸斷。却聽得李秋水柔聲呢語，不斷傳來，都是和無崖子歡愛之辭。虛竹忍不住想起前幾日和那少女歡會的情景，慾念大興，全身熱血流動，肌膚發燙。

但聽得童姥喘息粗重，罵道：「賊賤人，師弟從來沒眞心喜歡過你，你無恥勾引於他，當眞是萬劫不復了。」虛竹驚道：「前輩，她：：：她是故意氣你激你，你千萬不可當眞。」童姥又罵道：「無恥賤人，他對你若有眞心，何以臨死之前，巴巴的趕上飄渺峯來，將本門的鐵指環傳了給我？爲什麼將那個玲瓏棋局的解法，親口說與我知？我跟你說，要解那玲瓏棋局，黑子須當自塞一眼，被白子吃去一大片後，局面舒展，便可反敗爲勝。賤人，你在心中擺一擺這個棋局，是不是巧妙無比？這解法我是想不出來的，是師弟親口跟我說的。他：：：他又拿了一幅我十八歲時的畫像給我看，是他親手繪的，他說六十多年來，這幅畫像朝夕陪伴於他，和他寸步不離。嘿

，你聽了不用難過……」、

她滔滔不絕的說將下去，虛竹却聽得呆了，這些話都是假的，她爲什麽要說？難道已經走火入魔，神智失常了麽？

猛聽得砰的一聲，冰庫大門被人推開，接着又是開複門、關大門、關複門的聲音。只聽得李秋水嘶啞着嗓子道：「你說謊，你說謊。師哥他…他…他只愛我一人。他決不會畫你的肖像，你這矮子，他怎麽會愛你？你胡說八道，專會騙人……」

只聽得砰砰砰砰接連十幾下巨响，猶如雷震一般，在第一層冰窖中傳了出來。虛竹一呆之際，聽得童姥哈哈大笑，叫道：「賊賤人，你以爲無崖子只愛你一人嗎？你當眞想昏了頭。我是個矮子，不錯，遠不及你窕窈美貌，可是師弟隔了這幾十年，什麽都想明白了。你一生便只得喜歡勾引英俊瀟洒的少年……」這聲音竟然也是在第一層冰窖之中，她在甚麽時候從第三層飛身而至第一層，虛竹却半點沒有知覺。

又聽得童姥笑道：「咱們師姊妹幾十年沒見了，該當好好親熱親熱才是，這冰庫的大門是封住啦，免得別人進來打擾，哈哈，你喜歡倚多爲勝，叫幫手進來，那也是由得你，你動手搬開這些冰塊啊，你傳音出去啊。」一霎時間虛竹心中轉過了無數念頭：童姥激怒了李秋水，引得她進了冰窖，隨即投擲一塊塊巨大的冰塊，將大門堵塞，決意和她拚個生死。這樣一來，李秋水在西夏國皇宮中雖有偌大的勢力，却是無法召人入來相助。但她爲何不以內力將門前的冰塊推不？爲何不如童姥所云，傳音出去，叫人攻打進來？想來不論是推冰還是傳音，都須分心使力，童姥窺伺在側，自然會抓住機會，立即加以致命的一擊。又不然李秋水生性驕傲，不願借力外人，一定親手和這情敵算帳。虛竹又想：往日童姥練那「天上地下唯我獨尊功」之時，見她白氣繁頂，不言不動，於外界事物，似乎全無知覺，此刻忍不住出聲和李秋水爭鬥，神功之成，終於還差一日，豈不是爲山九仞，功虧一簣？不知今日這場爭鬥誰勝誰敗，倘若童姥得勝，不知是否能逃出宮去，明日補練？

他心中胡思亂想，却聽得砰砰嘭嘭之聲大作，巨聲猶如連珠，顯然童姥和李秋水各以上乘內力拋擲巨冰，企圖傷害對方。虛竹和童姥相聚三月，雖然這老婆婆喜怒無常，行事任性，令他着實吃了不少苦頭，但朝朝夕夕都在一起，不由得生出親近之意，此刻生怕她遭了李秋水的毒手，當下走到第二層去。黑暗中固然瞧不見兩人惡鬥的情景，却總可聽得清楚些。

他剛走上第二層，便聽李秋水喝問：「是誰？」砰嘭之聲隨即停下來。虛竹屏氣凝息，不敢回答。童姥却道：「那是中原武林第一風流浪子，外號人稱『粉面羅刹武潘安，辣手摧花俏郎君』，你想不想見？」虛竹心道：「我這般醜陋的容貌，那裏有什麽『粉面羅刹武潘安、辣手摧花俏郎君』的外號？唉，這前輩拿我來取笑了。」却聽李秋水道：「胡說八道，我是幾十歲的老太婆了，還喜歡少年兒郎麽？甚麽粉面羅刹武潘安，多半便是指着你東奔西走的那個醜怪小和尚。」她提高聲音叫道：「小和尚，是你麽？」虛竹心中怦怦亂跳，不知是否該當答應。童姥叫道：「夢郎，你是小和尚嗎？哈哈，人家把你這個風流俊俏兒郎說成是小和尚，眞把人家笑死了。」

「夢郎」兩字一傳入耳中，虛竹登時滿臉通紅，慚愧得無地自容，心中只道：「糟糕，糟糕，那位姑娘跟我所說的言語，都給童姥聽出去了。這些話怎可給第三者聽到？」只聽童姥又道：「夢郎，你快回答我，你是小和尚嗎？」虛竹低聲道：「不是。」他這兩字說得雖低，童姥和李秋水都聽得清清楚楚的聽到了。童姥又是哈哈大笑，說道：「夢郎，你不用心焦，不久你便可和你那夢姑相見。她爲你相思欲狂，這幾天茶飯不思，坐立不安，就是在想念着你。你老實跟我說，你想她不想她？」虛竹對那少女一片眞情，這幾天雖在用心學練生死符的發射和破解之法，但始終是想得他神魂顛倒，突然聽童姥問起，不禁脫口而出：「想的！」

李秋水喃喃的道：「夢郎，夢郎，原來你眞是個少年俊俏的郎君！你上來，讓我瞧一瞧中原武林第一風流浪子是何等樣的人物！」

以年歲推算，李秋水已是個八九十歲的老太婆，但這幾句話說得柔膩宛轉，虛竹聽在耳裏，不由得怦然心動，似乎當時之間，自己眞的變成了「中原武林第一風流浪子」，但隨即啞然：「我是個醜漢子，既笨且拙，那說得上是甚麽風流浪子，豈不是笑死人麽？」

欲知後事如何，請看下期分解？

武俠長篇小說

方達明 文　羽君・圖

老柳山莊　大會羣豪

那白衣人乃是『八駿』之首，姓名馬勇，長得牛高馬大，一臉橫肉，極爲凶惡，也極爲驕慢。

他聞八王爺話後，冷笑了笑，道：「對付如此一個小子，也用得着帝主絕招麼？」說着，大步走出。

八王爺忙道：「馬兄不可輕敵，那小子已非吳下阿蒙。」

馬勇臉上肌肉一陣跳動，道：「不過有幾斤死力，何足爲奇？」來到東方鈺身前，陰陰笑道：「小子，你想怎麼死？」

東方鈺見馬勇身軀高大，相貌凶惡，不由有些懼意，暗忖：「這人如此驕慢，定必有些實學，我雖服過『天王丹』，但時日尙短，功力未臻上乘境界，我得小心才是。」

當下，佯裝鎭定，淡然笑道：「只要閣下有能耐，怎麼死都行！」話畢，只見馬勇吸氣運功，登時，渾身腫脹，膚呈靑黑，臂粗如米升，掌大如巴扇，並散發一股使人聞之作嘔的惡臭！

東方鈺見狀大驚，不自覺的後退一步，暗忖：「這是什麼武功？……」忽聞李八百和丹心漁夫齊聲喝道：「娃兒，那傢伙練的是『腐屍功』，歹毒無比，不可與他對掌！」

馬勇嘿嘿笑道：「不對掌，嘿嘿，饒你身生雙翼，也飛不去了！」

東方鈺腦筋一轉，忙拔出寶劍，同時一旋身，轉至馬勇身後，舉手就是『雲飚九式』中的絕招『長虹貫日』，刺對方肩樑。

勝『他見馬勇運起『腐屍功』，全身腫脹，打諒一定異常笨拙，以靈活取笨拙必然事半倍功。鈺料，他打諒錯了，馬勇不但不笨拙，而且靈活無倫，他的劍才遞出一半，馬勇已橫地閃開。

他一劍落空，不敢原地久留，連忙又欲轉往馬勇身後——就在此時，馬勇陡然虎吼一聲，發出一股挾着惡臭的狂飈，呼嘯着向他捲來！

東方鈺大駭，急忙雙脚一拔，凌空而起，斜身飄退！『打鐵趁熱』，馬勇那肯怠慢，提氣，又發出一掌，凌空追擊。

東方鈺身在空中，閃避不易，只好隨便一滾身，折落左側。他這隨便一滾，可說神妙奇絕，剛好避過那道要命的惡臭狂飈。

可是，他脚剛落地，另一股臭飈又已捲到！他正欲點脚再避，不料脚下一滑，一跤跌倒在地，臭飈自他頭頂掠過，嚇得冷汗如泉！

只聞馬勇嘿嘿怪笑，道：「小子，起來，馬某不殺落馬之將。」

的確，東方鈺滑倒之處，四下都是嶙峋岩石，若馬勇再發一掌，東方鈺武功再高，也難閃過。

東方鈺又驚又氣又愧，一跳而起，心忖：「我打諒他身子笨拙，動作不靈，殊不知其靈活程度猶在我之上，再這樣挨打下去，非敗不可！」

當下，鋼牙一咬，將寶劍擲於地上，運集十成功力於掌，冷冷地道：「謝謝手下留情，我們就對上一掌……」

李八百聞言大驚，急喝道：「娃兒你瘋了……」

李八百話猶未完，東方鈺雙手已然推出！敢情，他在氣急交加之際，失了理智，要作同歸於盡的一擊！

只聞晴天一聲焦雷！登時，山嶽搖晃，岩石紛紛滾下，地皮波動，如置身小舟，落葉飛飄，砂石橫走，十丈之內黑霧瀰漫，惡臭薰人……宗絲珠，流小珠，曹素素，驚叫一聲，各自以手掩面，不敢看此戰的結果！

李八百大喝一聲，鐵拐一點，閉氣衝入黑霧之中。

北漠神拐李八百，鐵拐一點，閉氣躍入黑霧之中。只見東方鈺膚呈黑色，手按心胸，立在當地；馬勇身手腫脹已消，靑紫已散，口角溢血，閉目盤坐原地，顯然，均已受傷。

李八百見此情景，不禁又喜又驚，喜的是，東方鈺不但未遭毒手，情形反比馬勇好些，驚的是，東方鈺膚呈黑色，可能中了『腐屍毒』。

他急於走將過去，道：「傷得如何？我扶你回去？」

東方鈺悵然一笑，道：「不要緊。」舉步走至馬勇身前，冷然道：「起來，我東方鈺也不殺落馬之將！」

馬勇微睜雙目，點頭讚道：「東方鈺，夠義氣，夠英雄，是馬某平生

所見第一人。」當時的傲慢，當時的凶惡，已一掃無餘，却還不失英雄氣概。

他吃力地探手入懷，掏出一個玉瓶，倒出一粒黃色丹丸，給東方鈺，道：「你中了『腐屍毒』，兩個時辰之內，便要發作，這是解藥，拿去：……」

「馬兄，你怎能給他解藥？」說話聲中，八王爺已然躍上前來，同時，伸手一抓，欲將解藥奪去。但，爲時稍晚，解藥已落在東方鈺手中。

八王爺來遲半步，氣得渾身發抖，三角眼一翻，舉掌朝東方鈺就劈！但，又遲了一瞬，李八百的鐵拐已然橫在他的身前！

馬勇冷漠地道：「王爺，且請放心，馬某旣敢縱虎歸山，就有擒虎回籠之能！」

八王爺後退一步，磔磔笑道：「好哇！馬勇，你竟然敢在本王面前弄鬼！」

馬勇渾身一震，急道：「王爺，你這話是何意思？」

「是何意思？問你自已，嘿嘿！他剛才失脚滑倒，你不趁機取他性命，此時中毒，你又給他解藥，我又不是傻瓜，嘿嘿……」

馬勇聞言大驚，困難地站了起來，急道：「王爺，你……」八王爺陰惻惻地笑道：「我？嘿嘿，你背叛帝主，我要先斬後奏！」說着，右掌一舉，朝馬勇腦門就劈！

東方鈺腦筋一轉，大喝一聲，同時揮出一記『琵琶手』中的絕招『梅花三弄』，直取八王爺肩井大穴。這一招，不但精奇雲詭，而且快逾閃電。

八王爺如不收招閃避，或變招封擋，雖可把馬勇擊斃，但他也必傷在東方鈺的『琵琶手』下。在這種情形下，八王爺不是傻蛋，自是救命要緊，急忙撤掌斜閃五尺。

武林中的事，往往不可理喩，就如馬勇與東方鈺，兩人正如水火，但，一個竟公然贈藥與敵，而一個又與敵解危，彼此作爲，皆越於軌外，如以常情而論，寧不令人莫名其妙？

這一來，八王爺可更認爲馬勇與東方鈺早有勾結，一時，氣得臉色鐵青，渾身劇抖，好半晌，才從牙縫中逼出一句話：「馬勇，你好！」

馬勇見情大駭，急道：「王爺，你誤會了，馬勇斗胆也不敢背叛天帝，馬勇之贈藥與他，乃是……」

八王爺磔磔怪笑道：「是要他再假時日，殺帝主而奪天下？」

「不！不！」馬勇噗的跪下，對天誓道：「馬勇如有背主之意，必遭天譴！馬勇之贈藥與他，乃是與他再決一次勝負！」

八王爺皮肉不笑地道：「可是，他爲什麼背救你？分明你們早有勾結？」

馬勇側目一瞥東方鈺，道：「這個……他大概也想與我再決勝負！」

此時，東方鈺已服下解藥，悠然一笑，道：「我可沒與你再戰之意，我之出手救你，只是覺得你是一個有情有義的丈夫，像你這樣的人，不應如此枉死！」

馬勇冷冷地道：「你可知道，我若不死，你將活不成？」

東方鈺閒頭道：「不知道，我救你只是一種直覺，什麼都沒有想到。」

馬勇道：「現在懊悔了？」

「沒有？我仍覺得我的所爲是對的，」

馬勇聞言，垂頭不語，神情陰晴不定，他內心深處，似乎有着太多的情緒。

八王爺雙目一轉，冷笑道：「馬兄，我也知道你是一條漢子，決不會背叛帝主，只是你的所爲太令人懷疑了，你旣說要與他再決一勝負，現時已不早。就請吧！」

馬勇一震，急道：「我內腑受傷，須得調治……」

「嘿！嘿！內腑受傷，怎能贈藥與人？」

馬勇忽地站起，冷然道：「我自會向帝主討罪。」說着，大步而去！

八王爺陰惻惻地笑了數聲，喝道：「何往？」

馬勇充耳不聞，依然疾去！

「給我站住！」八王爺似知馬勇不理，同時舉步追去！

但他剛追出兩步，忽覺人影一晃，面前已矗立一人！

八王爺濃眉一挑，磔磔怪笑，道：「北漠神拐，自身已是不保，還要

管我們家務之事？」

北漢神拐李八百，咧嘴一笑道：「我不是管你們家務事，只覺你們彼此同僚，應同心合力，怎能爲一點小事而失和？再說，你若殺掉他，今晚之戰，還有什麼打頭？」

北漢神拐這舉動，這言語，無非是想救馬勇，然而馬勇乃天帝『八駿』之首，何以反不許八王爺殺他？不問而知，是刺激對方失和。

且說八王爺被北漢神拐攔住，又被北漢神拐冷諷熱刺，登時，火上加油，陡然一聲號令：「上！殺！」此令一出，西邊三四十人，隨即拔劍亮刀，一齊向東狂撲！

這是八爺恃勝的殺手，的確，這一手够使人應付！

東邊，除東方鈺和宗綠珠外，總共不過一十三人，而十三人中，又受傷了好幾個，那些傷患不但不能與敵作戰，而且還要人保護！

李八百見八王爺不顧身份，不講規矩，下令羣攻，大爲驚駭，即欲點拐，返回東邊，以保護傷患！

但八王爺豈肯由他？旋即一掌劈出，堪堪封住李八百退路，然後，磔磔笑道：「想走麼？那有那麼容易？」李八百心念傷患安危，大爲焦急，掄拐就劈！

李八百乃當今名宿，在此急怒之下，拐勁何等凌厲！然八王爺之能蒙天帝封爲王爺，武功自非凡俗可比，登時，兩個武林碩果，便打成一團。

東方鈺此刻的位置，是在東西兩派之間，見西派數十人，如潮水般的湧來，立即發掌攔阻。但，儘是掌風凌厲，也封擋不住數十人的湧撲！刹那間，已有二三十人湧到西邊！

此刻，西派能够出手抗敵的，只有白雲逸叟，丹心漁夫，曹素素，孟小珠及兩個老者，因顧及傷患，六人皆不敢前迎，只背向背，把曹天霖等傷患圍住，待敵來攻！

二三十人一到，放手就攻，暗器、掌勁、劍光、有若狂風暴雨！

白雲逸叟韓樂天，雙掌不停地揮劈，丹心漁夫釣竿左右反覆猛掃，曹素素使劍，孟小珠用掌，兩老者用『虎尾棍』，皆盡平生所學。二三十人來勢雖凶，一時，也難越雷池一步！

但，人數越來越多，而個個都是身經百戰的魔頭，閱歷豐富，見丹心漁夫和白雲逸叟方面防守堅硬，便將主力移向曹素素和孟小珠，只留小部份人牽制丹心漁夫和白雲逸叟。

這一來，情勢立即轉變，曹素素雖是名門高徒，孟小珠也是名人之後，但究竟是個女孩子，而年紀又輕，經十餘人幾番衝擊後，即感手忙脚亂！

「卜！卜！」兩聲，梅千里和一位受傷老者已被人暗器打破腦殼，倒地身亡，接着，電光一閃，一支亮晶晶的短劍，又已飛入圍中，插在另一受傷老者背心！

孟小珠驚叫一聲，也顧不了許多，玉手連揮，兩顆『銀彈』已然出手，銀光一閃之下，當首兩條凶猛大漢，隨之而倒！

兩條大漢乍然倒地，後面的人無不驚駭失色，一齊拔脚後退，怔怔地看着孟小珠，不敢貿然再進！

他們那裏知道，孟小珠就只有這麼兩顆銀彈，也是孟小珠唯一的絕招，設若他們不過於小心，繼續攻擊，韓雲綃，曹天霖等傷患，恐怕要跟梅千里等一樣了。

衆人一退，曹素素和孟小珠急忙調整陣脚，凝神防守。

且說在中途防人西撲的東方鈺，幾番出掌之後，忽感胸口隱隱作痛，心中大慌，暗忖：「糟！我也受了傷！」但他不管，仍繼續發掌攔擊。

可是，因內腑受傷，大碍提氣運功，於是，所發掌勁，無形中爲之大減，不但攔人不住，反被七八人聯手圍毆！

這七八人雖非一等高手，却也非常凶猛，而東方鈺因傷碍於提氣運功，且手無寸鐵，一時，反岌岌可危！

北漢神拐和八王爺，仍打得難分難解，高下不分。這裏數十人中，除傷患外，就只有宗綠珠一人尙在閒着。

本來，她早就想出手，是因孟小珠和曹素素給她的汚辱，至今仍悶悶不樂。現見東方鈺遭險，已不由她再袖手旁觀了。她蓮步姍姍，走至距圍攻東方鈺的七八人五步處，玉掌輕輕一揮——

說也怪，她這輕輕一揮玉掌，並不見有何驚人之處，但八人中，竟有四人脚步踉蹌，倒退五六步，方始拿樁站穩。

同時東方鈺右手一甩，使出「琵琶」手中的「後庭花」招式，把另四人也逼退三四步，方始脫險；但他這一招使出後，卽感頭昏目眩，搖晃欲倒。

宗綠珠忙躍上將他扶住，對八人說：「你們若是要命，就給我滾開！」

一老者驚悸猶存，道：「妳……妳……」

宗綠珠冷然道：「我是他的夫人宗綠珠，今晚我因爲心情不好，不願殺人，滾吧！」

有前車可鑒，八人雖都是狂傲之徒，却非傻瓜，知道這個美麗夫人來頭太大，那敢久留，互一打眼色，却一齊向丹心漁婦等撲去。

宗綠珠掏出一粒丹丸，送入東方鈺口中，道：「這是我們苗區的靈丹，治內傷很有效，吞下吧！」

東方鈺吞下靈丹，深吸了一口氣，環目四看，見數十人又開始向丹心漁夫攻擊，急道：「珠妹，我不要緊，快去救他們。」

宗綠珠小嘴一噘，道：「我不去？」東方鈺一怔，道：「爲什麼？」

宗綠珠冷冷地道：「她們有本事罵人，難道沒本事拒敵！」

「唉！」東方鈺知宗綠珠所說的「她們」，是指孟小珠和曹素素，急道：「她們都是小孩子，妳豈能與她們一般見識，再說，孟小珠是我師妹，其他的人也都是我的朋友，而丹心漁夫前輩也在其中，難道不能看我面子，去救他們一命麼？」

宗綠珠聞言，低垂粉臉，不知爲何，眼淚竟奪眶而出。

東方鈺又長嘆了一聲，道：「珠妹，我很了解你的心情，以後我會叫她們向妳道歉！」

宗綠珠抬起頭來，道：「道歉倒用不着，只要她們不再汚辱我就够了，好吧，我就看你的面子，給他們解圍一次。」說着，疾步而去。

此時，孟小珠和曹素素把守的陣脚，又已被人衝亂，兩老者把守方面，也異常危急，情形十分惡劣，看情形，再過片刻，不但曹天霖等傷患性命難保，就是孟小珠、曹素素，兩個老者，也難倖免。

只見宗綠珠嬌軀一晃，人已來到戰圈外圍，嬌叱道：「要命的，就立刻給我滾！」說着，雙手連揮！

「嘭！嘭！嘭！」宗綠珠每揮一掌，必有一人或兩人吐血倒地或後退！

一瞬間，宗綠珠卽揮出一十三掌！其餘的人，誰不怕死，於是，三十四人倏然一鬨而散！

宗綠珠把數十人擊散後，也不言語，卽欲返回東方鈺處。

丹心漁夫哈哈笑道：「娃兒，妳眞行，不枉我漁夫一番苦心，回來，我來替你引見幾個朋友。」

宗綠珠聞言，不好意思不理，却又不願見孟小珠與曹素素，站在當地，一時不知進退。

丹心漁夫前來拉着宗綠珠的手，返回原地，對白雲逸叟道：「老韓，今天這一戰，你可知是誰的功德？」

白雲逸叟韓樂天打量着宗綠珠道：「自然是這位姑娘的功德，這姑娘年紀輕輕就有如此能耐，不知是那位高人弟子？」

丹心漁夫哈哈笑道：「錯了，你們之還有現在，功德應全屬我漁夫一人，可知道？這姑娘是我費盡心機弄來的，她就是……」

宗綠珠忙打斷丹心漁夫的話，說：「前輩，我舅舅叫我不可抖露出身。」

丹心漁夫一怔道：「哦！我得意忘形，差一點失信。」瞥了一眼退去的天帝手下數十人，繼道：「以後再告訴你們吧。」接着，替東方鈺引見白雲逸叟等衆人。

此時，孟小珠和曹素素對宗綠珠，雖仍懷恨意，但人家對自己有解危之恩，恨盡歸恨，表面上却不好意思表露出來。

宗綠珠與衆人週旋了一番後，卽欲返回東方鈺處，但見東方鈺已向北漠神拐和王八爺打鬪之處走去，心頭一愕，暗忖：「他傷勢未癒，怎能再與人拚鬥？」

念落，卽趕去欲將東方鈺叫回來。但已來不及了，東方鈺已至鬪場，大喝一聲，掄掌就劈！

北漠神拐對八王爺，可說是一個半斤，一個八兩，此時已打出三百招外，仍是不分高下，如今東方鈺突然從横插手，八王爺自難支持。

三招一過，八王爺卽感力不從心，心中大慌，雙目一轉，見大勢巳去，心忖：「大丈夫不吃眼前虧，三十六着，走爲上着，走！」

走念一出，陡然劈出兩股凌厲無倫的掌風，同時，拔脚就走！東方鈺那肯讓他逃去，大喝一聲「那裏走」！隨後就追！

他父親東方宏被天帝禁於木城迷閣，無法營救，唯一的方法，就是捉個天帝的重要人物，與之交換。他一眼見宗綠珠在前面，急道：「珠妹快攔住他？」

孟小珠聽了這話，內心甚是不快，小嘴一噘，罵道：「叫得好親熱，眞不要臉！」

宗綠珠不知東方鈺爲什麼要趕盡殺絕，却不好不聽東方鈺的話，忙躍身把八王爺攔住！八王爺尚不知宗綠珠的厲害，見是一個少女，心道：「妳眞是自尋死路！」念落！隨手就是一掌！但掌出之後，只覺眼前一花，已不見了對方人影！

他閱歷豐富，知道這女子不可輕視，急欲斜奔，但，輕敵之錯巳鑄，爲時巳晚！只覺章門、帶脈兩穴一麻，登時，半身不遂，失去自主。

東方鈺趕上，雙掌豎胸，冷冷地道：「不準動，否則，我卽一掌劈死你！」

八王爺乃黑道巨魔，橫行江湖幾十年，何曾碰過釘子，想不到在陰溝裏翻船，被一個黃毛丫頭制倒，而落在東方鈺手中！

他猴子眼眨了幾眨，道：「小子，我不相信你敢殺我！」

東方鈺劍眉一揚，道：「笑話……」八王爺急道：「可知本王爺乃天帝的什麼人？你若殺了我，豈有你活的日子？」

東方鈺道：「你就是魔帝的老子，我也不怕，不過，你的死期未到，我要利用你王爺之身，換回家父之後再殺你！」

八王爺一聽自已有利用價值，暫時還不致於死，心忖：「只要暫時不死，我自有逃走之法！」當下，也不再言，聽憑東方鈺擺佈。

東方鈺彈指射了八王爺全身大穴，回頭看時，白雲逸叟巳領着傷勢未癒的韓雲緗，正向粉侯婁銘走去，遂把八王爺挾起，與宗綠珠也向婁銘等處走去。

只聽白雲逸叟冷然喝道：「逆畜何以還不自絕！」

粉侯婁銘是與曹天霖連番對掌，內腑受了重傷，此時正盤坐閉目自療，乍聞乃師之聲，心頭一震，隨卽氣血逆流，「哇」的一聲，噴出一口鮮血。

白雲逸叟臉色鐵青，沉痛地道：「烏鴉反哺，羔羊跪乾，禽獸尚有五常之德，你身之爲人，反抹三綱之道，如此禽獸不如之徒，豈能留你在世？」話畢，掄掌就欲下劈！

驀然紅影一晃，一個紅衣女人躍了過來，喝道：「掌下留人！」白雲逸叟一愕，收回掌勢，側首一看，是個嬌媚女人，冷然道：「妳是何人？」

紅花嬌滴滴地道：「老爺子，我就是婁銘的夫人，請你老爺子開恩，饒他一命！」

白雲逸叟白眉一掀，道：「哦！老夫尚不知他有妳這位夫人！」

東方鈺揷嘴道：「婁兄之叛師逆行，都是這女人引誘的，依我看，要殺就該先殺這女人！」

紅花臉色一變，急道：「喂！喂！東方相公，我與你有何仇恨？何苦害我一個弱女？」頓了頓，繼續道：「大凡一個女人，都得嫁人，我與婁銘相見之初，並不知他巳有妻室，而我們的婚事，是我義父作的主，何說我引誘他？」

東方鈺道：「妳說得倒滿有道理，妳以爲我不知妳的行爲？」紅花格格笑道：「我的什麼行爲，我勾引過你麼？」

東方鈺憶起誤與紅花相抱的情形，不由俊臉緋紅，但在衆人之前，又不能直說，只氣得咬牙切齒，道：「妳……妳眞不要臉？」

紅花又格格笑道：「東方相公，你說話得留點口德，我既沒有勾引過你，何說不要臉？」

白雲逸叟無心理會紅花，冷冷地道：「這是老夫的家務事，請你們別管！」

紅花道：「大不了作寡婦，不管就不管！」

東方鈺暗嘆一聲，轉望韓雲緗，見她臉色蒼白，渾身戢斗，吳良躺在

，顯然，她雖恨婁銘背義忘情，却也不忍曾與她恩愛過的丈夫，被處極刑，而寂寞一生。

當下，上前一步，對白雲逸叟一拱手，道：「前輩，不，我應叫你伯父，因爲小侄與雲姐已結爲姊弟，小侄認爲，婁兄之所爲，雖該重處，但俗語說得好：『知錯能改，善莫大焉』，只要婁兄能改過自新，未嘗不可原諒。『人非聖賢，孰能無過』伯父就念在師徒之誼，岳婿之情，饒他這一遭吧。」

白雲逸叟忙搖頭道：「賢侄美意，老夫實難相從，有謂『江山易改，本性難移』，我不敢希望他有悔誤前非之日，聽說他化裝令尊容貌，冒充令尊名號，殺了許多人，我若不殺他，有何面目見天下同道？」

東方鈺並非不明是非，不分黑白之人，而他也非不恨婁銘，實在的，他恨不得飲婁銘的血，啃婁銘的骨，他之苦苦替婁銘求情，完全是爲他義姊韓雲綃。

當下，嘆道：「這事也難怪他，他在魔帝的淫威之下，那能不聽魔帝指使，歸根結蒂，主兇應是魔帝，該殺的是魔帝，致於他能否改惡從善的問題，小侄願作擔保，設若他仍執迷不悟，小侄自有辦法拿他服罪。」

紅花眉開眼笑地道：「東方相公，你當眞是天下間替傻的人？」

東方鈺雙目一瞪，怒道：「誰要你多嘴？」

紅花悠悠一嘆，道：「可不是嘛？他若不死，豈能由你隨心所欲？」

東方鈺不解其言，冷笑道：「妳這話是何意思？」

紅花嫣然一笑道：「他人雖鮮義無情，酷勁却特別大，那能甘心再戴綠帽子？」言下之意，是說東方鈺與韓雲綃有不清白的行爲，而欲挑撥東方鈺等內鬨，覓機救婁銘脫險。

果然，此話一出，在場諸人，都不禁一驚，同以特別的目光看東方鈺及韓雲綃，尤其是宗綠珠，竟然怒形於色，嘴唇噏動，似要找東方鈺理論。

白雲逸叟白眉一掀，登時發出一連串的冷笑，回對韓雲綃道：「她這話可是當眞？」

韓雲綃聞言，一口氣喘不過來，登時昏倒在地。

東方鈺也氣得說不出話，好半晌，才虎吼一聲，道：「胡說！混蛋，老子殺了妳！」話落掌起，兜向紅花胸腹。

紅花早有防備，東方鈺掌勁一出，即扭身一閃，滑至白雲逸叟身後，急道：「我何曾說錯，你們扮着袁公袁婆，日出同行，日落同宿，凡參與恆山議刑大會之人，皆曾目睹，就婁銘也曾親眼看見……」

東方鈺氣得渾身發抖，追了過去，又是一掌！紅花再次閃開，高聲道：「我是一番好意呀！」一面叫喊，一面在衆人間穿插閃躲。

宗綠珠一把將東方鈺拉住，冷冷地道：「事情已經敗露，就打死她又有何益？」

東方鈺震臂一甩，喝道：「妳也相信她的鬼話？」

宗綠珠道：「她說凡參與恆山議刑大會之人都曾看見，眞與假，將來自有公論。」

北漠神拐李八百忽然哈哈笑道：「恆山之會，我也曾參加，你們何不問我？」

東方鈺道：「好，老前輩，你老就對他們說句公道話吧！」李八百半開玩笑的道：「你們喬裝妙手神偷袁公井夫婦，携手赴會之事，並不假……」

紅花得意地笑道：「我冤枉你們，難道這獨脚老頭子也冤枉你們不成？」

東方鈺急分辯道：「我們喬裝赴會，是避人耳目，並無苟且爲行。」

紅花道：「一個叫老頭子，一個呼老婆子，比眞的袁氏夫婦還要親熱，誰敢擔保你們的行爲了。」

李八百道：「我敢擔保，他們的行爲的確是淸白的。」

白雲逸叟冷然道：「何以見得？」李八百哈哈笑道：「俗洛謂『知子莫若父』，你不相信我的話，也該相信你的女兒，不滿你們說，我自在洛陽見他後，就一直未離開過他身邊，他的任何行動，我都了如指掌。」說時，指了指東方鈺。

李八百頓了頓，臉容一整，纔道：「你們聰明一世，却都懵懂一時，竟相信一個婦人挑撥之言，寧不可笑。」

白雲逸叟老臉一紅，尷尬一笑，道：「的確，我眞老懵懂了。」說着，俯身把昏迷中的韓雲納抱起，對東方鈺道：「對不起，請原諒老夫心緒不寧。」

東方鈺拱手道：「不敢，只是婁銘兄之前非，尚望伯父容其自新。」

白雲逸叟嘆道：「老夫就看賢侄面子，暫時饒他性命。」

東方鈺躬身道了一聲「謝」，回身四顧，八王爺帶來的數十人，除幾個傷患外，不知幾時，統已溜了。

他冷笑數聲，對紅花道：「妳還不走，莫非在此等死？」紅花雙目一轉，嬌聲道：「他呢？」東方鈺喝道：「要妳管？」

紅花柳眉一揚，笑道：「好，我先走，我在對岸等你。」說着，揚長而去。

東方鈺聽若無聞，轉對百花羽士道：「你身爲出家人，卻作盡傷天害理之事，饒你不得！」掌起掌落，一個風流道士，頓作亡魂之鬼。

東方鈺殺百花羽士後，轉對三個受傷的白衣人道：「你們雖是魔帝的爪牙，卻還不是不赦之罪，請回去對你們魔帝說，不日我東方鈺便去取他人頭，叫他準備。」三人那還敢多言，卽急負傷而去。

東方發白，宿鳥出林，生死存亡的一夜，終於過去了。白雲逸叟見傷者已癒，死者已葬，不禁慘然一笑，道：「世事如雲，幾曾想到我父女還有今天？」

丹心漁夫道：「別廢話了，島上有肉就快搬出來，讓我們吃飽好走。」白雲逸叟歉然道：「眞對不起，小弟一心理佛，已與酒肉絕緣數年了，不過，粗茶淡飯還可供各位一頓。」

丹心漁夫想了一想，道：「算了，我們還是趁早過海吧。」東方鈺走至婁銘身前，莊肅道：「今後，希望你好好做人，善待令師及尊夫人，如再執迷不悟，在下可不會再與你說情了。」

婁銘拱手道：「東方兄大量海涵，小弟有生不忘，今後，誓必竭盡棉力，建功抵罪，以報恩師寬恕之恩，東方兄相待之情。」說罷淚如雨下。東方鈺點頭道：「好！再見。」婁銘急道：「慢點！等我一下。」說着，走至白雲逸叟面前跪下，道：「師父，不！爹，銘兒欲與東方兄等過海素，不知你老人家意下如何？」

白雲逸叟冷然道：「去幹嗎？」

「助東方兄一臂之力。」

白雲逸叟搖頭道：「我看你還是留在這裏吧。」

婁銘道：「你老人家不相信銘兒？」頓了頓，繼道：「東方鈺兄武功雖高，如要與天帝相較，卻還相差甚遠，且木城四週，到處明卡暗樁陷阱甚多，有銘兒同去，自要免去許多危險。」

東方鈺聞言，覺得很有道理，遂道：「伯父盡管放心，婁兄不會令你老失望的。」白雲逸叟嘆了一聲，道：「好吧，我就將他交給你，他若心懷不軌，你盡管替我除他。」

東方鈺忙道：「不會的，不會的，伯父放心好了。」丹漁天不耐，頻頻催促登舟。

衆人來到海邊，登舟開航，兩個時辰後，登陸於金山衞。丹心漁夫道：「你們那裏去？」

曹天霖道：「我同師父去。」轉對曹素素道：「你與大哥回家，免得娘不放心。」

曹素素點了點頭，對孟小珠道：「珠妹，妳呢，到我家去好麼？」

東方鈺忙道：「不，跟我們去。」孟小珠柳腰一扭，道：「我不要跟你去。」

「爲甚麼？你是我師妹，我有責任照顧妳。」孟小珠小嘴一噘，道：「誰要你照顧，我偏要到素姊家去。」

曹時霖道：「東方兄，令師妹年紀太小，跟着你去闖木城，未免太危險了，我家雖窮，卻也招待得起。」東方鈺無法，只好點頭答應。

北漠神拐道：「你們談你們的，我先走了。」東方鈺道：「老前輩那裏去？」

「不一定，不過，你闖木城時，我自會去助你。」話落之後，人已走出十丈之外。接着，丹心漁夫也領曹天霖而去，兩個老者，曹時霖，曹素去，猛小珠，也相繼而去，片刻間，便只剩下東方鈺夫婦和婁銘。

婁銘道：「東方兄我們呢？」東方鈺低聲道：「婁兄，我欲尋尺女．

東方鈺要婁銘將被點穴道的八王爺抱回木城。取信予魔帝以作內應。

件事，不知婁兄可肯幫忙？」婁銘一拍胸膛，道：「請說，上刀山，入劍林，赴湯踏火，萬死不辭。」

東方鈺四下瞧了一瞧，低聲道：「這事，眞可算是上刀山，入劍林。」一指他脇下昏厥不省人事的王八爺，繼道：「本來，我想以他換取家父，但我想到，魔帝手下像這樣人物並不少，失他一人，等於丟一件衣服，定不肯拿家父相換。」

婁銘點頭道：「你這話一點不錯。」東方鈺道：「我想請你抱他回去，取信魔厲，復投於他。」

「啊！」婁銘猶疑地道：「你是要我作內應？可是……」東方鈺點頭道：「不錯，你可以說乘我們不備之時，偷救他出險的。」

「可是，家師一定以爲我不可救藥，會傷心難過，甚至會到木城找我拚命。」

東方鈺道：「就要這樣，魔帝才會相信了。」頓了頓，繼道：「看情形，也許我會告訴他。」婁銘猶豫了片刻，道：「好，我去，不過你最好能早點告訴家師。」

「你放心去好了，一切有我。」

婁銘接過封了全身穴道的八王爺，立即告辭而去，但走了幾步又復回來，道：「你幾時前往木城。」

「我要練一門武功，大概得數月之後。」婁銘重新告辭，疾步而去。

婁銘走後，東方鈺回對宗綠珠道：「我們也走吧。」宗綠珠冷然道：「那裏去？」

「找個幽僻之處，安定的住幾個月。」說着，舉步前走。

宗綠珠道：「那紅衣狐媚女人說在這裏等你，你不找她麼？」

東方鈺道：「唉！你們女人眞小心眼，一句挑撥的話，也老放在心裏。」

宗綠珠小嘴一噘，道：「怎能怨我多心，我們結婚已半個月多了，却還是有名無實的夫妻，你心中若沒有另外女人，豈會……」秀臉一紅，羞於下說。東方鈺回頭一笑，沒有爭辯。

驀然，一個白衣人自一條水溝中站將起來。東方鈺夫婦都被大吓一驚

，喝道：「你！你在這裏幹嗎？」白衣人哈哈笑道：「偷聽你的詭計，你叫婁銘復投天帝的詭計，我全然知曉！」

東方鈺聞言大慌，暗道：「糟，婁銘完蛋了。」腦筋一轉，繼忖：「我念你是個英雄，本不想殺你，爲了我的計劃，爲了婁銘的安全，不殺你也不行了。」只聽那白衣人嘿嘿笑道：「看不出你小子還有這一着，嘿嘿，你的詭計落空了！」

東方鈺勁聚雙掌，冷然道：「未見得！」馬勇仰天笑道：「你是要殺人滅口？」

東方鈺道：「你猜對了。」馬勇道：「何必那麼凶”」臉容一整，莊肅地道：「你也不想想，我若有意向天帝献功，豈會告訴你！」

東方鈺一愕，覺得此話十分有理，遂道：「那你是甚麼意思！」馬勇道：「你是我生平所見的最有義氣的人，想與你交朋友。」

東方鈺又是一愕，道：「啊！你誇獎！」

「不是誇獎，我告訴你，我姓馬的出身並不賤，乃是梨山老祖之徒。」

東方鈺一驚，半信半疑地道：「梨山老祖？聽說他老人家已是百齡以外的人了，還在人間？」

「已仙逝多年了，我就因爲自恃是名人之徒，而也有些實學，故養成狂傲不可一世的性格，有一天，遇上天帝，與之交手，結果我敗了，於是作了他的護衛。」

東方鈺道：「你既是魔帝護衛，何以又來與我論交，難道你不知我與魔帝如同水火？」

「當時，我是不知天帝的爲人，現在知道了，自應離開他。」

「眞的？那太好了，太好了！」

馬勇道：「我是個爽快人，有甚麼話就說甚麼話。」東方鈺道：「麼兄有甚麼指教，但請明說。」

馬勇道：「我本不想再回木城，但聽了你的計劃以後，決定重返木城，以助婁銘一臂之力。」

「啊！……」東方鈺尙未表示意見，馬勇又道：「你相信我的誠意馬？」

「你是一個英雄人物，我怎會不相信你？」

「好！我們就結爲兄弟，我年長爲兄，你年幼爲弟，如何？」

「好很，可惜沒有香燭！」

馬勇四下一瞧，折了兩枝柳條，道：「插柳爲香。」說着，以一枝給東方鈺，就地跪下，仰天道：「馬勇體悟前非，重新做人，如是言行不一，天地共鑑，必遭……」

東方鈺忙一拉他的衣袖，笑道：「你說這些話幹嗎？」

馬勇笑道：「我是怕你不相信我，故先發誓表明心地。」接着，又仰首道：「馬勇與東方鈺志同道合，義結兄弟，有禍同當，有福同享，如有三心二意，天地共鑑，必遭天誅地滅！」東方鈺跪下，也宜誓一遍，轉身向馬勇拜了一拜，並尊稱了一聲「大哥」！

馬勇忙回拜道：「賢弟不必多物！」兩人站起後，東方鈺一拉宗綠珠的手，道：「珠妹，快拜見馬大哥！」

宗綠珠依言一福，道：「拜見馬大哥！」馬勇忙作揖還禮，道：「弟妹，免禮。」

武林中的事，就是那麼怪，昨晚，東方鈺和馬勇尙如同水火，誰會想到，僅僅半日之隔，竟成了生死與共的兄弟？

馬勇看了看太陽，道：「我得先走，以免被人瞧見，再見。」說着，疾步而去。東方鈺心情十分愉快，與宗綠珠隨後離開金山衛。

這天，夫婦倆來到天台山，隱居在桃源谷桃源洞。桃源谷是阮肇和劉晨遇仙所在，風景綺麗。宗綠珠攜妻來此，並非躲避塵事，而是研習『天龍寶典』中的武功。

日出月升，花開葉落，轉眼就是半年。這天，東方鈺練了一番武功，返回阮劉仙女共居的桃源洞，對宗綠珠道：「眞慚愧，只七個招式，竟練了我半年時光。」宗綠珠道：「這寶典中的武功，我和我師兄都未練過，聽我二叔說。他練了三年，一招也未練成，你短短半年就把七招練完，豈能說慚愧？」

東方鈺道：「你二叔是誰？」「窮和尙，你不是認識他麼？」

「我只知他叫弟和尚，不知他在天龍四賢中的排行。」

宗綠珠道：「天龍谷武功不下十種之多，聽說，最難練，也最俱威力的，就是這寶典上的武功，只我舅舅一人練就幾成，其他之人都不願練。」東方鈺道：「我們在這裏一住就是半年，外面不知怎麼樣了，北漠神拐和丹心漁夫一定在找我們，我想明天就出山。」

宗珠綠半眞半開玩笑的道：「小師妹見你練成絕世武功，一定更加喜歡你了。」東方鈺嘆道：「她是一個可憐的孩子，從未見過父母之面，跟爺爺長大，去年連個爺爺也沒了，孤苦無依，妳是她的師嫂，以後得大量些，好好照顧她。」宗綠珠低垂粉臉，不再言語。

第二天一早，夫婦兩人便收拾下山，午牌到達天台城，兩人山居半年，難得吃一頓新鮮菜餚，此時來到城鎮，自要飽餐一頓。於是，選中一家爲此城最大，叫『羣英樓』的館子。

兩人進入店門，四下一瞧，偌大店堂，已座無虛席。東方鈺一皺眉頭，正欲退走另找館子。就在此時，一個夥計彎腰曲背，迎上前來，道：「公子，姑娘，請上樓。」

東方鈺道：「你們這裏有樓？」夥計：「有！」說着，領兩人來到二樓。

二樓與店堂一樣寬敞，但客人却並不多，相當幽雅清靜。夫婦落在靠窗一桌，窗外是田野，綠油油地，一望無際。

東方鈺偶一打量樓上客人，不禁心頭一震，暗道：「啊！他們是何路人物？」原來這二樓上的客人，一律是太陽穴高隆，目光炯炯，暗藏武器的武林人物，老至耆耄，少只弱冠，還有一個老尼姑，約十六七人，三五人一桌，或單獨一人一桌，都只顧吃喝，很少說話。

東方鈺夫婦臨近一桌，是三個半百老者，一個身穿白色長衫，手拿摺扇，三柳斑鬚，一派文士之風，一個身穿黑布短打，光禿腦袋，身前放着一隻算盤，一股商人氣味，一個穿一件黑布背心，光着兩膀，腰間懸掛着一隻足有數十斤的鐵錘，粗眉黑臉，像是一個鐵匠，三人打扮各異，却同是僕僕風塵。

白衣文士一搖摺扇，喟然道：「我們此次杭城之行，實在的，也不過是面子問題。」黑臉鐵匠道：「我可不同你的想法，聽說此次被邀者，有的是名赫一時的江湖遊俠，有的是一方霸主，有的是歸隱數十年的名宿，並聞少林、武當，兩派的掌門人也在邀請之列，我不相信沒有一點作爲。」

白衣文士慘然一笑，道：「你我也算是一方霸主，憑你我這點能耐，能有多大作爲？」頓了頓，繼道：「如我猜想不錯，這次大會，不但於事無益，反必有莫大之害。」黑臉鐵匠道：「我不懂你的意思？」白衣文士道：「屆時你自會懂。」

商人插嘴道：「聽說主持這次大會的，並不是蓬萊散人和北漠神拐，而是一個白衣蒙面人和一個斷臂老者，這不知是甚麼意思？」白衣文士道：「據我猜測，是因那白衣蒙面人和斷臂老者，聲望不够故而由蓬萊散人和北漠神拐出面，不過，就我所知，北漠神拐和蓬萊散人，也無領導武林的威望，而蓬萊散人本身就有一筆不解的恩怨，且其對頭乃是南海聶小鳳，說不定還會鬧出一場天大笑話呢。」

東方鈺聽了那三人對話，驚訝異常，心想：「我半年未在江湖走動，竟出了這等大事，幸我出山得早，否則，豈不誤事……也怪，丹心漁夫和北漠神拐爲何不待我出山，就大幹起來？」只聞白衣文士輕輕一拍桌子，道：「夥計着賬！」付賬後，即起身下樓。

三人一走，二樓上的客人，也陸續會賬離去。東方鈺本欲痛快地吃喝一頓，聽此消息後，登時吃慾大減，草草吃了一些，也就會賬朝杭城進發。

三天後，夫婦倆已到達杭城，略一打聽，即打聽出集會地點，是西湖北岸的老柳山莊，會期是今天，明天，後天，一連三日。東方鈺心念大會情形，在城中打了一個尖，便與宗綠珠前來老柳山莊。

老柳山莊背靠青山，前臨綠水，古人所謂：『夢入江南烟水路，一程山色一程詩』，正是這老柳山莊的寫實。

此莊不大，約二三十戶人家，其中却有幾棟巍峨樓閣，半隱青柳之中，半騎綠水之上，遠遠看去，彷若神仙別墅。東方鈺夫婦來到莊前，見大門口除五個彪形大漢外，並不見有道而來的客人，東方鈺上前拱手道：「請

問，貴莊可是老柳山莊？」其中一大漢道：「不錯，二位可是應邀赴會的俠士？可有請帖？」

東方鈺一愕，道：「請帖？甚麼請帖？」那大漢道：「北漠神拐或蓬萊散人邀請的帖兒？」

「哦！沒有，在下是聞訊而來的。」那大漢倏然臉色一沉，冷漠的道：「沒有請帖，對不起，我們不招待。」

東方鈺急道：「我是北漠神拐和蓬萊散人的朋友，請代稟告一聲……
……」

「對不起，閣下若是二位老人家的朋友，何以沒有請帖，嘿嘿，請吧，別再囉嗦，惹你家大爺生氣。」東方鈺聞言不由火起，冷笑道：「你這位兄台，好生無理，我先警告你，若再不肯代為稟告，我們可要硬闖了。」

「硬闖？」六條大漢一齊哈哈大笑起來，笑聲中，滿含着輕蔑與不屑。東方鈺見情，心忖：「我若不露出兩手，你們還以為我來騙酒喝的……
……」

就在此時，柳蔭路上，忽然來了一男一女，男的二十七八歲，衣着華貴，長相不俗；女的二十三四歲，青緞勁裝，背負長劍，是個標準的美人兒。二人經過東方鈺夫婦身前時，向東方鈺夫婦微微一笑，男的道：「這等大會，閣下不來也罷。」女的以肘一碰男的，道：「別管人家閒事，進去吧！」男的點頭微微一笑，取出兩份請帖，交與當首大漢，道：「在下夫婦，承蒙蓬萊散人前輩看得起，特應召而來，請兄台代為通報一聲。」另一大漢道：「哦！」二位原就是蕭劍雙俠，請！請裏面用茶。

蕭劍雙俠「謝」了一聲，隨那大漢進入大門。東方鈺乍然看到那女人，覺得十分面善，似在那裏見過，但就是想不起來。忽聞一大漢喝道：「你們若再無理取鬧，可別怪老子不客氣啦！」東方鈺正在想着那女人，聞言之下，大為光火，一拉宗綠珠的手，道：「珠妹，我們進去。」說着，大步向大門走去。

「哇！你他一定是魔帝之人！看掌！」話落兩道掌風已捲到東方鈺胸腹！東方視若無睹，既不舉手封擋，也不運步閃避，依然挺胸直進，「嘭」的一聲，兩道掌風均碰在東方鈺胸腹之間！但，東方鈺却像沒事人一樣，而那出掌打人的大漢，反「蹬蹬蹬」連退四五個大步，大嘴一張，噴出一口鮮血。另四條大漢見情，登時，吓得魂飛魄散，一溜烟似的，奔入大門，同時高聲嚷道：「不得了！魔帝來了！魔帝來了！」

宗綠珠忙一拉東方鈺的手，道：「不可進去，否則，必發生莫大的誤會。」東方鈺道：「怕甚麼？北漠神拐和蓬萊散人前輩又不是不認識我們！」兩人進入大門，來到庭院，莊中忽地衝出二十餘人——

「在那裏？」

「魔頭，好大的胆子，我們與你拼了！」衆聲不一，滙合一起，有若驚濤駭浪。剎那間，便把東方鈺夫婦包圍得水洩不通，而裏面高手仍陸續飛撲而來。

東方鈺以為北漠神拐和蓬萊散人，或曹天霖兄弟也會受驚而來，舉目四看，他們不但未來，竟連個認識的也沒有，不禁有些發慌，暗道：「兩位老人家為甚麼不出來，這一下誤會可大了。」

「他就是魔帝？」數十人見東方鈺夫婦是個乳毛未脫的少年人，都感到懷疑，也感奇怪，你看我，我看你，顯然，這數十人都未見過天帝的貌相。

東方鈺察情觀色，知道衆人心理，忙拱手道：「各位誤會了，在下並不是魔帝。」忽然一人衝入圈中，喝道：「你不是魔帝是甚麼人？甚麼人敢硬闖老柳山莊？」

東方鈺側首一看，原來是在天台城羣英樓見過的黑臉鐵匠，忙拱手道：「哦！兄台等已經先到了，我們不是在羣英樓見過面麼？在下東方鈺。」一指宗綠珠，繼道：「這位是內人。」

「東方鈺？」剛來的那美麗女人格格笑道：「滑稽！東方鈺已死在半年之前，江湖上誰人不知，那個不曉？」東方鈺心頭一震，道：「東方鈺死了？」那美女道：「他挾天帝座下八王爺，往木城欲換取其父東方宏，被天帝座下的粉侯婁銘及木城殿前『八駿』之首馬勇夾擊，夫婦兩人，同死在金山衛，暴屍海灘，數天沒人收屍。那裏又跑出你們這雙冒牌貨來？」

一個矮胖老者接口道：「不錯，東方鈺夫婦的屍體，我也親見過，

與黑臉鐵匠同道來的白衣文士道：「在場各位，誰認識東方鈺夫婦的？」

那美女道：「我認得，這兩人並不是東方鈺夫婦。」

東方鈺打量美女一眼，暗道：「她認識我？我也覺得她甚面善，我與她確會見過面。」他拍了拍腦袋，繼道：「我們在那裏見面的？」黑臉鐵匠冷笑道：「管他東方鈺也好，冒牌貨也好，我們先把他制倒，侍北漠神拐回來一認自會分曉。」說着，運指如戟，欺身如風，疾點東方鈺乳根大穴。

這些人橫蠻不講理，東方鈺已是滿腔怒火，此時，黑臉鐵匠又要制他，更是火上加油，然因這些人都是來對付天帝的，不便發作，否則，必弄成不可收拾的後果。但他年少氣壯，又豈能甘心在衆目睽睽之下，丟人現眼呢？

他腦筋一轉，一個兩全之法立湧心來，當下，也不動手招架，也不移步閃避，只一鼓氣，任由黑臉鐵匠點擊。「卜」的一聲，東方鈺的身子只微動了一動。但見黑臉鐵匠，却像觸電似的，渾身一震，急忙後退，左手捧着右手，瞪目張口，說不出話。

白衣文士忙把他扶住，驚駭道：「金兄，怎麼拉？」黑臉鐵匠又後退一步，道：「這小子有邪術，我這隻手完了！」「啊！」數十人同時一聲驚「啊」！

東方鈺冷然道：「各位未免欺人太甚，小可若不念彼此同道，豈止廢他一隻手？」白衣文士喝道：「小子，你究竟是甚麼人？」

那美女接道：「不錯，他就是天帝。」美女的同伴，「對了，這是『迴力』功，天帝練的就是『迴力』功。同仁們，上吧！」說着，裝腔作勢，却不領先進擊！數十人都覺得東方鈺大有可疑，但畏於東方鈺的神功，却只張口吶喊，不敢動手。就在此時，大門外忽然進來四個女人，四女中，除當首那人年紀稍大，約二十七八歲，其他三女，都只十六七歲，一般白衣穿着，而一般秀麗。四人一進庭院，院中喊叫，登時停止，一致朝四女望去。

白衣文士及幾個老者，急忙拱手相迎，道：「聶姑娘別來無恙？」聶小鳳雙眸一轉，看出院中情形特別，冷冷地道：「發生甚麼事？」那美女嬌喝道：「聶前輩小心，天帝在此！」

聶小鳳一震，雙眸一掃全院，冷然道：「天帝何在？」那美女一指東方鈺，道：「天帝就是他！」

「啊！」聶小鳳與三個秀麗少女，乍見東方鈺，都不自覺地驚「啊」一聲，同時，三個少女便一齊撲了過來，喜之欲狂地道：「東方哥哥，你沒有死？」一個拉手，一個拉衣服，眞好像死別重逢似的。

聶小鳳臉上也露出興奮之色，走將過來，道：「人人都說你被婁銘殺了，原來是訛傳？」

東方鈺腦筋一轉，心忖：「唔！對，這消息一定是婁銘和馬勇傳出的，藉以博取天帝的信任，我何不圓所說，免得天帝懷疑他們虛報？」當下，點頭道：「不是訛傳，確有此事，婁銘反復無常，假裝痛改前非，却乘我不備時，施以突擊，搶走他們的八王爺，幸得我命不該絕，身懷救命靈丹。」

三少女齊聲道：「眞是蒼天有眼，菩薩保祐。」一少女拉着東方鈺的手，回頭對聶小鳳道：「師父，走！到家再談。」又揚臉對東方鈺道：「這裏就是我的家，你知麼？」東方鈺一愕，道：「啊！原來這裏就是妳的家。」

原來這三個少女，一個是『中原七君子』老七，江南白衣夏侯尊之女夏侯倩，一位是老三華山擎天聖手藺雄之女藺青萍，一位是與東方鈺有口頭婚約的彩兒。

這四人一來，羣豪對東方鈺的懷疑，立即烟消雲散。可是，東方鈺並不因此而感到輕鬆，兄妹久別重聚，也不感到高興，相反的，比四女未來之前，更感不安，情緒更爲紊亂，有一種手脚不措的感覺。因爲有一個無法解決，而又非解決不可的問題，已經到了他的身上。

夏侯倩領着她師父，師姊妹，及東方鈺夫婦，經庭院，過迴廊，一蹦一跳地直入後棟，神情十分愉快。後棟院中，一個正在打掃庭院的老人，一眼看見夏侯倩，立即高聽嚷道：「啊！小姐回來了，小姐回來了！」接着，花廳中出來三個丫鬟，一齊跑出來迎接。

夏侯倩道：「翠兒，老爺回來了沒有？」一丫鬟答道：「沒有，聽一

個老漁翁說，還要過幾天方能回來。」衆人進入一間大花廳，夏侯倩以主人的身份，慇勤招待客人。

聶小鳳坐在上首一張太師椅上，略瞧了瞧廳中陳設，對東方鈺道：「你可知我們此次東來，是為甚麼？」

東方鈺欠身道：「可是應北漠神拐或蓬萊散人之邀，共商大事，以對付魔帝？」聶小鳳冷聲道：「我聶小鳳素抱人不犯我，我不犯人的宗旨，那有餘情管別人閑事！」

東方鈺一愣，暗忖：「這女人的確够怪，這等有關天下武林興亡的大事，還說閑事。」聶小鳳微頓了頓，又道：「我此來，有兩個目的，第一是打聽你的下落，以與你同彩兒完成終身大事；第二是了結二十年前的恩怨。」

不可避免的難題，終於來了，東方鈺的心氣下沉，脈搏劇跳，直着身子，不敢側視宗綠珠，也不敢正視聶小鳳，想推托，但情緒紊亂，找不出理由，想有所解釋，但喉間似乎噎着甚麼，說不出話。

花廳中六人，各有各的情緒，氣氛異常沉鬱。聶小鳳沉浸於二十年前的恩怨，心情並不輕鬆。彩兒迷醉未來新婚燕爾的生活，羞人答答。繭青萍和夏侯倩，觸景生情，徬徨歸宿之茫茫。

宗綠珠身為東方鈺髮妻，有人却當她面前替丈夫作媒，除妒之外更平湧無限的恨意。

事情終要解決的，於是，東方鈺輕咳了一聲，又搖了搖頭，才吶吶地道：「聶姑娘……不，聶前輩，現在魔燄橫燒，武林面臨淪亡，而家父被禁木城迷閣，這事，我看以後再談吧？」

聶小鳳柳眉一揚，道：「什麼事以後再談？你們的婚事？還是我的恩怨？」東方聶道：「兩件事都不宜現在進行。」

聶小鳳冷笑道：「魔燄橫燒，燒他的去，與我們何干？我已決定，今晚你即與彩兒完婚，明天就幫我了結恩怨，其他之事，都不必去管。」東方鈺聞言，急得站了起來，道：「不！不！我父親還在木城迷閣，我不能不管。」

聶小鳳想了一想，道：「好吧，這是你的事，我懶得干涉你，不過，我剛才所說的，就是與彩兒完婚，及幫我了結恩怨，你却不能反對。」

宗綠珠早已妒恨交加，是因身為客人，不便發作，現聽此言，再也忍不住了，當下，一跳而起，冷笑道：「請問聶姑娘，妳這是什麼意思？」

聶小鳳輕蔑地瞥了宗綠珠一眼，不屑的笑道：「妳是什麼人？」宗綠珠傲然道：「我麼？他的妻子？」說時，一指東方鈺。

「啊！」彩兒乍聞此言，彷着當頭一個霹靂，登時腦袋如炸，雙目昏花，搖晃欲倒。

聶小鳳也渾身一震，陡然雙目神光暴射，站將起來，對東鈺道：「她這話可當眞？」東方鈺搔首搓掌，神情十分尷尬，半晌方道：「是的。」聶小鳳一拍身旁的茶几，「啪」的一聲，堅硬的烏木茶几，應聲缺了一角，接着，冷笑道：「豈有此理，你們何時結婚的？」

東方鈺一屁股坐回椅上，有氣無力地道：「去年十二月十五。」「誰人為媒，誰人作主？」

宗綠珠搶先說道：「我父母作主。」微頓了頓，繼道：「丹心漁夫為媒。」他們之結合，本無媒人，她以為沒有媒人的婚姻，是無效的，故隨口道出丹心漁夫來。

聶小鳳乍聞『丹心漁夫』四字，臉色頓變，渾身發抖，連聲冷笑道：「好！好！是他，好！算你又勝我一着，現在我們不動手也不行了。」

東方鈺察言觀色，及想到在落英樓白衣文士的話，已知丹心漁夫與聶小鳳間，確有特殊的恩怨。忙又站將起來，道：「聶前輩，妳與丹心漁夫，都是極有聲望的碩果，有什麼恩怨，難道不能相互諒解麼？」

聶小鳳怒不擇言地喝道：「你懂個屁，諒解，除非他在我面前磕上三個響頭，否則，不是他死！就是我亡。」

東方鈺尷尬地搖了搖頭，忽然想起在苗區，丹心漁夫奪他的『天龍劍』，却不佔為私有，而將作擂台的獎品，鼓勵東方鈺奪魁，原來是要東方鈺與宗綠珠結為夫婦，如今想起，丹心漁夫之要東方鈺和宗綠結為夫婦，其本意，定也是針對聶小鳳而為。現在聶小鳳要以彩兒嫁與東方鈺，其用意，大概也與丹心漁夫要東方鈺和宗綠珠結為夫婦一樣，只是他們為什麼都以東方鈺為對象？却是令人不解。

—未完—

武俠長篇連載

【前文提要】何蔚水與洪剛在玉環島一個院落中住了兩年，何蔚水苦練那異數經上武功，已大家進境。這日突然有人敲那院子之門，何蔚水叫洪剛去開門；來的竟是逃出玉環尊者魔掌，面目全非的崆峒怪駝。他們收留了崆峒怪駝，島上人雖然追緝怪駝，也不信他會藏在洪剛所住之處。何蔚水決定帶洪剛與怪駝離開玉環島了。她選擇了一個月黑風高之夜，帶洪剛與怪駝來到海邊停放船隻之處，命二人在林中等候，便去莊中放火，以便趁亂搶船逃走。她去了很久，洪剛等得不耐煩，又怕她遇了危險，在林中踱來踱去，當他踱到怪駝身邊時，伸手在怪駝肩上一碰。

第六回　甫出生天　便遇不速客

洪剛去碰怪駝的肩頭，原是也想和何蔚水一樣，對怪駝通通話，怎知，他這裏才一碰到怪駝的肩頭，怪駝便已伸手，將他的手抓住。

這幾天來，和怪駝接觸的，只是何蔚水一個人，何蔚水的手柔若無骨，一碰就可以碰得出來，和洪剛瘦骨如柴的手兒，自然大不相同。

崆峒怪駝在為陰火燒毀了七竅之後，所受的痛苦，簡直不能以言語形容，他心中的積冤，也深到了極點。本來，他已以為自己萬無希望逃出生天的了，但是他還是等着機會逃了出來。

偏偏事有湊巧，他逃到了何蔚水和洪剛的這一個院子之中。

當他知道了自己可以有逃生之望時，一方面高興，一方面卻也更是提心吊胆。

因為他知道，一天在玉環島上，危險便存在一天，若是被玉環尊者捉了回去，那將會受到什麼樣的折磨，實是連他自己也不能想像。

他一直在提心吊胆，這時，突然碰到了一隻男人的手，在他而言，他根本無法辨明自己周圍的情形，他所立即想到的便是：事情有變化了！

事情有什麼變化呢？以崆峒怪駝的遭遇而論，他是不可能朝好的方面去想的。

他本能的反應，便是陡地一翻手腕，五指如鈎，已將洪剛的脈門，緊緊地扣住！

崆峒怪駝的內功仍在，這反手一扣，疾如閃電，不要說洪剛乃是一個一點武功也不會的人，就算是一個一流高手，只怕也避不過去的！

洪剛的手腕，一被怪駝抓住，痛得他冷汗直淋，立即怪叫了起來。

崆峒怪駝雙耳已聾，根本聽不到洪剛的怪叫聲，他只是在抓住了洪剛的手腕之後，覺出被自己抓住的人，似乎無甚功力。

在這樣的情形下，他根本不去考慮自己抓住的是什麼人，立即手臂一振，已將洪剛摔了出去。

洪剛只不過伸手去碰了碰崆峒怪駝、可是剎時之間，他的身子，卻已到了半空之中，洪剛這一驚，實是非同小可，更是殺豬也似，大叫了起來。

這時，正是在深夜，萬籟俱靜之際，洪剛的怪叫聲聽來也十分响亮，船上看守的人，立時驚醒，只見甲板之上，人影亂閃，剎時之間，便有七八人連躍上了岸來。

躍在最前面的一個，乃是藍衣婦人，身法快絕，一掠上了岸，恰好遇上洪剛自半空之中，扎手扎脚直落了下來。

那藍衣婦人一伸手，便將洪剛抓住，縮手一看，「哼」地一聲，道：「臭小子，原來是你，你還未曾死麼！半夜三更，怪叫作甚？」

洪剛一見船上的燈火亂幌，人影幢幢，少說也有二三十人之多，一齊向岸上掠來。他陡地想起，自己是要和何蔚水一齊逃走的。

何蔚水的計劃，本來可稱十分之周詳，但如今被自己這一叫，可以說什麼都完了。他汗流浹背，哪裏還講得出話來？

那藍衣婦人手一鬆，洪剛已直手直脚，跌到了地上，只覺得四肢百骸，像是要散了開來一樣。

也就在他剛一落地之際，便聽得前面有人叫道：「那駝子在這裏了，快去告訴老爺子，走了的駝子在這裏了！」

洪剛連忙抬頭向前看去，只見怪駝直挺挺地站着，像是根本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事一樣。

而事實上，他的確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事。

他只知道在何蔚水走了之後，身邊忽然多了一個男人，他一出手就將那男人摔了出去，如此而已。而如今正有三條大漢，向他撲了過去，他卻不知！

那三條漢子的去勢極快，正中一個，一到了怪駝的面前，揚掌便擊向怪駝的胸口，只聽得「砰」地一聲响，一掌已擊個正着。

怪駝的身子一個踉蹌，向後退出了一步。

但也就在怪駝向後退出一步之際，他的右脚，卻已疾踢了起來。

這一脚，當真可以稱得上神出鬼沒，那擊中了怪駝一掌的漢子，見一掌得手，不知後退，還正向前掠去，怪駝的一脚，恰於此際飛到，他如何

能以避得過去？「叭」地一聲，正中胯間，那大漢怪叫了一聲，如同斷線風箏也似，直跌了出來。

那大漢在半空之中，手舞足蹈，正向着洪剛，壓了下來。

洪剛見狀，心中大驚，連忙連爬帶滾，向前滾出了幾尺。

只聽得「拍噠」一聲响，那漢子直上直下，跌在他的身邊。

洪剛呆了一呆，見那漢子在落地之後，一動也不動，伸手到那漢子的鼻端之上一掠，却早已沒有了氣息。洪剛縮手不迭，失聲叫道：「沒氣了！」

他失聲大叫間，另外兩個漢子，一個自左，一個自右，已向前搶攻了上去。

這時候，怪駝已知强敵畢至了！

他心中又怒，又驚，又急，又恨，雙臂猛地一振，「呼呼呼呼」，在電光石火之間，竟接連發出了連環四掌！

那四掌的掌力，交相互纏，挾着排山倒海之力，向外湧了出來。

那兩個大漢的身子，立時如同陀螺也似，亂轉起來。藍衣婦人叫道：「你們讓開，待我來？」

藍衣婦人的內功造詣極高，她這一叫，叫聲在深夜寂靜之中，足可以傳出五七里去！

那時候，何蔚水正準備離開那塊大石，以陰火去放火，忽然之間，聽到了藍衣婦人的叫聲，傳了過來，而且聲音傳來的方向，正是船隻停泊的所在，何蔚水在剎時之間，不禁心亂如麻！

她知道一定是有意外發生了！

發生的是什麼樣的意外，何蔚水也不及去想像。

她立即想到的，便是洪剛的安危。接着，她立即自己問自己：逃走的計劃，是不是還照常執行呢？

她正在猶豫間，已聽得一陣脚步聲，迅即自遠而近地傳了過來。

何蔚水更是大驚，身形一閃，隱在石角之後，只見兩個中年婦人，並肩掠了過來，向花園的月洞門中，投了進去。

那兩個婦人才一投進月洞門，便聽得門內有人問道：「什麼事？」

那兩個婦人齊聲道：「找到那駝子了，別人只怕制不服他，快去告訴老爺子。」

三個人的說話，迅速遠去，那是向裏面去了。

何蔚水一聽得這兩句對話，便知道崆峒怪駝已被人發現了！

她也知道，這兩個中年婦人，一報告了玉環尊者，大隊人一定會向海邊去，自己的計劃，是再也難以行得通了，她苦心設計了年餘，才定下了這樣的一個逃走的計劃，又等了許多日子，才等到了認為適當下手實行的日子。

她不知曾將自己的計劃，翻來覆去地想過多少遍，想來想去，却是絕無破綻。

可是她却未曾想到，這些日子來，只是她一個人和怪駝接觸，怪駝連有洪剛這樣的人存在都不知道，當洪剛一伸手去碰他的時候，雖然洪剛絕無惡意，可是却也闖下了大禍！

何蔚水身形「刷」地向前掠出。

她剛在一簇矮樹之前站定，已聽得屋子之中，人聲鼎沸。

在那樣的情形下，何蔚水實是沒是再多加考慮的餘地了，她身子一縮，縮進了矮樹叢中，向外看去，已看到火把亂幌，玉環尊者滿面怒容，手提長鞭，向外面闖了出去，身法快絕，步伐極重，他每跨出一步，幾乎連地面都在震動一樣。

何蔚水躲着，連大氣兒也不敢出。

玉環尊者帶着五六人，迅即走遠了。

眼前又恢復了寂靜。何蔚水心念電轉，她知道自己是走不過去，而洪剛躲不過去，會不會透露出自己的行藏來呢？

看來，自己不但走不脫，而且還要遭殃！

何蔚水摸了摸懷中的「異數經」，心中難過到了極點！這兩年來，她日夕苦練異數經，知道了那異數經上所載的武功，每一種都是旁門武功之中，最最高超的功夫，若是假以時日，她實在可以成為絕頂高手。

可是如今，看來一切都要成泡影了，若是自己落到了他們的手中，………

何蔚水一想到這裏，陡地站了起來。

這時候，她只想到自已是萬萬逃不過此刦的了，她心中因驚生怒，豁了出去，一站了起來之後，絕不猶豫，便向前疾衝而出。

她兩個起伏，便已衝進了月洞門，一伸手，自懷中取出了那葫蘆陰火來，拔開了葫蘆塞子，左掌在葫蘆上，「叭」地拍了一掌。

她掌力催動，葫蘆之中，九十九丸陰火，向前激射而出，不是碰在牆上，便是碰在柱上，剎時之間，只聽得劈劈拍拍，爆裂之聲，不絕於耳，每一下爆裂之聲過處，便出現一大團綠幽幽的火燄。

轉眼之間，百數十團火燄，連成了一齊，轟轟發發地燒將起來。

何蔚水深深地吸了一口氣，身子向後退去，一面向前奔，一面回頭看去。

等她奔出了半里許時，火聲已是驚人之極，回頭看去，半邊天都紅了，像是有數十百條火龍，正在盤旋飛舞，亂竄亂滾。

何蔚水放了火之後，向前奔出，本來是絕無目的的，只求先在什麼地方避上一時再說，可以避多久，便避多久。這時，火勢一發便不可收拾，何蔚水畧一停步，只聽得玉環尊者的怒吼之聲，如萬馬奔騰似的傳了過來。

何蔚水身子一縮，已覺勁風拂到，玉環尊者在她百丈開外處，一閃而過。

緊跟在玉環尊者身後的，約有十七八人之多。何蔚水一見衆人掠了過去，心中便陡地一動。

她立即想及，自已放火引人的計劃，即使是在如今這樣的情形之下，還是行得通的。

她一想及此，身形已疾拔而起，向着船隻停泊之所，疾奔了過去。

她身形靈巧，天色又黑，雖有許多人迎面而來，但來的人也心急奔赴火場，都給何蔚水順利地避了過去，不一會，何蔚水便已到了船隻停泊之處的旁邊。

她在向這裏奔來之際，心中只想自已的計劃，仍然可行。等到一見到了桅影，才猛地想起：洪剛怎樣了？自已難道一個人離開麼？

她一面想，一面已掠到了岸邊，只聽得黑暗之中，有人在發出呻吟之聲。

何蔚水一聽得那呻吟聲，心頭便怦怦亂跳，問道：「洪大哥，是你麼？」

只聽得洪剛一面喘氣，一面答道：「是我，蔚水，想不到我還能跟你會面。」

何蔚水順着聲音，撲到了洪剛的身邊，只見洪剛躺在地上，何蔚水忙道：「你沒事麼？」洪剛道：「我……嚇壞了！」

何蔚水看出洪剛的樣子，不像是受傷，在那樣的情形下，她也絕無法多問，扶起了洪剛，一側身，便將洪剛負在肩上，向前奔出了兩步，足尖一點，身形拔起，便已到了一艘船上。

她一到了船上，手起掌落，一掌便向纜繩拍下。

那時候，正是退潮時分，船順着潮水向外，但被纜繩拉着，繩子本已繃得極緊，何蔚水一掌拍了下去，「拍」地一聲，纜繩已斷，船已向外淌去。

何蔚水負着洪剛，匆匆來到了船尾，把着舵，使船不致於擠到岩石之上。這本領何蔚水本是一等的，轉眼之間，船已淌出了玉環島的那個缺口。

何蔚水心中只是後悔，剛才放火之際，爲什麼會以爲已然沒有法子離開玉環島，而將一葫蘆千辛萬苦偷到手的陰火盡皆用去。

要不然，留上一些，此際將所有的船，盡皆燒去，可以說是穩可離開玉環島的了。

如今，火勢猛烈，全島都紅艷艷的，雖然未必有人注意少了一艘船，但如一旦被人發覺，却可以駛船來追，那就麻煩了。

何蔚水空自後悔，陰火已經用去，也沒有別的辦法可想。

她望着島中心冒起的火頭，等船已淌遠了，才去扯起主帆來，那一晚恰好風勢甚勁，一扯起了帆，船兒的去勢更快。

何蔚水到了此際，才畧鬆了一口氣，回到船尾，向兀自在發抖的洪剛道：「好險啊，怪貶呢？」

洪剛拍着心口，道：「嚇死我了，怪駝殺了六個人，玉環尊者一到，卻被玉環尊者一掌擊中了頂門，他……他……唉，我還是不說了。」

何蔚水道：「他……死得極慘，是不是？」

洪剛面有駭然之色，道：「是，一掌擊下去，他……的頭不見了。」

何蔚水嘆了一口氣道：「這駝子命也太苦了，好不容易有了逃走的機會，卻又被人發現了。」

洪剛的身子，抖得更加厲害，道：「那……是我……害了他，我想去碰碰他，給他一把抓住，摔到了半空，我一叫了起來，船上的人就醒了。」

何蔚水忙道：「別亂說，那關你什麼事？」

洪剛抖了好一會，才漸漸地停了下來，道：「後來火起了，玉環尊者又帶着所有的人奔了過去，我睡在兩個死人的旁邊，動都不敢動，他們一定也將我當着死人了，連看都沒有人向我看一眼。」

何蔚水以手加額，道：「幸而沒有人向你看，若有人發現你未死的話，那就糟糕了。」

這時，遠遠地還可以望到玉環島上的火頭，但隨即天色便漸漸地亮了起來。

等到發出萬道金光的朝陽，自東方的海面之上，浮了起來的時候，玉環島已經看不見了，茫茫海面上，只有他們這一艘船。

何蔚水到了此時，才大大地鬆了一口氣。

也直到此時，幾年來壓在心中的大石，才算是落了地。她知道，就算如今玉環島上發覺少了一艘船，有人逃走，想要來追，也追不到的了。

而她在當了環的時候，聽得主人說起過，玉環島上的人，不知爲了什麼原因，絕足中原，就算有要事，要到中原去的話，也是一去即回，絕不逗留。只要她離開了玉環島，玉環島上的人在海上追不回她，當然是不可能追到中原來找她的。

何蔚水的心中高興之極，迎着朝陽，曼聲歌唱了起來，她一面唱，一面在船上巡行了一遍，只見船上除了他們兩人以外，則無他人，而且船上的存水存糧，極是豐富，他們兩個人，就算在海上航行半年一載，也不怕有餓死之虞。

何蔚水看到船上的條件如此之好，心中更是高興，那一日，她和洪剛兩人，在甲板之上坐着，心情都是十分歡暢。

等到晚霞罩住了海面之際，何蔚水的雙頰，映着紅霞，更顯得火也似的，她雙目如火，望着洪剛，低聲道：「洪大哥，這艘船上只有一間艙，你說我們……該怎樣才好？」

當何蔚水發出這一話時，僅是她的聲音，已足令得洪剛的心頭，怦怦亂跳。

人非草木，孰能無情？洪剛自幼多病，更是多愁善感，感情豐富，他和何蔚水在玉環島上，共處兩年，朝夕相對，怎能不生情愫？

但也正因爲洪剛對何蔚水心中存着極深的愛意，所以他才絕不表露出來。

因爲他覺得自己和何蔚水實在是太不配了。如果他表露了對何蔚水的愛意，等於是害了何蔚水。這種想法，在當他看到何蔚水的武功，一天高過一天的時候，更是牢不可破。

這時，風平浪靜，水波不興，在漫天紅霞之下，何蔚水忽然提出了這樣一個不成問題的問題來，洪剛焉有不明其理之理？

一時之間，他不禁呆住了則聲不得。

如今，總算排除萬難，已經離開了玉環島了。

對於自己而言，離不離開玉環島，可以說是毫無分別之事。

但是對於何蔚水來說，那卻是太不相同了。

她離開了玉環島，從此海闊憑魚躍，天空任鳥飛，若是自己這樣一個不會武功的人和她在一起，那實是累了她，怎能使她大展抱負，怎能使她順利報仇？

所以洪剛儘管聽出了何蔚水這一問的意思，他仍是轉過頭去，望着色彩變幻無窮的晚霞，道：「我……就睡在貨艙中好了。」

何蔚水半晌不語，洪剛隔了好一會，才敢回過頭去，向她略看了一眼。

只見何蔚水正咬着唇，雙目含怨地望着他，兩人四目交投，何蔚水道

何蔚水與洪剛在嶗山脚下登陸，甫上岸便遇到兩黃衫漢子來找麻煩。

：「洪大哥，我不信你……不明白我……的心意？」

洪剛低下頭去，嘆了一口氣，道：「我自然明白。可是蔚水，你此去前程萬里，我却仍是一名病夫。我想……我想……」

何蔚水像是知道洪剛在想什麼一樣，面色微微一變，疾聲道：「你想什麼？」

洪剛硬着頭皮，道：「我想，上了岸之後，我們也應該分手了！」

何蔚水陡地抬頭向天，淚珠在她的眼中打滾。好一會，她不說好，也不說不好，只是問道：「你準備到哪裏去，怎麼過日子？」

洪剛道：「我已經想過了，我父親在濟南城中，相識極多，有幾家富戶，着實受過先父的好處，我回到濟南城中，向他們討一口閒飯吃，諒來不成問題，我又別無他求，有平平安安的日子過也心足了！」

何蔚水的頭仍高高地抬着，像是她怕一低頭，淚水就會落了下來一樣。

她淡然一笑，道：「那麽，你就不會再想我了麽？」

洪剛苦笑了一下，道：「我自然會想你的，但我一想起你，我便會覺得十分欣慰，欣慰我做得不錯，不曾帶累了你。」

何蔚水轉過頭去，默然站起身來，慢慢地向船舷走去，在舷邊站了好一會，才聽得她道：「洪大哥，那麽我送你到濟南去。」

洪剛心想，若是再推辭的話，那未免太以不近人情了。

他忙道：「好，你送我到濟南之後，便可以專心練武，若是我聽得江湖上傳說，有一名姓何的女俠，誅殺了仇人，那我一定高興不盡了。」

何蔚水這才轉過頭來，苦笑了一下，道：「你當我仇人是等閒人物，我報仇如此容易麽？唉，多少年來，多少人想找天邪、地凶兩人的晦氣，可是無不頭崩額裂，失望而還，能保住性命的，十中一二而已！」

何蔚水若是提起其他的人來，就算是再厲害的人物，洪剛也可能一點沒有反應，因為武林中的事，他可說一點不知。

但是，天邪、地凶這兩個人的名字，他卻是知道的，不但知道，而且印象十分之深刻。

他的父親、叔父帶着他，遠走海外，到玉環島求助，就是因為被天邪、地凶的大弟子靈碧子逼得走投無路，才出此下策的。

他呆了半晌，道：「蔚水，你的仇人，便是天邪、地凶麽？」

何蔚水沉重地點了點頭，洪剛苦笑道：「那我更希望你報仇了。」

何蔚水十分奇怪，向洪剛走了過來，道：「那又是為什麽？」

洪剛道：「我……親眼看到我父親和叔父，死在靈碧子之手的。我自已此生，當然沒有報仇的希望，所以才望你能够報仇，那麽我父親和叔父在九泉之下，總也可以瞑目了。」

何蔚水聽了，忙道：「洪大哥——」

可是，她只叫了一聲，下面的話，便又縮了回去。

本來，她是想勸洪剛不要自暴自棄，和她一齊練武功的。

但是，這兩年多來，她軟硬兼施，勸洪剛練武，不知曾勸過多少次數了，洪剛總是不肯答應，逼得他急了，他便隨口敷衍，勸了兩年都沒有功効，這時勸他，又有什麽用？

所以，她只叫了一聲，便嘆了一口氣，道：「原來我們兩人的仇人，也是一樣的。」

當晚，兩人在甲板上說着話，不知時間之既過，等到洪剛覺出頭有些沉重之際，已是午夜時分了，何蔚水將洪剛扶進了艙中，洪剛已是大不自在，到天明時候，竟又生起病來。

這一病，又病了十來天。何蔚水是服侍他慣了的，絕無一句怨言。半個月之後，洪剛總算又能到甲板上來走走了。

又過了兩天，那一晚，月色十分好，洪剛在艙中休息，忽然聽得何蔚水叫道：「洪大哥，你快出來看！」

洪剛連忙走出了船艙，向前看去，只見在船的前方，月色之下，黑綠綠地一大片，雖是從未航過海的洪剛，也可以看出那是一大片陸地了！

洪剛也不禁大是高興，道：「這便是中原了麽？你可知道那是什麽地方？我們今夜可能到達？」

何蔚水笑道：「你快去睡吧，明日中午，也不一定到達呢。」

那一天晚上，洪剛想起一到了岸上，自己和何蔚水分手的日子，也就近了，心頭十分黯然，翻來覆去地睡不着。

他只聽得何蔚水在甲板之上，踱來踱去，竟走了一夜，顯然也是心緒不寧。到第二天早上，洪剛再走到甲板上之際，何蔚水指自已可以看得十分清楚的高山，道：「這便是嶗山了，想不到我們恰在山東海傍登陸。

洪剛「啊」地一聲，道：「自嶗山登岸，到濟南只不過七百里路程，走得快些，五六日便可到了，五六日……便可到……了。」

她將最後一句話重覆了一句，語意之中，顯得異常悵茫。

何蔚水望了他一眼，道：「你可是嫌這五六日，也太長了些麽？」

洪剛苦笑道：「蔚水，我是只怕這五六日，過得太快，一眨眼就過去了！」

何蔚水望了洪剛半晌，嘆了一口氣，不再言語。船到中午時分，已在灘上擱了淺，何蔚水只帶了一些乾糧，便帶着洪剛上了岸，向前走去。

嶗山乃是山東的名山，緊靠着大海，山勢奇偉，怪石嶙峋，十分幽深，兩人沿海走了好一會，才找到了一條崎嶇小路。

得差那條小溪兩道看去，昔不見異，洪剛已是氣喘不已，何爵水便也停了下來，坐在大石之上休息。正在這時，只聽得他們的來路，突然有人聲傳了過來，何爵水心中正在詫異間，人聲已到了近前，何爵水和洪剛循人，循聲看去，只見兩個黃衣人，足不點地，向前疾掠了過來。

那兩個黃衣人所穿的衣服，樣子十分奇特，非僧非道，頭上還繫着一個大髻，用黃布裹着，一到了洪剛和何爵水的近前，便停了下來。

他們兩人在停了下來之後，並不開口，只是上上下下地打量何爵水和洪剛。何爵水見這兩人來得蹊蹺，心中也不免不安，忙站了起來，道：「兩位請了。」

那兩人齊聲道：「請了，滿地的雜屋，便是兩位留下的麼？」

何爵水未知想到兩人這一問是什麼意思，點了點頭，道：「不錯，我們正要往回來。」

那兩人一聲冷笑，道：「那兩間茅屋，已經給咱們放火燒掉了！」

何爵水一怔，心中立即想到這兩人的來意，定是不善。

她不知在一上岸便生事，聽了之後，只是淡然一笑，道：「一間茅屋，能值幾何，兩位竟然燒了，何必再提？」

那兩人齊是錯在想到何爵水竟然會直接心平氣和地回答他們的，反要了一眼，又冷笑道：「你們是島上的老妖怪可好運了！」

何爵水乃是何等樣之人，雖一聽得那兩人開口了這樣的一句話來，便隨即明白，他們兩人，必是認錯了他們是島上的人了，所以才會如此一問。兩人既然認錯了長髮島上的人，居然說在山坡放火燒掉，這兩人若不是來尋武功極高之人，便是來尋仇的，那是再無疑問之事了！

何爵水也會錯意問，忙道：「兩位弄錯了，我們並不是這島上的人物。」

那不信地說：「你們聽來也似了，那兩人立時一聲冷笑，道：「我們又沒有說你是長髮島上的人物，你何必心急說得那麼快了？」

何爵水一呆間，洪剛已是大不耐煩，哼了一聲，道：「兩位，我們與你們，素不相識，你們只管來噹作甚麼？」

洪剛話一出口，何爵水便知道要糟。

果然，兩個黃衣人突着一張臉，聽洪剛這樣說，大聲向前衝一伸手，已向洪剛的肩頭抓來。何爵水見那兩人出手，那人手一伸，便攻身形向前一閃，中指「拈」地彈出，彈向那人的手腕。

那人出招快，縮手也快，何爵水中指才一彈出，他已縮回手去。

何爵水身子一擋，擋在洪剛的面前，道：「這位是何某的朋友，我們無得罪之處，何以要找我們的麻煩？」洪剛在何爵水的身後，哼了一口，道：「學會了武功，就多事了。」

那兩個黃衣人道：「你們若不是從長髮島來，何以來的路，是長髮島的？」何爵水忙道：「那你們可能弄錯了，我們來的是一艘小船，是從外面這邊的礁石島上來的。」

這一帶海上小島，總有千百，何爵水隨便捏造了一個小島的名字，那兩個黃衣人，一時之間，倒也難以辨明真假。

只聽得黃衣人低聲商議了幾句，才道：「不管他們是從什麼地方來的，你們且隨我去見過上人再說。」

何爵水本來，一直在猜測這兩個人的來頭，但是卻沒有結果。這時，一聽得他們兩人口中，道出了「上人」兩字來，何爵水心中，不禁大吃了一驚。

他仍誰着一無所知，道：「上人？什麼上人？他住在何處？」

那兩人向一個極高的山峰一指，道：「就在那山峰上！」

何爵水在一聽得「上人」三字，雖心中驚異，已然明白了！

她明白，這兩個黃衣人，定然是海由石洞裏的目的，在日上人的門下了。與日上人在武林中的地位極高，武功也高一籌，門下頗眾，武功之高深莫測，皆可分區抗禮，但是他為人陰森古怪，尋常無害，武林中人提起來，都免不了忌憚三分。

這時候，何爵水當然不願意去見這樣一個武功絕頂的怪人的。但是，他卻又想不出什麼辦法來推托。呆了一會，才苦笑道：「我們不識上人，見他作甚？」

那兩個黃衣人一打手式，便一前一後，站在何爵水的身邊，大有要挾之意！

未完

明報叢書之二

明天的中國

單行本經已出版

書店報攤　均有出售

每冊定價港幣弍元五角

名作家曾雅也所著「明天的中國」一文，自在明報「自由談」連載以來，廣受讀者歡迎，咸認是一部探討祖國問題的巨著，是明天中國的一幅美麗藍圖。至於立論之公正，文筆之流暢，猶餘事耳。今承廣大讀者要求，特由曾雅也先生重新予以審訂增刪，付梓印行。全書共十餘萬字，訂價每冊港幣弍元五角，各書店報攤有售。凡我炎黃子孫，愛國人士，均應人手一冊，以作研究祖國問題之參考。

西班牙

可也兹髮頭水

能使白髮轉黑！

護髮生髮
芬芳馥郁
絕無色素
永不黏污

每日搽用"可也"頭水一次，繼續十天，白髮即回復烏潤可鑑。

令你青春常駐！

總代理：比利夏洋行　電話 37563·24485

·港九各大公司藥房均有代售·

武俠與歷史 小說雜誌

出版者：武史出版社
香港謝斐道三九九號四樓
電話：七二三一三六　七二〇七一七

督印人：沈仲森

主編：金庸

承印者：朗文印務公司
香港北角渣華道一一〇號
電話：七〇七九二八

總代理：鄺拾記報局
香港卑利街四十六號

海外地區總發行：胡敏生記
香港灣仔洋船街三十二號

封面彩印：新昌印刷有限公司
香港英皇道六五五號五樓B

版權所有·不准翻印